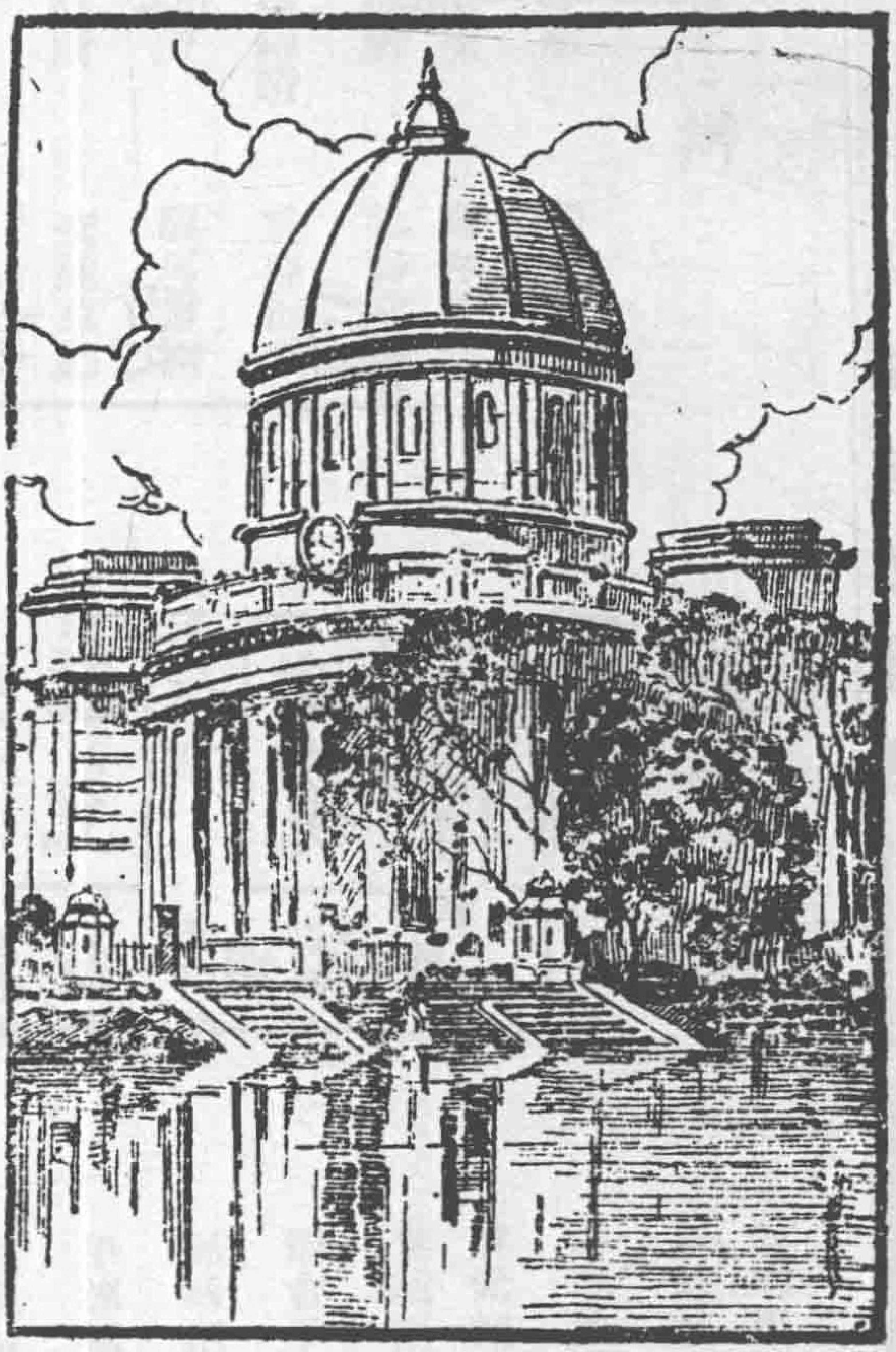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第十九卷第八期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



加城郵局

中國旅行社印行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服務社會

輔助工商實業

促進後方生產

營業要目

存款——放款——匯兌——貼現——押匯

及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總行：重慶嘉陵新村二十一號

分支行處：重慶 成都 華西壩 宜賓 萬縣 自流井 樂山 五通橋 昆明 貴陽 沅陵 吉安 屯溪 西安 寶雞

中國旅行社經辦招待所食堂一覽表

自辦

中國招待所	印度加爾各答
重慶招待所	青年路
北泉招待所	北碚北溫泉
海棠溪招待所	重慶海棠溪
成都招待所	騾馬市街
內江招待所	交通東路
西京招待所	西安尙仁路
貴陽招待所	科學路
商務酒店	昆明還津街
黃山招待所	黃山紫雲舘

與運輸統制局合辦

合川招待所	民生路
南充招待所	[illegible]竹街

與鐵路局合辦

貴縣招待所	二馬路

公路局委辦

綦江招待所	車站內
東溪招待所	永平路
桐梓招待所	車站內
烏江招待所	車站旁
馬場坪招待所	車站對面
晴隆招待所	晴隆城內
曲靖招待所	北門[illegible]
黃葛樹食堂	車站內
盤縣招待所	藍田壩
敍永招待所	西門[illegible]寺
畢節招待所	[illegible]井寺
威寧招待所	萬壽宮
宣威招待所	下堡街
赫章食堂	車站隔壁
廣元招待所	北街
褒城招待所	車站旁
廟台子招待所	張良廟內
邠縣招待所	汽車站
平涼招待所	牛市巷
華家嶺招待所	車站旁
天水招待所	天水中正門

地方政府委辦

蘭州西北大廈	左公西路
蘭州[illegible]招待所	[illegible]
華清池[illegible]	[illegible]門外
皖南招待所	[illegible]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九卷 第八期 目錄

編者與讀者……編者（一）

徵文揭曉

戰後中國游覽計劃……朱立人（二）
重慶東泉記……陳慕羣（九）

記游篇章

峨眉攬勝記（上篇）……松廬（十四）
峨眉之戀……黃大受（二四）

旅程記述

從天涯歸來（上篇）……欣之（二七）
滇游散記續篇……高萬峯（三七）
一羣流亡孩子飄泊到秦西……焦光政（四一）

民國十六年創刊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邊疆游蹤

滯跡色許寺……梅幼雲（四四）

南洋專著

荷印游記（三）……章力生（五一）

海外游蹤

壇坫識小錄……程志政（六〇）

恆河三角洲上加城風物掇拾……姚覺（六七）

旅行通訊

重慶到紐約……孫家謙（七二）

補白摘拾

康藏人服飾憶略（一）（二）……馬若達（二三）（三六）

登歇樂山感賦……陳樹棠（五九）

送樵谷老人入如意山結廬偕隱……湛翁（六六）

遊北溫泉翕贈家駱館長……陳樹棠（七四）

中國旅行社舉辦
大學生獎學金徵文揭曉

逕啟者本社旅行雜誌為宏揚交通建設闡發名勝與區獎勵青年寫作提倡學術旅行起見於去年舉辦大學生獎學金徵文承教育部贊助轉知各大專學生踴躍應徵原定去年十二月底截止嗣以戰局轉變交通梗阻各校同學紛請展延乃改至本年七月為止茲已屆期宏篇鉅著珠玉紛投經約閱畢封訂定評審標準由主管人員初審提選四十名送請茅唐賓道仲兩先生分別覆評計共錄取二十名本社以此次徵文時屆經年生活指數繼長增高後方學子處境非宜籌措紙筆之資實有待於資助為優待獲選諸君起見特將獎學金加倍發給稿費部份亦從優致酬此外並各贈送旅行雜誌一年藉供觀摩而留紀念除分別函知領取獎學金及稿費外茲將入選篇名作者姓名校名列表如次：

第一名	戰後中國游覽計劃	朱立人	中央政校	獎學金二萬元
第二名	重慶東泉記	陳嘉璽	浙江大學	獎學金一萬六千元
第三名	粵湖邊地旅行記	劉大均	中央大學	獎學金一萬二千元
第四名	生活在荊紫關	張碩梅	河南大學	獎學金八千元
第五名	修學旅行記	何耀輝	浙江大學	獎學金四千元

以上五名除獎學金外贈閱旅誌一年並另致稿費

第六名	湘西行	楊儀夾	雲南大學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七名	烽火旅程	殷君範	中央大學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八名	生活在五溪	倪平	四川大學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九名	生活在外南村	何修華	東方語專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名	生活在政校	翟儕卿	中央政校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一名	生活在嘉陵江上	賀聯奎	西南聯大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二名	生活在小溫泉	史家駿	中央政校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三名	生活在故都	邵文坤	復旦大學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四名	生活在永興	鄧恢煌	浙江大學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五名	玉溪游記	李士中	雲南大學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六名	昆明的山和水	苑亭	東方語專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七名	生活在小溫泉	何志岐	中央政校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八名	生活在湖南大學	陳明伊	湖南大學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九名	生活在國師	馮紀一	師範學院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二十名	生活在敵後及飢餓綫上	朱顏改	復旦大學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上列各稿自旅行雜誌十九卷八月份起陸續披露敬希注意

中國旅行社總社謹啓
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

編者與讀者

時局演著，游歷峨眉青城者，必相望於道，盛況不減往年。本期中所載的「峨眉攬勝記」張松廬先生精心結構之作，可供游客參考。這一篇文字的特點，在於提綱挈領，先將峨眉山的概況，向讀者說明，其次是把峨眉山優美之點，提供了一個結論，於是作者指出了佛光、佛燈、猴群、風景區、水坑區、九老古洞等等。為峨眉山的特點。最後作者纔把個人所游的經過逐日記述，尤其注意到所採取的途徑，作最縝密比較。我們認為此文可供未遊者作指南，而已遊者亦可以各人心得，互相印證，正為神往也。

身居大後方的人士，對於故鄉的懷戀，真不夢魂縈繞，時時刻刻在縈繫之中。凡是從故鄉傳來的消息，無論片紙隻字，總會十分珍重，細細咀嚼，尤其是淪陷以後的地區，關懷熱烈之情格外濃厚。在第三期中，我們有兩篇陷區報導，一為「從東北歸來」，另一為「淪陷七年之上海最錄」，內容寫得十分生動，引起讀者無限注意，這一期，我們再鄭重推薦欣之先生的「從天津歸來」一文。作者的行程，分為五大部份：一，天津到太原，二，太原到吉縣，三，吉縣到宜川，四，宜川到西安，五，西安到重慶，作者由北而南，足跡橫貫了山西全省。從他的記載中，我們用什麼意境才能體會得到他的旅途艱難，在濕滑險峻的山坡上，在荒穴陰暗的窯洞中，遭逢着許多冷暖人情，作者毫不氣餒，終於奔赴到祖國的土地上來。這篇文字，特別富於北方的氣息，我想有許多在大後方的北國同胞，一定會仔細欣賞，不容許放鬆一個字的。

高蔭峯先生是一位實業家，但他極愛旅行，自來西南以後，足跡走遍了川滇的角落，他說，徐霞客先生所行經的城市和路綫，與他所採取的旅行途徑，常常相同，這真是巧合而又極饒興趣的事。蔭峯先生對於雲南的愛好，常於筆墨間流露。今年，他又有機會作滇南之行，於是乎為我們寫了「滇遊散記續篇」。這一文中包括了一、訪尋鑿，龍首碑，二、[illegible]雲孀子與九鼎山，三、看三月街，四、訪南詔碑，五、訪李元陽與楊升庵，六、說鎮南酸棗等六段，在每段之中，提供了許多獨到的見解，異常正確而又富於趣味。

「一羣流亡的孩子飄泊到秦西」，是一位中學生寫的。文字並不很長，但在情感上，處處能把真摯兩個字表現出來。當作者行經豫秦交界的地方，他不期然而然地向着山頭發怔，他說：「因為我們的經歷太淺，加以自己親愛的父母淪落在鬼子鐵蹄的故鄉，所以在山門的的右邊——左邊便是秦省——戀戀難捨，：：向着南方望了再望，看了再看，啊！那裏是我們的老鄉，那裏有我們的爹娘！觸景生情，不由的潤了幾滴眼淚。」這些真摯的情緒，在青年筆底下流露，彌覺可貴。現在日寇投降，豫省的光復，是時間問題，寄語焦光政君，你準備回家吧！

程志政先生自本年一月起，為本誌寫「印緬隨軺錄」，始終沒有間斷，每篇文字中都有為永久的資料，加之程先生行文優美，寫來引人入勝，所以深得一般讀者歡迎，本誌收到許多來函，多表示贊譽之意，這是應向程先生祝賀的。本期「壇坫縱小錄」，為此次抗戰後一篇，介紹了酬酢方面足資借助的掌故，讀了令人回味不盡。此後我們仍希望程先生於公餘之暇，為我們執筆，這也是讀者所一致要求的。

印度的加爾各答城，隨着戰局進展，成為大時代的寵兒，是東南亞的一個重鎮，各方面觀感所集的焦點。我們同胞每天來往於加城者，不知道有多少人，而求學物資之運來中國者，又不知其幾千萬噸？國人對於加城，在每一個人心坎裏，實寄予無限熱烈期待之意。茲承姚覺先生於赴美途中，為我們寫了「加城風物掇拾」一文，將加城全貌，介紹了一個輪廓，他從中國旅行社所主辦的「中國招待所」說起，稱它為「華人之家」，特別指出旅客融洽的情緒和園地花壇的美麗。其次作者又說到百貨公司，番菜館和馬路上生動的風景，還有蔣傳所經營的玫瑰餐廳，加城的最高學府，動物園，小西湖等等，差不多加城一切活動中心，都經作者一枝筆表達出來，我們認為這一篇簡短文字，會給予讀者若干深刻印象，而前往加城觀光的人，可以認為極寶貴的嚮導。

最後，我們當介紹本誌的特約記者孫家巖先生。孫先生是一位工程師，此次奉派出國考察，在臨行的時候，應允本誌的請求，担任特約記者，這裏所發的「重慶到紐約」便是他的第一篇旅行通訊。在通訊中，他供給了途中聞見和此後赴美應知的常識，很值得重視，我們期待他此後的報導，以貢獻給讀者。

——編者——

戰後中國游覽計劃

大學生徵文·評選第一名

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外交系　朱立人

一　以全力發展旅行事業

我們正在一個計劃時代。

一切都需要計劃：戰後我們該怎樣復員，收復了的東北和台灣該怎樣建設，對外貿易該怎麼樣復興，國民教育又該怎麼樣發展。一切也都在計劃：國家有中央設計局，民衆團體有戰後問題研究委員會，個人有戰後自己事業的打算。從大事直到小事，由國家至於個人，我們在紙上，在腦中，在口頭所有的計劃豈止數千百萬？政治家在深思遠慮，工程師在孜孜計算，從事企業者在籌劃投資的成本，獻身教育的人也在描畫未來的遠景。我們努力的方向各各不同，而目標却只有一個。我們幾乎能看得見這一個將影響以後千千百百年歷史的變化，在祖國的土地上湧起來的新三民主義共和國。

這是一個遠大且輝煌的圖案，每一個人，每一件事業都在那裏頭作成一塊瓦片，一根屋樑。正如整個房屋的構築不能缺少一個釘子一樣，我們的建設也應該兼顧萬端。國營和民營的事業該同時並進，國防和民生的需要也該按比例分配。我們要能造幾萬噸的巨輪，也要能造小小的汽車零件。我們要創立大規模的學術研究機關，也要能在邊陲之地辦小小幾十個人的學校。我們要有龐大的金融機關，也要有小農村裏的合作社。在將來，沒有一件事業會浪費國家的人力物力，它只有給國家以人力物力的幫助。

我們要求以全力發展旅行事業，不因為任何一件事業都有要求被注意的權利，而且也為了旅行事業的本身有要求被注意的理由。建國的百年大計是教育，我們要求國民教育的成功，單靠以前注入式的教法是不夠的。我們要靠教育的力量消除省與省之間的隔膜，要推行國語，不只統一全國數十百種的方言，而且也用它來種下統一思想的根，為中華民族的份子間更增加一層聯繫。我們要讓中國人都不止終老於他那一縣一省，讓每個人都親眼看看祖先奮鬥經營的遺跡，親身感覺到中國文化的偉大悠久，然後自然會興起進取的精神。我們要使所有的年青人都胸襟開闊，要養成他們冒險犯難的精神，要鼓勵他們到邊疆去，開闢國家的處女地，為後代的子子孫孫鞏固基業。學工的人該給他們參觀全國所有的工業中心，明白國家發展工業的整個計劃。學礦學地質的該給他們到所有的地區去實習，填上我們地質圖上多少的空白。即使是小學中學的學生，都需要給他們穿上童子軍裝，出去爬山涉水，露營野餐，不但在鍛鍊他們的體格，為民族健康培植下根基，而且也讓他們知道祖國的可愛。人對自己去過的地方都有感情，小時候留下的印象往往最不容易泯滅。這

次抗戰的民氣是九一八以後十餘年間敵人的節節侵略才培養起來的，戰後我們已經沒有國難，新生的一代將只看見一片和平的氣象，則假如國家再被人侵略，我們能號召國民共起赴難的，便已有賴平時教育的力量。從這些上說，旅行不但是教育，而且是廣義的教育裏最重要的一部份。有誰敢以為辦個功課嚴緊，逼我們的年青人死讀書的學校，就算是教育了麼？

不光是教育，經濟的發展也需要旅行事業的協助。實業計劃裏百分之七十講的是發展航運和國內的交通，而交通和旅行事業是相依為命的。戰前許多鐵路公路管理局都當跟旅行事業合作，舉辦大規模的集體旅行，印發沿路沿線名勝風景的宣傳品，因為票價的收入使交通事業有利可圖，自然也幫助了旅行事業的發展。戰後我們要有許多新的工業城市興起，也要有許多新的交通線在地圖上出現，國家比從前更凝成一體，交通也自然更為頻繁。美國的汽車公司幫國家建造公路，花錢宣傳坐汽車在公路上作長途旅行，其目的只是為賣汽車，而結果證實他們真能賺得到錢，我們的交通工具事業為什麼不能也這樣幹？美國的國內航空綫多半都是企業家和商人到各地去視察他自己的工廠，分店，以及商業市場去乘坐的，我們也應該鼓勵這種「商業精神」。旅行事業不但為本國的企業家服務，而且更要緊還在替外國的投資家服務：替他們設計路線去參觀原料區和工廠區，讓他們看見中國政治的安定與經濟發展的希望，則國家所迫切需要的外資才會源源而來。我們相信在吸收外資上，一個旅行社的功用比十個政府機關的駐外代表還要大。

我們的國際地位在這次大戰裏增高，戰後自然也將隨我們的努力有增無減。新的首都將成為一個大的國際都市，我們可以料想有許多國際會議在中國召開，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官方的或民間的；負種種使命的人會大批湧來中國，新聞記者，商人，外交官，旅客。留美學生的通訊總說碰見的美國人多半都說「戰後我一定要去中國一次。」為應付這些，旅行事業的發展更不可缺乏。我們要增進民族間的感情，以人與人的接觸奠定世界大同的基礎；要改正外國人對中國的觀念，以為全中國都像他在這邊一角看見的那樣襤褸貧困，要塞住那些「老中國通」的嘴，以為現代化了的中國只是幾個租界裏的買辦華人；也要使人家認識我們，知道我們並不神秘，也並沒有什麼中世紀式的封建政權，知道我們是一個文化古老但又有了新生命的國家，知道我們有無窮盡的前途。要做到這些，也只有拿我們所有的一切給人家看，而且給人家來看的機會。

戰後我們當然不必學蘇聯辦個國家旅行社，也不需要在交通部設個旅行委員會，國家不應該，而且不可能顧及這種事。中國的旅行事業原來就有相當基礎，只要政府能給以必要的協助，我們相信由民間主動的事業，其效率一定相當的高。現在的中國旅行社，就是一例。瞻望前途，我們為旅行事業慶幸，也為國家慶幸。

二　我們應該做的

旅行事業的發展並不單是幾個旅行社的事，我們主張的以全力發展旅行事業應當包括所有各方面的努力在內。為建

設整理名勝風景區，應當由政府或地方機關來主持；爲對國內外宣傳到名勝風景區旅行，應當是中宣部和全國報紙的專責；爲以旅行教育國民，應當是地方教育當局，學校，靑年會，以及夏令營的責任；只有爲旅行者服務，才是旅行社，航運公司，和鐵路公路的管理局份內的職務，必須事事都由地方機關和民間主動，辦出來才會有成績；也必須這許多團體和公司通力合作，旅行事業才有眞正發展的希望。

在這許多該做的項目裏，我們主張建設應該放在第一。中國到處都有名勝之地，然而在戰前聞名的只有幾個地方，即使在那寥寥幾個地方裏，我們還缺少眞正抱服務目的的管理機構。著名的趵突泉和惠泉變成嘈嘈嚷嚷的大茶社，「千載白雲空悠悠」的黃鶴樓賣起了酒菜。多少名勝古蹟被塵灰埋住，默默無聞。然而又有多少名山福地被一班酒肉和尙把持住，口口聲聲只知道要香錢？去那些地方旅行，所受的痛苦甚至乃大於旅行給你的樂趣。戰後我們第一先該把名勝風景區從茶館，酒店，和尙，道士手裏收回，由地方人士加以整理，百年以上的建築都重新髹葺油漆，花木都重新栽植，趕走在朝山進香的地方必有的成羣結隊的叫化，把名勝風景區眞弄成個樣子，然後才能談第二步的建設。

除整理舊的以外，我們還要新的，政府該選幾個地方建立國立公園，如黃石公園日比谷公園那樣的規模，爲旅行者一新眼界。我們已有的風景大多數都是小巧玲瓏，專配給懷古的騷人墨客寫兩首詩憑吊之用；而現在需要的却是氣魄雄大，風景壯麗的地方，給年青人划船，露營，滑雪，領悟大自然的所在。東北應該弄成個世界名勝區，不但爲吸引游客，也讓人知道那確實該是中國領土，迪化旁的天山山脚可以作個國立滑雪公園，讓年青詩人馳往於玉門關外的風光。在中部，戰前便有人提議劃太湖區域的全部作國立太湖公園，我們試想像坐汽船在三萬六千頃的烟波浩渺裏疾駛，對一個年青人具有何等意義？峨嵋該改爲國立公園；西安咸陽一帶的黃帝，文王，武王的陵寢，衞靑霍去病的墓，以及漢唐全盛時代的遺跡也該置於一個管理處之下，給去的人景仰祖先所留下的豐功偉業。新風景區的建設必須要和交通建設配合，鐵路公路伸展所至，才會有人去。舊名勝風景區的修葺整理，自然也要以交通事業爲前提。

爲紀念抗戰，我們提議凡抗戰中著名的戰跡都應該加以保存。從蘆溝橋，台兒莊，長沙，衡陽，以至將來反攻中大決戰的戰場都應該設法紀念。我們的陣亡將士公墓以及遺族學校都要設在那些地方，使中國人永久不忘記犧牲，也永久寶貴用這些長眠者的血肉換來的自由。

我們有許多古代藝術不知注意，其結果乃使學美術史的人要上外國去找材料。戰後和平條件裏該規定日寇在歷次戰爭中所掠奪的古物一概送還，由國家組織博物館或交給故宮博物院管理。除此以外，我們對燉煌的壁畫，雲岡龍門石窟和新發現的大足石刻，戰前在角直一度整理的唐塑，以及已經被蔓草湮沒的霍去病墓前馬踏匈奴的石刻一類，都應該交由中央研究院保管整理，爲我們湮沒無聞的古代藝術史放一道異彩。

都市是建設裏最後一項。戰後首都不論在什麼地方，我們必須把它建設成個大的國際都市。大會堂，公園，大道，

博物館，中央圖書館，陳列館，講演堂，以及其他的東西都該應有盡有。開起國際會議來我們要能招待幾千以上的國賓；在平時，如重慶現在不斷的開會，展覽和講演也該不再為找地方傷腦筋。我們要讓所有來首都旅行參觀的人都看到一片毫不奢華，然而却莊嚴宏大的新氣象。

服務是旅行事業的本身，首先該做的自然是發展交通事業。中國工程師學會擬訂的實業計劃的分年計劃無疑將由政府實行，旅行事業便該配合着交通建設而發展。鐵路公路和航運局中航公司需要和旅行社更進一步合作，舉辦大規模的集體旅行，以半價或特價在旅行季節開游覽專車，協助旅行事業的宣傳，辦聯運，以種種方法為地方謀繁榮與發展。需要同樣程度合作的是旅館事業，戰後旅館業簡直應該革一下命。在戰前旅行過的人沒有不記得車站上那些嘈嘈嚷嚷的接客們的，而戰時旅行過的人也都不會忘記旅館裏的茶房和臭蟲；說老實話，除去一兩個例外，所有的旅館都一樣糟糕，一樣該被淘汰。未來的旅館應當和其他公用事業一樣受地方政府的監督管理，我們不需要高貴華麗，却要求房間都能符合新生活的整齊清潔的原則，旅行者只要求傍晚時沒有妓女來串房間，隔壁的房間裏沒有八打通宵的麻將，睡覺沒有臭蟲和憲兵來騷擾，便謝天謝地了，而這些事也並不難辦。在大城市裏，中國旅行社的招待所已經成為旅館業的模範，我們希望別的旅館都順着那條路走。

為求服務的週全，旅行社也得健全自己，要能夠代辦一切的手續，從運一箱書到為幾百個人佈置一個全國旅行；要提出以服務為目的的口號，替所有顧客同等服務。抗戰以來，小旅行社新成立的不在小數，這裏頭自然有好的，而多數只是代買船票，靠戰時交通的困難來吃飯。淪陷區裏的旅行社更成了包庇走私的機關，他們登廣告護送人來內地，過界以後必狠狠地敲一筆護送費，然後再運私貨回去。旅行事業在戰後應該首先肅清這許多妖魔鬼怪，打倒一切的壟斷。根絕寺院和貴旅館敲竹槓，最好的辦法是由旅行社代辦一切，并且儘可能舉辦定價旅行，以減少單位佣金來招徠大量的旅客；這其實是「廉價多賣」的原則，我們相信將更有利益。

在宣傳方面，我們要提出「旅行就是教育」的口號，要造成學校，社團，機關利用所有假期出去旅行的運動。外國人每逢週末，便到數十里外的地方去遠足，野餐，釣魚，游泳，有時更出去露宿，在營火邊盡情歡樂，把一星期工作積下的疲倦沖洗得乾乾淨淨，星期一上班，便又變成精神勃勃的了。中國人的星期天却往往拿睡懶覺，打牌，看戲看到半夜來渡過，其結果乃使自己更為疲倦。要使旅行深入到每一個家庭，每一所學校，使它由運動而養成一種風氣，我們主張用文字圖畫和其他一切方式來從事宣傳，因為這不單單將影響民族健康，而且也於養成蓬勃進取的朝氣有助力。

我們有不少好的游記文學，在街上常看見名家游記選一類的書便可以證明。報張或雜誌上時登的國內外旅行的記載也往往最能吸引讀者。然而就專以宣傳旅行的雜誌來說，「旅行雜誌」以它的歷史，銷路與讀者羣無疑將在戰後担負起比前更大的任務。近年來旅行雜誌在編輯上的革新，放棄那些文言與名家長篇小說，我們認為是可喜的現象。美國「國家地理雜誌」是公認的全世界最好的這一類刊物，其編輯

也還向着通俗這一條路走，他們有插畫，每篇文章都附了不少照片，有時甚至以幾十頁的地位刊登彩色攝影；旅行雜誌在戰後對這種能使文章更生動，給人印象更深刻的方法應該儘量採用。有時候甚至不妨出小的攝影集，和每期的雜誌放在一處出售。戰前的「西北攬勝」和廿八年的「西南攬勝」都曾經哄動一時，但假如不只出整本，還分訂成幾部份在報攤上零售，買的人將更多。我們相信影片是最有效的宣傳武器，重慶外國使館的新聞處經常總舉行着照片展覽。這裏頭不一定是戰爭攝影，你有時會看見一張蘇格蘭的鄉間風景，初夏時候的清晨，陽光才從兩排棕樹間射下來，一大羣綿羊正被牧童趕過鄉道。這張照片裏沒有最新的秘密武器，也沒有驚心動魄的戰爭場面，然而人家自然覺得渡這樣和平且可愛生活的民族不應該被人侵略。我們給外國人的印象也靠的是戰前幾次展覽，蕭乾先生在論海外宣傳裏說許多英國人對中國一無所知，却慷慨地捐錢給援華基金，他們只是參觀過一九三五年倫敦的中國藝術展覽，覺得能作這樣精美的磁器，畫這樣工細的畫的民族其文化決不會就此斷絕。我們將來對國外宣傳應該便把握着這一點，經常作藝術及攝影等展覽，和中外的電影業合作，旅行雜誌最好能出英文版，用種種方法使人家熟悉我們，來中國旅行，則我們在建國中所需的外援，會隨同情之後源源而來。

旅行事業的發展間接地也應該促進地理學的研究。我們全國五萬分之一的地圖至今還沒有成功。在西藏，帕米爾，以及新疆的一些地方都還是一片沒有填上去的空白。國家要經營西北了，而河西新疆五十萬分之一地圖還是根據瑞典人和英國人十幾年前的測量編成的。我們的領土究竟有若干方公里大，十年以內恐怕還不會有答案。這許多事固然要由地理學家來幹，然而使這種常識深入民間，爲未來的許多探險隊獲取支持，旅行事業也應該義不容辭。對國外，不必諱矯正由日本用起的「滿洲國」的名辭，宣傳新近提出的改日本海和印度支那半島爲太平海和中南半島的主張，以及琉球的「Ryukyu」應該改成「Liu Chiu」，設法使外國人對中國要有正確的地理常識，也是一刻不容或緩的。外國地圖多數抄英國日本，於是沒一本外國地圖上畫的疆線定界和我們的地圖符合，你再看帕米爾高原，則一大塊地方早就換了顏色了。我們應該發展中國地理學會，要和英國的皇家地理學會德國國家地理學會具有同等的學術界地位與威望，應該旅行事業和地理學發生不可分解的關係，則人家的小學教本上才不會再說中國分成五部份：「滿洲國，」蒙古，新疆，西藏，和「China Proper」。

我們說過旅行是國民教育裏最重要的一部份，將來在這一面該做的事也特別的多。我們要舉辦社會旅行事業，使沒有錢作私人旅行的人有機會看一看新的首都或古代史的遺跡，使國外僑胞有機會回來看看新興的祖國，也使沿海的人熟悉內地，內地的人熟悉沿海。我們要儘量鼓勵青年的旅行熱，因爲他們將負起在文化上實際統一國家的責任。教育當局要指導各級學校利用假期出去旅行，使學生物學社會學地質學的都到學校的大門外去實習研究，使童子軍不白白帶他們那個智仁勇徽章。對長大了的青年我們該模倣德國的青年館制度，在所有的風景區和學校區沿路建築青年寄宿舍，只要

有會章的人都可以進去住宿，自己動手煮飯，第二天早上打掃清潔後便離開，不必化一文錢，這和英美的「博愛館 Fraternity House」的組織也其實相仿。尤其該設計大規模的青年旅行，我們可以用夏令營和集中軍訓的機會，使他們遍歷國家的大部，參觀所有的工業區，也不放過沿路所有的名勝風景。我們甚至可以使某些學校在各地設立分校，假使一年級在廣州，二年級在南京，三年級去北平，畢業時在蘭州，則這些學生對國家的認識會如何不同？國家需要有青年到邊疆去，我們便應該儘力介紹新疆，蒙古和西藏，養成美國人所謂的「開拓者的精神」，為國家作建設的先鋒隊。

我們也不能忘記海，戰後要建設海軍，要恢復元明時代中華民族在海外的盛況，要讓青年人知道國家的命運，我們應當鼓勵海外旅行。張其昀先生曾論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和平向海外移民是將來世界史發展的一大因素。至少在南洋一帶，旅行事業應當和中國銀行與國貨廠商聯合會合作，為海外的同胞們服務，增強他們與祖國間的互相認識與聯繫。

旅行事業也必須和外國的同業如通濟隆之類連絡，約定互相代辦在各自國內的一切手續，要吸收外國游客，我們先要給他們種種便利。首都的若干旅館要能比得上阿斯多里亞飯店，說外國語的導游人才也不可缺少。除去常川的旅客，我們還要邀請人家到中國來開會，來中國參觀。在中國舉行過的國際會議只有一次非官方的太平洋學會，那時政府希望在南京開，以便招待；有些會員贊成在北平，可以借機會玩故宮；而結果為兩處都沒有適當設備，還是在上海跑馬廳開的，戰後我們希望不會再有那種事情，而且特別歡迎人家來，即使是亞林匹克運動會。我們相信世界需要和平，而和平該從心理上生根。美國人已經宣言放棄孤立主義，走上國際主義的路了。我們從小便受的是『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薰陶，將來為世界和平而作的努力，中國也決不會落後。我們要鼓勵去國內外旅行，正是為開拓狹窄的心胸，增加民族間的接觸而發。只有循這條路走，我們才能教育下一代成為「世界公民」，也只有這樣走下去世界和平才會有一天存望！

三　計劃

旅行事業之發展，應以有關各機關團體之通力合作為前提。旅行社與地方教育機關，中宣部，青年會，鐵道公路管理局，以及航運航空公司必須有緊密之聯繫。可能時應籌組「中國旅行協會」，藉熱心的團體與個人會員之力量推動社會，造成旅行風氣。

（一）關於建設方面：

1. 整理舊風景區，修葺名勝古蹟，由地方團體負管理之責，驅除僞僧乞丐。
2. 建設新風景區，在全國約略平均設置國立公園。如國立長白公園，國立太湖公園，國立峨眉公園等。修築連絡諸公園至附近大城市之國道。
3. 保存此次戰蹟，於各地旁建立陣亡將士公墓及遺族學校，以永留紀念。
4. 保存古代藝術，充實故宮博物館，恢復燉煌藝術研究所，設立各地古代藝術研究保管機構。
5. 建設現代都市，制定都市法及市政工程法建築法。使

新首都具有所有設備，以備國際會議或大規模全國性會議之使用，於市政工程上亦成為全國之模範。

（二）關於服務方面：

1. 配合建設之進展，發展全國交通網，特別注意邊疆及新工業區之交通。各交通機關及交通工具事業應聯合旅行社舉辦各種社會旅行，協助旅行宣傳。

2. 革新旅館事業，置旅館業於地方政府監督管理之下。以新生活守則強使遵照。發展社會服務處之旅行服務事業。

3. 求旅行社本身之健全，肅清藉戰時交通困難而寄生之敗類。擴充業務，能代辦旅客一切手續。訓練職員及導游人才，使其予所有顧客以同等服務，不因其社會地位之高下有所差異。

4. 打倒一切壟斷。旅行社得以代辦手段阻止旅館寺院等於旅行假期內抬高食宿價格以圖非利。舉辦定價集團旅行，使人人皆可參加。

（三）關於宣傳方面：

1. 宣傳之目的，在使旅行運動進而發展為社會之風氣，所有出版事業應一體予以協助，并以一切方式從事宣傳。

2. 提倡游記文學。各定期出版物俱應參加文字宣傳。發展『旅行雜誌』，使成為權威性之地理及旅行刊物。

3. 注重利用照片，以攝影展覽及攝影集之印行普遍宣傳赴各名勝風景區旅行，並應配合集團旅行；徵求團員宣傳。此外與中外電影業合作，並單獨攝製介紹風景之短片，亦屬重要。

4. 發展地理學之研究，鼓勵并培植探險事業。中國地理學會務使成為具有世界性學術權威之團體，以便作無形之對外宣傳，矯正外人對我之錯誤地理觀念。

（四）關於國民教育方面：

1. 社會旅行事業之舉辦，應以增加對國家之認識，消除各地間之隔閡為目的。故其對象應注重於各地民衆與海外華僑，使參觀新工業之建設與古代之光榮，增強民族自信力與進取精神。

2. 全力提倡學校旅行，由旅行社及交通機關予以特別便利，全國童子軍總部應以之定為中心工作。對於高中以上之學生，則宜倣德國之青年館制度，於各地遍設青年館，供給住宿炊爨之設備，以養成青年獨立自動，刻苦耐勞之習慣。

3. 於青年旅行，並應利用夏令營及集中軍訓等機會，使其知曉全國各地之語言習慣風土人情，破除根深蒂固之地方觀念。

4. 介紹邊疆地方，鼓勵旅行團及探險隊之組織。旅行事業應儘量為赴邊疆工作之團體或個人服務，並應盡力宣傳，促成青年往邊疆開發之風氣。

（五）關於國外方面：

1. 注意為華僑服務，溝通南洋僑胞與國內之感情。在國內應普及對於南洋之智識，提倡海軍建設，喚起青年對海之熱情。

2. 對來華旅客應以熱誠相待，予旅行上以種種便利，以促進中外友情，奠定世界大同之基礎為目標。並應邀請有國際性之會議來我國開會，如世界運動會等，不但增進各國對我之瞭解，且以教育國民使具有世界性之頭腦，而為國際和平努力。

五四一〇八八

重慶東泉記

——大學生徵文。評選第二名——

國立浙江大學
園藝系　陳慕羣

閒居紀勝　巴國勝蹟，代有傳述，然皆囂塵，荒草敗垣，鄉老稱道行旅徘徊，有識為懷清翁墓，或指為巴帥遺塚，年毋邈遠，無從辨求，徒稽載籍，以供憑弔。四千年後，時人文士，背井遠聞，萃集陪都，山城湫隘，水澤帶合，訪古尋幽，每不愜心，或有拖脫途窮之嘆。余長息蓬士，少苦羈羈，春秋暇日，輒多游衍，伴履所及，雖一樹一石之支離獨特，每寓天然佳趣。積時玩久，竊有所得，遂令追懷憧憬，以為雅好相予者，將以重慶東泉為尤特絕。

鹿角劍門之餘麓，水石幽絕奇鬼之景，如真武山嶺，仙女洞淵，浮圖夜雨，縉雲溫泉，嵯峨幽渺，固衆熟知。西里青木關，亦有溫泉，然勢小時竭，環勝溫灌，局量偏狹，無以壯飾。獨木洞東泉之幽豔，偏在一隅，浣紗西子，穹凝明君，或為世人所忽，願試紹述焉。

觸書出遊　三十一年夏，將有遠行，車駕未發，得先重東泉一遊。自太平門買輪浮江，破曉啓碇，行九十里，午刻抵木洞。捨舟登輿，歷三時許至五布鄉，計程當三十餘里。鄉有溫河，與河同名，云清時有五布政使，或云折諸如布。兩時將晚，遠矚下，鄉人指河中巨石，怪偉蹊曲，如從起踞，擬為人獅。沿河溯行，凡五里，至東泉。地隸五布鄉，居天賜二聖五布三鄉之中，區劃嘗有興革，今三鄉紳耆，尤多來集。直道四出，輻輳樞紐，然榮出三鄉上，西同小丘，壑頂為屋，頗精美，名為怡園。入晚遂就此宿，留滯彙月，得以縱覽焉。

石橋觀魚　翌日凌晨，重返五布鄉，沿集尾，出河畔，流自東泉來，匯溪澗，入平陸，溪流遂大，闊可四五十丈，架石橋至天賜鄉。水經橋下，急傾為跌水狀，湍瀉不可遏，村婦多就亂石浣洗，以順水利之便。游魚時出上流，靜逸不驚擣杵。至橋頭購餅物，分投河中，衆魚漸來爭食，愈集愈夥，一羣數百尾，紛錯鑽動，喋喋有聲。執餅向上拋起，魚亦躍出水面，砰然墜下。鱗鱗若生，鱗脊倉黑，大者重數十百斤，小者幾錢可辨，投餅誘至橋下，信手挲摩，散而復聚，彌以加多。更引誘橋下，至急灘處，皆廢然而返，往復著再，無敢泝流迴繞者。此地舊為放生塘，每佛生日，相率為法會，以放生脫禍，故魚無妄捕者，年久繁衍孳盛，多有碩大長生者，但性嫻擁綴，不輕出耳。

雷疵獅穴　逆河而前，數十百步，河中巨石，分水為二，拳曲嵯峨，折盤凝態。俗呼獅子頭。頭南尾北，爪牙四出，繞岸熟視，隆殺豐削，各如其度，風韻天然，彷彿有靈。遠山氣長，譬如遊龍，世傳堪輿家，謂佳城當在獅首。有富商某，遂重價購方丈地，經始生壙，未竟一簣，再被雷殛，

乃喟然以爲天數，悻悻而能，於玆十年，無復貿貿從事者矣。或稱天將憫予積善之家，誰其待諸：今一貧婦，率掘謹守此石，維十數倍黑壤之値，不輕典鬻焉。石上流水淺處，連屬礁梁，褰裳可涉，逕至獅首。猿猱攀升，剷棘蕤睉，亂石成穴，傳聞虺毒，平日無人涉間。至頂黔石淩錯，指爲穴地。漸前磈硊峯立，礫石壘砌，移足躊躕，以至平地。獅背葺一茅屋，坐西面東，前望靜潭，后蔭林木，岸上遙遠，只見炊烟。屋前耘爲熟圃，種菜百餘株，更進可窮其尾，悉爲草澤，先鑄綴屬三角墩，水草叢密，宛如圖繪獅尾，輪染爲毛者然。計其袤廣，纔得十數畝地，一一形具，莫不中節會，抑將天工雕琢，還意示人者歟。

涼風生洞　步經獅爪，撑漁舟至岸。更前溯一溪，陰山翳日，夾流蓼汀，點點文禽，鬱鬱紫萍，觸景有緻，煊染無痕。穿阡陌，出前山，復至河岸，連疇曠望，水靜無波，竪一短碣，勒爲「釣渚」。孤樹長石，汔可小休。兩岸皆樹林竹，柔條嫋嫋，最牽行意。前一二里，穿駐馬店，地復軒敞，道側一泉出地表，繞匝砌爲方沼，渚水盈盈，取供炊飯清冽無塵，盛暑凌骨。其后陷爲窟，迂狹不測深淺，涼風陣陣，拂面有香。土著以爲靈奇，汲水而外，無他犯忤。后泉一丘，有樓翼然，修樹濃蔭，呼爲梅莊。過此即東泉地，雙崗對峙，欲合纔開，抱爲大坪，方千百步，豐饒沃壤，賦冠其地，面河之地，亦平夷敞麗，中構小屋，爲前新村施工時廠房。今遂傳呼此間爲工場。更前繞煙村三數家，即曲折至怡園。

極目怡園　大坪側，隴畝外，別爲平臺，石甃黃土，不堪耕作，築爲新村，絡繹五棟，容四五百人，左側突立小丘，塡石平頂，鳩工爲五間前後通洋屋，朱漆輝彩，琉璃光朗，顏曰怡園。後依山石，前眺帶水，更後爲一帶迴廊闌檻，一望無際，面臨削壁，砌爲縱橫十丈隙地，錯刊長石碎塊，不飾琢磨，引爲桌凳几物。其左種竹數竿，以蔭南厂，隱石傍竹，飄然塵想。前矚曠野，沃土千疇，耕者在田，秧隴間起，三五小丘，亦犂爲熟土，雜植蔬菽芋藷之屬。烟村數家，雞犬相聞，對岸起伏層出遠處可識爲白山寺，大廈粉垣，林木蓊然。傍河爲大成會地，創爲勉仁小學，以課三鄉子弟。鐘鼓號角，旌旛飄漾，早晚課餘，歌聲斷續。入晚人靜，四野闃寂，惟見窰烟燎繞，出自煆焙石灰之家，雜以鐵砧淬火，星花迸出，渡頭搖船，一火倒映水中而已。

環堵怡園，遠望皆山，多松杉楓香之屬，此鄉舊荒僻，山曠林密，每藏惡少虎豹，交相爲患。因此每屆農時，鄉人嘗縱火焚刈，因春雨洗入山谿田陌，以沃植壤，兼去榛莽虺蛇寄迹之所。只今但逼山連嶺，不堪耕作者，悉皆蓄立，雜木疏落，以備薪伐。

六月初，前軍政府大元帥祕書長楊滄白先生，抱病隕謝。先生木洞人，后因遷葬山後，開四近闢爲墓園，壯麗起敬，惜未寓觀。

平橋待月　傍晚即河中游泳，平沙水靜，深僅及肩，翦水偃仰，屈伸成趣，玩起循砌石路至橋頭，河岸凹入爲渚，環界小石，層疊爲坎；一泉湧出，滲入河中，令水微溫。凡巾皂諸物，盥洗沐身，晝間疲憊，盡滌以去。振衣盤坐，望光迷徼，和風蕩漾，沁人一快，每日落霞收，游鱗澨濟，起

五四一〇九〇

伏波紋，曲折光彩；俄而水中大明，淸月出浴。移望天際，但淡雲疏星，皎然開朗；稍頃，月色上昇，回望觀音閣一帶粉垣，樹影密接，隔林鐘動。燭光影搖，老僧晚課，稀微聲辨。此時右有怡園，左有白山寺，明滅可識。蛙鳴蛇嘶，聲遠漸寂，兩三鄉居，只見瓴脊，桑梓觸照，投射成蔭；塊然大地，田禾正茂。回味兒時月下嬉游事，低唱月亮白光光賊來偷醬缸之謠，人生狂妄越軌事，觸景成幻，凝想出神，不覺失笑。

或有月明夜靜，食榼玩具，解維推舟，持竿爲篙，糾伴二三人，沂岸順流，或扣舷樹下，開榼低吟，或棄竿中流，逐水曲折，上起平橋，經渡口，直瀉古佛崖下；河匯淸澗流泉，水勢漸急，乃回船向前，撑篙至岸，逆風上行，急徐消搖，游心無滓，往返再三，力竭始罷。

石屛藥臼　越平橋，北數十步，地勢窪下，削壁陡立。倚巖構爲新居，爲康寧樂室。主人李某，延入稍憩，穿室，循左側石門，拾級至後進，得一石洞，三面抱台，前爲平台。界路築爲女牆，行人走馬不驚，台中雜到几凳，主人小孩，擲石戲於庭前，嬉笑自適，四壁依山鑿爲楹棟，環築樓閣，式頗古樸，直率不文，不染漆彩，不建瓴鰲，登樓遠眺，帶水縈迴，曠望無極，鄰杉突峙，文禽出沒。下樓遊洞深處，爲石隙，狹不容人，光景微弱，粗可辨物，涼生石屛，炎暑頓退。爲團藥之處，滓屑狼籍。遂出庭前，主人饗以苦茶，色淡螢綠，微覺香冽，入口淸爽，先苦回甘。雜以芥荷，能消?暑毒，茶遍生山野，鄉人採取曬乾，大葉老梗，未究烘焙，質粗值廉，以爲常食，然品實中上，以方分水貢芽，昌化大葉，無媿於顧渚雀舌，猶楚人不識和氏，而吝寶隋珠晉棘也。

古洞幽邃人　更前三四百步，爲一舊寺，淸溪居前，懸瀉入江，山門圮廢，燕泥般駁，門后飼馬，槽食紛錯。石礎磽地，悉滋霸王鞭，東海紅等，荊棘間生，阻人行步。石級兩側，皆小兒雜集，畫地圍賭，惡言不絕。繞出巷至正殿，傍樹乾隆間飭修寺宇碑，及晉綠題碣。中祀關帝神像，兩楹配王湘綺闕岳廟聯，極不倫類。前爲迴欄，憑眺雲山，俯察瀠洄，而香燼燭淚，集年成垢，每欲親倚，不堪把玩。兩廂皆爲宅眷，東進更聯屋數椽，危立未葺，似爲遠道香客寄息之所，然玲瓏岩秀，宅地之宜，未可黯汚。殿后爲一廣洞，壁間雜塑十殿閻君，首足瘡痍，殘缺不完。中奉玉帝。形像奇特，尊儀不顯，但示人以異偶像，誠在於中耳。兩側亦多遊人碑題，並無可取。蝙蝠糞薰鬱，蓋出不避人。積水敗穢，日久未除。

舊歷六月二十三日，傳爲天雨磨刀會，仁岸結義，遠來參禮，誓盟敍誼，聚首燕慶，杯爵羣錯，喧囂終日。因之三鄉集議，每傳飲食，悉假此間，博賭醉酒，長夏無虛日，寺中本無恆產，賴此一助。

更進爲狹壁，纔可容人，前阻佛座，黝黑不別五指。捫壁蜿曲而進，漸行有光，約數十步，岩勢開豁，朗然巨洞，可容千人。洞天一穴，縱橫七八步，日光透射，照見纖芥。直下爲一石筍，大纔如犢，傳爲石獅，蹲守盤踞。淸末有豪紳某，於洞祕製軍火，失愼爆毀，風化剝蝕，遂今只存蜷伏之勢，不別爪牙矣。石壁潤澤，維生藤蔓羊齒苔蘚諸物。

淸涼逼人，盛暑寒噤，遊者迻筭，亦以滌蹝塵俗，得一片淸淨土。洞底另建小祠龕一神，或爲甘露白衣大士。巖頂鐘乳，紛爲香蓋，宛如慈雲，亦稱奇觀。洞壁鑿成小門，通山后，攀援捨級，可至山頂，四顧空曠，迹至洞穴，下視黝然戰慄，更不敢前至崖邊，追望長河矣。

冷泉流響　出洞，驕陽亢烈；自山頂下，已汗涔氣塞，疲殆無力。咫尺之間，一百內外，宛別寒暑。不敢急驟返洞中，繞山行數武，道左大樹，獨立翰菌，枝葉糾結。下蔭小橋，閑跌坐納涼，探手足戲水，穿狹縮回，冷凍刺骨，愈奇其狀。此間有山有洞，有樹有橋，觸想西子湖飛來峯冷泉亭事，見淸人札記雅謔，謂泉自幾時冷起，峯從何處飛來。於是又觸水面，良久方晏然安習。溪多水綿，絮之連綿丈許，長日不經騷動，遂與苔藻共榮滋長，映水碧綠，助成一絕色。

上湖水源　數十百步躡爲圓踏，淸澈見底，左近民人，取以給炊。更前爲源，水自石隙湧出，跌岩有聲，后山脈長，潺潺不絕。正凝眸戀賞，老僧來汲水，請試新焙。偕返洞中，泥爐火紅，盛瓦器煮之。所用茶正是苦茶，色鮮豔亦稍嫩，水沸香發，令人嘴饞。老僧更環列數椅一几，出杯專諸物，卽其罐中酌出；滿茗旁泉，且啜且嘆。雖不爲淸唐諸士以茶密隣，評第高下，然山野自然，亦有芬郁之味，不愧此鄉此土，縱能并虎跑，未必輕易也。

疏落泉源　此間屬巒皆山，源泉間出。鄉老稱其著者，几七：冷泉二，梅莊大坪間，道左一洞，及古佛崖泉是。石灰泉五，平橋西頭，河邊爲潴一，稍東折向南行，數十步，几得二源。鄰爲男女浴室，是爲蓄潴。每市集之日，相率入浴，道遠有來自木洞南川者，以未管理，水濁多病。怡園后巖百丈，山巔待一泉，水勢最大，近有汪某，壩界石堤，以範水源，深，及肩，其下擬另闢一塘，未竟。因卽就水源沐浴，地旣僻野，問津者鮮，水亦淸新。水溫甚高，夏日淸晨，猶嘗不耐灼熱，聞冬寒亦令汗出。新村近在山側，遂買竹觔取泉水，蜿蜒數百十丈，以供盥洗，他日恢闊管理，爲用當極有望。另一泉，開在荒野，知者極鮮，往轉迷津，其發掘者或有待。

二聖雙斧　自橋西頭，前十里，爲二聖鄉，通稱雙洞子。市集寙陋，不足移賞；但爲入南川大道，紹慶諸縣，往來通路，食貨輻輳，販負咸集。場臨五布河，曲橋三折，跨橋爲水閣，爲祀二聖，今闢爲中山室，軒敞寂閑，倒影如畫。殿基懸沒雙斧，云水深處，有二洞，以宅怪魅，賴二聖之神，以鎭其狂獗，三鄉始寧。

寧安古刹　循古佛洞后，山行十許里，鳥道紆曲，廬宸無人，宿雨新霽，大淨山靑，樵蒭四野，賴以得路，漸遠山深，崖勢回合，林密崎斜，每疑失路。更轉前山，夾谷沃野，時將近午，耕者揮汗，急叩寺名，疾呼者再，始見信手指道左竹林茅屋，以爲嚮隅。四顧崗陵，無復人家，口燥腸吼，無處蔭息，姑欲稍憩。信步入內爲人家廚役地，煮飯正香，灶前有人，聞足音起視，鳩面鬆髮，勃困瘦削，訝爲苦行道士，抑或不謬。但見謁然相迎，導登鼓座，至前殿。皎潔幽雅，穆肅起敬，大殿雄偉，雕琢精美，聲叙佛事，殊仿不素。殿閣桐碑爲次庭，魚缸盆石，苔藻茵綿。左右配植長青木，如濃松等，亦頗閒灣。爲道來遊意，辭以稍息，道者豁

自去炊煮，即循迴欄曲廊，廟廡高朗，簡潔寬曠，寂無人聲。繞殿后爲一石壁，粉徑丈地，爲蒼松折枝狀，側配一聯，南容三復白圭，東坡再遊赤壁，其側更題壁爲太白蜀道難句，倒落不辨款號，但遒勁可觀。出遽至接隱至，已爲其盤餐」即坐就食，山果蔬素，別饒清香，進飯最多。盥洗飲茶畢，復前至抱廳，突出爲扁闌，憑欄眺望，田野孕穗，嘉穀豐饒。遠處一山，屏立瓊崎，如長城，爲天際坪，長二百里許，迴走南川，繼游寺殿。右折出小門，闢爲蔬圃，傍壁列植女貞常綠諸樹，下鑿一池，取給用水。后進長院，遊邐數百丈，播種玉米。四壞園圃，起伏多姿，若得名手匠心，部署恢揚，或當不讓洛陽迦藍。留連良久，未正日斜始出，山門前爲廣場，樹木參天，大皆合圍，回望森然。俄而雲合光歛，急取別道下山，野有枝蔓。杜鵑吐紅，皆無心觀賞。中途果逢驟雨，歇村舍暫避，雨脚如麻，時已將晚，猶無歸意。遂借笠蓬，逆風歸來，雨益加急，遍體皆濕，翌日遂不復出。

關塞廢墟　怡園后，經新塘，環繞皆山，薜蘿長藤，天梯矗削。約六七里，至山頂，得一石關，城堞整嚴，爲木耳山寨。起伏縱橫，徑長二三里，廣闊數百丈，窪地皆鋤爲熟土，叢黍與稷，山邊平夷處，結屋三四家，仍見炊烟，左近則僅圯垣殘墟，洞啓無人。前有小道，去天賜鄉，山路約七八里，去三鎮入，賢衆避難，不知爲時事。頂后稍高處，猶存一寺，住持兼課鄉村小兒，殿前欄循紆折，道除爽潔，僧寮單簡，一榻一案，經籍錯列，紙壁枕籍。殿側數座，橫陳楊榻，以備議事避暑來客，餘物零落，扃鐍重重，鐵鎖深銹，燕巢藏塢，寂寞淒涼，想見當日喧擠，自風霽月，相和蛩織而已。寺前松杉成林，盛暑不熱，許爲讀書放牧勝地，林路出西關，繞山脚，尋村還返怡園。

景物劃策　東泉五六百畝地。半爲新村宮地，鳩工興建，遇困未難，乘此垂成修葺意。三鄉同賢，遂築策以恢闊社區計，擬組陪都東泉文物風景建設區，以公墓爲基地，稍衛至遠，北起獅子頭，南極木耳寨，四山合繞之地，縱橫四五里，悉入規範。建築一倍，總策遂成，次第要務，僉議同其議。

治怡園，以爲文物風景區總宰策劃處。自大坪前，至新村，與樂市集。四建通路，以怡園爲中心，莊衢分射，以至新村，平橋，市集，新發，蒸園等地。東築國道，自大坪直，經五布鄉，歧爲二線，一至木洞，灘航運至瀘城；一則逕至海棠溪，迂迴九十里，皆前經勘定。更南經三聖鄉，至南川，合軌川湘路。鄉道皆闊八尺，起新塘，經木耳關，至天賜鄉；江南起平橋，繞古佛岩，泊姿寺，亦臨天賜鄉。次道皆濬水溝，植列樹，點綴物色，傍岸樹桃柳，於河中寬平水靜處，置游艇，泊近古佛崖下，工場側河岸凹入處，因勢築爲漁塘，淤濕地引爲稱池。紛新蓀塘，廣橋與茶肆爲公寓，食館，試行沐浴被駿。新塘西郊荒蕪，增闢塘地外，就后山麓爲經濟園林，傍塘置亭閣花圃。恢闊遊白墓園，加重瞻仰。江南仍古佛洞舊志，別塑佛像，斐刈敗蕪，建東進舊屋爲精舍。廣搜貝葉經，研究禪宗法相之理。他如梅莊，紹諸，木耳關，觀音閣等，一一因其規範，起故還新。就梅莊與大坪間沃地，藝植爲園場，蔬栽果物，以餉膳食，后山礦地，養育牲類，幾使生產，均輸度用，於大坪墓園內，與爲海自紀念總府，樹交物館。平工場爲草地，游藝場。庀材鳩工既畢，煥然一新。存有餘力，更遠及五布鄉獅子頭，增闢馬店至涼風洞爲市集，劃白山寺側，及怡園后爲住宅地，三聖鄉既饒水利，富有礦藏煤材，可爲工廠區。然后夾道植列樹，若者爲屏，若者爲蔭，若者爲林，花木草卉，各如其宜，藻飾其間，點綴幽勝，悉付意匠。更遠擬探民風，蒐集典籍，興學掌教，化移獷陋，斯景以彰，斯民以作，則雞犬相聞，絃誦相聞，陽羨之觀，洙泗之聲，相去當不遠矣。

五四一〇九四

峨眉攬勝記【上篇】

松盧

一、引言

我國之名山多矣，若泰山之雄，華山之險，匡廬之偉，雁蕩之奇，黃山之峭，天目之幽，普陀以雪濤名，而莫干則以翠竹著，至以秀而稱於全國者，其惟峨眉乎？蓋皆各有其特長，而膾炙人口也。余性好游，偶聞山水之勝，輒心嚮往之，凡力之所及者，每不辭萬難，鼓足勇氣，一涉其地，以為快，至則必盡量瀏覽，東抄西攝，歸而為之記，用誌紀念。而文之拙劣，詞不達意，則非所計也。

峨山之秀，聞之久矣，嚮往久矣，然而關山千里，蜀道難行，種種難關，豈易突破，遊峨之想，曷敢稍存妄念？乃以倭寇入侵，鄉土淪陷，迫於情勢，間關入蜀，先至陪都，繼來蓉城，向所以為惟有期諸夢寐之峨山，竟日就接近，然而仍以種種條件所限，且來日方長，故雖地近鷄飛，尚遲延一再。茲以勝利即臨，回鄉有日，且離蓉已決，失此時機，將永無斯日。爰於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孔誕之日成行，現已倦遊歸來，素願已償，雖此遊以天氣不佳，失望居多，然於萬難之中，竟能達到目的，尤不可以無記，爰拉雜述之。

二、峨山略述

我國西南諸省，屬高原地帶，境內崇山峻嶺，綿亙起伏，然而以特點名於世者，在蜀得其四焉：曰三峽之險，曰劍閣之雄，曰青城之幽，與夫峨眉之秀。劍閣青城，余均一履其地，果屬名不虛傳，三峽之險，將來凱旋言歸，儘可買棹東下，順道領略，而峨眉之秀，現適時地兩宜，不得不抽閑一遊，以免坐失時機，遺憾此生。今以四川西勝，已遊其三，亦平生之大快事也。

峨眉，山名也，地在四川省西陲之峨眉縣南門外。出峨眉縣城，望見秀影連雲者，即峨眉山也。由城至山麓，凡十五里，及頂，凡百餘里，當北緯二十度二十分，東經一百〇三度四十分。山脈由岷山而來，居大渡河雅河之間，為二水交會處。峨眉縣，在漢時稱安南地，後改稱平羌，以山名名其地，始於隋，至唐，乃置縣治，而稱峨眉縣焉。峨山之開發，遠在漢代，周烈王時，有寶掌和尚，結茅於寶掌峯，而漸有記載焉。寶掌寮，現稱洪椿坪，傳普賢王佛，乘六牙象，由西而來，遂建道場，漢明帝，封此山曰光明山，為我國四大聖地之一，故前往朝山者，肩摩踵接，終年不絕。年來以抗戰軍興，各省人士，羣集後方，遊峨山者尤衆。自樂西公路通車後，以路線繞山麓而通西昌，遊人稱便，較諸昔之必以肩輿或步行而方克抵此者，其便利奚止千百倍矣！峨眉山，凡四山，曰大峨、二峨、三峨、四峨，任豫益州記曰：峨眉在安南縣界，兩山相對如峨眉，故名。遊峨眉山者，皆指大峨而言，其餘之三峨不與焉。蓋以峨山名勝，盡在大峨，其餘三峨，非但名勝絕少，秀麗尤不及大峨遠甚，故人跡罕至，遊者遂少問津。

峨眉山之最高處為萬佛頂，據寺前所立木牌標示其地海拔達三千二百公尺。昔李白有詩云：峨眉高出西極天，羅浮直與南溟齊，凡曾親歷其地者，均信李詩之非誇。以是即在盛夏，最高溫度僅及華氏六十三．九度，最低為華氏三十八．八度，甚可曝日，夜須圍爐。每年陰曆十月以後，山頂積雪，迨次年初夏，方得融盡，是處溫度之低，可以想見，蓋山地已達高層氣候也。山上雨量奇豐，以七八月為最多，夜間雷雨，常見不奇。全年陰雨為多，晴天極少，日照平均每日不

過三小時左右，而十二月及一二各月，則反少雨。山上以多雨之後，空氣潮濕，岩壁石面，苔痕斑斕，樹幹枝間，莫不佈滿，且有長達尺許，飄蕩空際，如人之鬚髮者，亦奇觀也。

峨眉山之特長，以秀麗聞，而所以秀麗稱者，據個人觀感所及，羣峯矗立，高低有緻，而山無濯濯，均青葱翁立，古木參天，枝葉茂密，惟羣峯擁翠可以形容之，而林間蒼籐蔽天，午不見日，野花鬥芳，青淵流急，均爲秀麗添色。然遊峨眉者，除領略其可餐之秀色外，山上寺院亦爲流連之對象，全山廟宇，大小無慮百所，通常所必經者亦達五六十所，而寺無大小，無不供普賢願王佛像。蓋峨山爲普賢佛建道場之地，佛家稱峨眉爲普賢道場，與普渡山之稱爲觀音道場，而全山各廟，均供觀音佛像者相同。

峨眉山物產，除週山巨木，均可供建築之良材外，尤以藥材之產量，種類而豐。其最著者，如峨參，性微涼，可補腎。（每斤自一百八十元至三百二十元。）如黃連，功可解毒清熱，爲草本野生植物，可用部份，爲其根部。形如雞爪者，名雞足黃連，爲上品，售者根葉俱全，論束而售，與藥舖中切片出售者異。（上等者每小束粗價及捐價二百元普通者每斤不過六七百元耳不連莖葉），如血籐，可治跌打損傷。（論枝出售長三四尺者不過四五十元），如猴結，治婦女血崩，真者截取小粒，投諸清水，化爲血[illegible]，而有根狀者下垂於水中。聞爲雌猴之月經，治血症頗效，但藥書不載，備爲一種單方耳（每兩約一百元）。如水晶石，據之可治火眼，爲水晶類，出於光明岩上，但晶質不純，晶形亦甚小（小者每枝僅十元大者達百餘元）。其餘名目繁多，無法備記，要之，大都治傷症與血崩症者爲多。此外如龍門洞之茶葉，洗象池以上之峨筍，千佛頂之雪魔芋，及全山各處之籐手杖，亦爲峨山之特產品。遊山者每擇購之，歸贈親友。

峨山各廟，無論大小，均有廟印，小者方四五寸，大者有達五六寸者，其質有爲銅製，有爲白玉，亦有以翡翠製之者。如預備上紙，逕廟蓋印，可得巨幅，亦遊山者之大好紀念品也。

二、特點何在

山之所以能名於世者，在其特點，言峨眉山全山之特點，則以秀麗稱，前已言之矣，而其各部之特點約有六，峨眉縣志，有峨眉十景之說，曰：聖積晚鐘、羅峯晴雲、雙橋清音、大坪霽雪、洪椿曉雨、九老仙府、象池夜月、金頂祥光、白水秋風、靈岩滴翠。所謂十景者，須依四季之環境，恰當之天氣，配合當地之景物，而以幽靜之心情領略之，當可美不勝收，詩情畫意，隨興而起矣。但往遊者，時間有限，安得歷經四季？且山中晴雨不常，天氣時變，遊者詩勝有意，而結果鮮有滿足者，蓋所謂十景之中，除雙橋清音，九老仙府而外，多屬於詩意，近於抽象。安能如某件實物之可求哉？至所謂特點六端：曰佛光，曰佛燈，曰猴羣，曰洪椿坪至玉仙寺間之風景，曰黑龍江雙飛橋與龍門峽三處之壯險，曰九老洞之幽深，其中佛光即十景中所指之金頂祥光，雙飛橋之壯即十景之雙橋清音，而九老洞即十景之九老仙府也。佛光佛燈，與天時有關，猴羣雖爲實物，然來去無常，並不能喚之即來，揮之即去，故亦未能必見。而其餘者，凡身臨其地者，無不可以藉覽。遊山者，必先於事前詳悉其特點何在，以免疏忽，如機緣湊巧，天氣適宜，則不致興徒勞往返之感矣，故特表而出之。茲更進而略述各點之概況如后：

一、佛光　峨山十景中之金頂祥光，即指佛光而言，在金頂，千佛頂，萬佛頂，臥雲菴等處。地處峨山頂峯，東臨萬丈峭岩，下爲深谷，山中多雨，水份奇足，天氣晴和之日，谷中水份蒸發爲霧，昇騰成雲，當下午三時左右，雲層平鋪岩下，日光斜射之，成外赤內紫之七色圓形色彩，即爲佛光。或稱寶光，理同雨後成虹，惟虹爲圓弧，而此則圓形耳。我國名山，見之者甚少，聞德國 Brock 山，亦有之，如觀者自岩前俯視，並可將人影映入光中，人動亦動，如對鏡然，是名攝身光。有時現白色大圓光，則曰水光。有時紫雲捧虹，則曰金橋光。要皆相同，形成各異耳。金頂等處，特設有觀光台，以供觀

既若佳節，惟一遇陰雨，或時間不適，均無由窺見之。

二、佛燈　每當星散，天際無雲，萬籟皆寂，在金頂，臥雲菴，洗象池及藏殿頂諸處，自谷中，燈火點點如豆，如螢光，如燐火，如炬，由少而多，由遠而近，條分條合，乍後乍前，徐徐而來，冉冉而上者，即佛燈也。此種以「萬盞明燈照普賢」稱之，其理尚無確論，但我國惟名山，向來間有之，惟蜀之青城山亦有之。

三、猴羣　山中多猴，往往有之，未始以為足稱也。黃山亦有猴羣，惟不習近人，且冬出夏藏，遊人不易經見。峨眉山之猴羣，則異於是，性習近人，寺僧向谷高呼「山兒」，每應聲而羣集，遊人餉以玉米花生之屬，每向手中取食，不為禦。食則無厭，先老後少，惟食物不可藏之衣袋或緊握手中，否則有發破手傷之虞。如捕捉其一或傷之者，則羣猴嘯嘶啾啾，羣起報復，我被身傷，乃常有之事，一若極有組織者然。其出沒之處，在九老洞至洗象池間一帶，羣居於人跡所不能至之懸岩洞穴中。遊人於是處途中，驟聞路側林間，枝頭啾啾而嘯者，即此羣也。九老洞及洗象池廟中，常有猴羣往集，年老者率羣少者隨之。聞峨山猴羣，原共有一二百頭，九老洞與洗象池兩處，種類各異，且各劃域，有猴王統率之，互不為犯。近年以來，以物價飛漲，寺僧於冬季無力施食，乃分向山下覓食充飢，以竊食而被殺者有之，被捕者亦有之。至去歲，存者兩隊六十餘頭，及本年而益少，在九老洞者僅十五頭，而在洗象池者則僅十一頭矣，亦是項猴羣之遭遇厄運也。

四、風景區　峨眉天下秀，盡人而知之矣，但其風景最秀麗的部份，應推洪椿坪經九老洞至遇仙寺之一段。奇岩峭立，怪石森森，路轉峯迴，如依秀屏，夾道古樹，則參天蔽日，滿途積翠，則青嫩欲滴，仙峯橋畔，小瀑瀉如珠簾，李店途中，高坡迴轉九九。猴啼啾啾，黑水蕭蕭，遇仙寺泉水甘冽，可資茗飲，洪椿坪仙韭數零，動人清聽。而此段四面崙山，分寄天一隙，如臨釜底，引頸長嘯，回聲四起，人行其間，如在畫中，風景之佳，可以知矣。

五、水景區　言風景者，必兼山水而有之，若有山而無水，或有水而無山，則必索然無味，大為減色矣。峨眉高山地，得乎水，終而峨眉之所以秀者，果以黃峯諸峯，如無水之潤澤，則峨嵋雖好，然鮮溪澗扶持，秀麗之程度，勢非降級不可，而山間最秀麗之水景何在乎？曰黑龍江之險，雙飛橋之壯，龍門峽之秀是也。黑龍江在清音閣與洪椿坪之間，自清音閣至洪椿坪有三途可循：其一，取道牛心寺會福寺而至大坪寺，降蛇倒退石階三千餘級，而達洪椿坪。其二，取道牛心寺，繞小道，經三道橋而達洪椿坪。其三，由清音閣右側小道下行，沿溪逆水而上，此溪即黑龍江也。行此道者，須攀枝緣藤，爬石涉水以過，再循溪石小道，過寄龍橋，三道橋，而抵洪椿坪。取第一途者，路遙坡陡，然為進香者所必經，遊山者較少取道。第二途徑捷而坦，但風景不多。而取黑龍江者，以溪在深谷，兩邊高山聳立，溪水隨山脈行，山曲亦曲，山高亦高，清流之聲，不絕於耳。每遇斷徑，則有亂石錯立澗中，藉以渡人。時則峽谷瓶合，險峭路絕，兩壁直立，一峽中通，峽距不及丈，高逾二百尺，蒼藤蔽天，午不見日，青淵急流，聲如雷轟，山雨暴發，尤為險惡。山僧架橋設棧道以通行人，曲折長十丈，遊者經此，莫不屏息而過。出峽，則豁然開朗，再進如前，約二里，又經一峽，此處棧閣，水深及膝，涉水二十餘步得渡，再上，則亂石堆集，高低不平，大小不一，水流湍急，難以容足，攀葛附藤，爬石涉水以過，全程崎嶇難行，驚險非常，而景色則最秀矣。探風景為目的者，甯取此途，盛夏遊之，涼爽異常，然時非炎夏，以溪水若化，奇冷刺骨，或以久雨之後，溪水盛漲，深處逾腹，不能渡矣。其二為雙飛橋，橋在清音閣前，閣依山面谷，兩側高峯連雲，二水迴抱，會於谷中，形成半島。左右兩橋，如翼雙飛，故名雙飛橋。左流之水由雷洞坪經黑水寺而來，右流者，則由九老洞經洪椿坪過黑龍江而來，二水抵此，均行於山澗中，澗狹水急，有如萬馬奔騰，各爭過其橋，而會於潭中，源深且束，二龍爭處，兀現一石，怒當其衝，中流砥柱，俗稱牛心。水勢左瀉，聲如雷鳴，匹練飛處

五四一〇九六

，白光閃眼，洗漱洞漩，飛花濺珠，此即所謂黑白二水洗牛也。渦駭壯哉！至龍門峽，則在雙飛橋東北約十里許之龍門洞，其西有鐵索橋，過橋而北，直通高橋，橋以鐵索七根組成，上鋪木板，兩旁有欄，長約六十步，高近十丈，下臨急流，不臥谷中，而連絡兩山之交通，左道茂林叢生，山道隱約，右岸茅舍二三，修竹夾道，由鐵索橋而東，順溪下行，不百步，即聞水聲潺潺，蓋即龍門峽也。兩山似合，一溪中通，峽水碧藍，深不可測，剛若似玉，光潤無比，略上有孔多處，泉水數道，由孔而出，白沫飛濺，如跳珠，如飛絮，如急雪，白色一束，沖激峽端，峽上有龍門精舍，田曾飄案，其潤亦佳，遊此者憩，可憑欄俯眺，一覽無遺。剛洗數丈，則見岩崖有圓龕，即龍門洞是也。洞口離水丈餘，壁刻東坡大書龍門二字，其他古今名人題詠甚多，內中有石蔽成凹狀，稱龍床龍枕，遊者乘舟數新而入，較之有如桃源探勝，援梯而上洞，則覺險峻倍增，依龕俯臨深潭，則有臨職較如臨深淵之概！秀矣哉；龍門峽也。

六、九老古洞　名勝之洞率若多矣，江蘇之宜興，有張公善卷之奇，浙江之杭州，有石蔽黃龍之勝，而桂林山水甲天下，無以山奇水秀，栖岩洞之多之奇，亦其一故也。其他名省之以洞而稱其名勝者，屯不可以勝數。峨山之洞，屈指可數，寥寥無幾，而所以九老洞指爲峨山特點者，蓋有故焉：相傳軒轅訪天皇眞人至此，遇一叟，問有侶乎？答以九人，故名，載於山志。九人者，古仙人也，九人名字，各冠以天字，曰：天英，天任，天柱，天心，天禽，天輔，天沖，天芮，天蓬。有此一段歷史，九老洞之名遂著。洞在山寨寺右轉約二里有半，洞山寨寺大殿右行經幾澗之道約一里，沿山向東循而下，石級平整，濃蔭蔽日，左扶石欄，右依陡山，蜿蜒下降，凡里餘抵洞。洞口有二，東西對立，分常底穴，相距不過四五丈，高約二丈，二口之間，一洞北折，深入岩內，與二口適成丁字形，內洞有鐘乳狀，深黑莫辨，深邃難測，霧氣蒸騰，實倘暗然無光，須賴寺僧燃炬以導，洞內多蝙蝠，巨同春燕，見火光則齊翅奔出，狀如閃電，百餘步處稍狹如扉，並需側身而過，上有石猶石獸，由乳凝結而有，再入則頗蛇行，且內洞甚多，易錯迷而不得出，故遊人鮮有更進者。

四、行前準備

余遊峨眉之議，起於本年初夏，而問題迭矣，遊名勝不可無伴，然人多則意志紛歧，故以利害同三人，爲最適。然適合此點亦最難，爲之不決者，凡半月餘，終得殷生毅群爲伴，而皆解決。蓋其年事正青，小伴行囊，可爲幫助，如以同與山行，一則減少賞覽之遊興，且在此物價高昂之候，亦非吾力之所能勝任，況攜殷生以往，可謂我意以轉移，我所御留，我去則行，不致以意志之不同，而生行止不一。遊伴已決，路線之選擇問題隨之興矣。自蓉去峨，以目前情形而言，可分二途，或以舟行，或以車往，先至樂山，再去峨眉。自成都至江樓至樂山，以舟行，水程凡一百八十又七九公里，中經江口，彭山，眉山，青神縣，去樂山，水大時，二三日可達，由青神至樂山一段，風景甚佳，且可一覽平羌峽，飽覽其勝。如以車往，則自成都老南門外，乘四川公路局公路車出發，經新津，彭山，眉山，夾江，而抵樂山，途中須過渡四次，全程凡一百六十三公里，但以購票之難，乘客之擠，且公路車多輛本缺，亦須二三日而達。如途中車阻，則時間尤不可預計。既明其詳，遂決以舟往，而以車返，藉可沿途多覽風景，而多遊川西若干地方也。遊伴路線已決，遂於八月二十七日踏上征途矣。

五、去樂途中

八月二十七日，星期日，陰。余等赴蓉南門，決舟不能，經友先致日託入秋後水勢驟落而妥當者，以策安全。先一日，以到河較晚，預定之船，業已開駛，另洽船艇，收錄時間無定，但以決揚，遂而壅去，計在二小時內，即行開駛，余等無法，亦只得遊遊一日，前車可鑒。故本日天方吐白，即起整裝，時之久暫，非所計

也。至十一時，承代洽之劉君見告，已停對岸望江樓河干海關旁候驗，遂即渡江，運載上船，承劉君多方協助，往來接洽，殊可感也！船費爲每人五百元。上船後，以搭客有帶貨者，與海關多所爭執，不得決，結果該搭客決定中止此行，將貨提岸，船遂得行，時已下午零時四十五分矣。船離望江樓，與成都暫別，循府河南下，途中復以舟主上岸索欠，復有耽擱，惟不久即行。四時許，天忽降雨，且雨勢漸大，勉行若干里，船夫衣褲盡濕，無法使槳，舟不得前，傍岸暫停。俄頃雨稍減，乃續進。至四時四十分，抵中和場，離望江樓僅十一公里耳。以雨勢雖止，遂即泊船於是，俟明晨續行。余與殷君，以艙中不能宿，且未帶舖程，乃即上岸覓宿於逆旅，此場雖爲鄉鎮，市集尚見熱鬧，公路穿鎮而過，路旁綠樹成蔭，頗具鎮市氣味。鎮上有華陽縣立職校，校舍頗宏敞，在鎮上漫步一週，入飯店進晚膳，以時間尚早，在逆旅前茶寮中品茗，坐觀路上行人，亦無聊之消遣也。此間逆旅，均附設於茶寮中，設備如何，不問而知矣？與鷄鳴早看天之類，略高一籌耳。天方露黑，即勉强就枕，是夜雨亦大。

八月二十八日，星期一，晴。隔昨大雨，睡夢中不知何時停止？晨五時許，急起趕返船上，東方已露日光，紅霞萬道，瀰佈東天。六時宿岸者俱下，乃解纜。行十公里半，抵中興場，時正七時三十分也。場亦爲華陽縣之一鄉鎮，雖未停船上岸，但自船上遙睇其輪廓，想必與中和場不相伯仲。復行二。七五里，過童子場，鎮較小，不及前者。又六。七五公里而抵蘇碼頭，時爲八時半也。晨起即行，尚未進食，腹中尚虛，故在此停船，俾乘客上岸充飢。此地亦屬華陽縣，鎮較中和等場爲大，今日適逢趕場，街上肩米挑擔入市求售之鄉人，充街盈巷，路爲之塞。市上貨品，以米爲大宗。余與殷君，覓館進餐，即匆匆返舟，誠恐行程也。九時二十分，解纜復行。蘇市附廓，絕少山地，至此兩岸漸見邱陵。行十一又二十五公里而過傅家場，又五。二五公里而經古佛洞，地屬仁壽縣治，鎮附若臨江，長約半里。古佛洞在鎮西部之岩石下，洞口敞而甚淺，中塑有像，爲當地古蹟。鎮遂以洞名，洞前爲廟，穿廟升石階數十級，即達洞鎮，其居民不過百餘戶耳，更進七。七五公里而抵黃龍溪，以舟主又須上岸索債，在此稍停，鎮不見大，市況如何，以未上岸，不知其狀況。停十餘分鐘即續行。此後又行三。二五公里，而過毛家渡，又五公里而過半邊街，均屬小鎮。復六。五公里而抵江口，時已下午二時一刻矣。江口爲彭山縣屬之大鎮，市街長達二里許，鎮傍山臨江，當府河與南河二水匯合之處，爲蓉樂間水道之要衝。江口鎮南里許，即爲二水會合之地，江面漸闊，水流湍急，冬季枯水時期，由樂上行重載木船，大都在此過駁，再行上駛，江口之所以名，想係寫實也。此間江中洲汀棋佈，蘆荻叢生，洪水時期，必淹而成灘，爲行舟之阻障，時當秋令，蘆花盛開，微風過處，搖曳如深揮，復同白浪一片，頗覺野趣橫生。舟主吳姓，爲江口人，停舟上岸，顧理家事，預約留此一小時，故乘客相將上岸，余等亦乘此週歷全鎮，時在下午，市集已過，故市況未見繁盛。船上過於簡陋，茶水俱無，今日晴熱，滴水未入，焦渴異常，乃在鎮品茗解渴，停留約近一小時，即趕返船上，詎尚毫無動靜，經詢問同船者，方悉自蓉至此，船上舟子，除二三人爲常僱者外，餘均臨時性，此間行舟向例，上水時以逆水行舟，沿途均需拉縴，除食宿由船主供給外，所有舟子，均給工資。下水時，則臨時性者，則僅供食宿，但以本船所供飯食，質量俱差，心有所不滿，乃紛紛上岸離去，不願續行。該船主復過於吝嗇，尚堅持自見，以致竟無願應僱者。船行遂生問題，引起全船之不滿，幾經交涉，方勉得數人，始克成行，已四時一刻矣。行四。一六公里，過彭山，此地已入岷江，即二水會合後之總稱也。彭山縣城，在江西岸，從舟上可望見其雉堞，行舟過此，例須檢查，今以吳船主爲彭山人，遙相詢答，即免手續。沿江西岸，有利國鐵廠，規模如何，不悉其詳。前進數里，江東岸現連綿不絕的小山，兩江之處，均如刀削，矗然於水道者旁，行過二十四個半邊山，即進眉州云，舟穿越江中汀峽間，數過險灘，有灘處水流湍急，波濤洶湧，過此時，舟行如射，江底卵石，以急流沖激，飄浮擺擦，

浙瀝有聲。行十公里又四[illegible]，而過太和場，時已夕陽在山，暮色蒼茫矣。余操坐舟橫，極目四望，江風徐來，熱意全消，復行十二．四三公里，而至王渡，王渡爲眉山東外渡口，至眉州者，在此登陸，換舟溯江而西，以達眉山。縣城離江約二三公里，舟行所不經，時已萬家燈火，蓋近七時半矣。蜀地江多暗灘，黑夜不能行舟，故即夜泊於是。余與殷君，復上岸覓宿，王渡僅茅屋十餘椽，村店七八家而已，士人稱爲么店子者然也。旅店爲雞鳴早看天之流，附設於茶室，亦不過二家，旅途過此，不能宿於船艙，則舍此外亦別無宿所矣。初嘗況味於昨宵，以地近蕃郊，尚可勉强過去，此間所過者，更較昨過者而下之，然舍此不宿，將何求耶？宿處已決，乃思進餐矣。今日除在蘇碼頭已進早午合餐外，尚未進一粒也，腹中飢腸轆轆，故即遍歷全村，竟無飯店，不得已勉就小麵舖覓食，孰知除所買甜水麵佐以椒末而外，油與鹽無有也。菜蔬亦以過晚，不可求也，其他更無論矣，人於萬分無奈之時，每可降格以求，然此間情形，萬非意料所能及，不得已即以甜水麵充飢，亦平生之第一次遭遇，値得一記者也。食後踱坐江干，以候睡魔降臨，九時許，即就枕，旋枕即入夢，亦幸事也。

八月二十九日，星期二，晴。是日拂曉，東方方露魚白色，即下床踱江干，下船未數分鐘，即解纜行。晨光微曦中，枯坐舟後，晨風微拂，透入襟袖，頗有涼意。沙鷗二三，自汀上蘆叢中，聞人聲而驚起，飛鳴上下，點綴晨間景色。自彭山以南，兩岸所見農作物，除玉蜀黍高粱以外，種蔗者亦頗多，與內江一帶相彷，亦無遜色。在晨光中倒影水中，景趣盎然。俄而旭日昇露地平線上，紅光萬道，透露雲間，水中所映倒影，形成無數閃動紅條，與西岸之蔗田倒影，遙相對照，此種景色，設非舟行，無由窺見也。六時二十分抵張家坎，離王渡已十又三〇公里矣，全舟乘客晨間均未盥洗，適舟主須上岸購米，乃停船上岸，盥洗者盥洗，進膳者進膳。七時復行九．五三公里而過太平場，遙望西南，山峯隱約，兩岸綠樹成林，江中輕帆點點，往來波光瀲影之中，上水各舟，傍岸而行，拉縴者吆喝呼嘯，傴僂而前，動靜景色，一一映入眼簾。前行十又六〇公里而抵草街子，時九時一刻也。草街子者，青神縣東門外之沿江小鎮也。鎮上房屋均爲茅蓋之，店鋪大半爲飯舖與茶店，蓋均專供行舟過此者之所需而設，惟均過於簡陋，而欠清潔，現在岷江航務業關永通要道，舟楫日常往來頻繁，旅客當亦匪少，沿江各地食宿設備，如能分由各縣地方當局予以指導，切實改進，則其造福於旅客，豈淺鮮哉？十時二十分續行，自青神以南，東岸皆山，連綿不絕，樹木青葱，風景幽雅，九．七二而過劉家場，又十．一五公里而過漢陽壩，在經木魚灘後，江繞山成大灣，歷程十餘公里，如翻山而過，則僅過二三公里耳。此段江流設能鑿山以通，裁灣取直，則航線縮短不少，影響於航運者至鉅。十二時許，舟行平羌峽間，兩岸高山欲合，巖壁聳立，峯迴水轉，舟盤旋穿行其間，富春江上景色，亦不是過也。此段風景秀麗，爲全程冠，取水道去樂，不虛吾行也。下午二時半抵板橋溪，地距漢陽壩爲十六又九九公里。舟抵板橋溪後，船夫又生問題，舟主不願以原舟還駛樂山，乃改乘小舟，載以續進。全船乘者達三十餘人，艙底均滿裝貨物與行李，乘客高據艙面，一葉扁舟，飄蕩於遼闊之江面，設一傾側，尙堪設想耶？故無不屏息危坐，不敢稍動。四時二十分啓行，五．二九公里而過關帝廟，時已五時三十分矣。又行十五．一七公里，而安抵樂山北外之汽車輪渡，乃舍舟登陸，驚恐之氣，至是一舒，登陸後，雇車逕入城內，投宿大陸旅館，時已街燈齊明矣。晚飯時天又大雨如注，飯後冒雨就浴於青衣江浴室，以滌三日征塵。該浴室以地瀕青衣江（即銅河）畔，故以江名命名，開幕尙不及一載，設備尙佳，得此一浴，精神爲之一爽，是夜暢睡。

六、嘉定一日

樂山舊屬嘉定府，廢府以後，稱樂山縣，今有以嘉定稱之者，亦有以樂山稱之者，實則二而一也。地處岷江與銅河之匯，形似半島，城東南臨江，西南背山，而西北爲平原，拖逾豁開放道之衙。昔樂西

五四一〇九九

成樂諸公路之交點。物產以絲米為大宗，嘉定大綢，為後方之名產。岷江東岸，崗巒起伏，有如屏障，凌雲山隔江與城對峙，山明水秀，風景絕佳。上有大佛寺，臨流懸崖，刻大佛一尊，高凡三百六十尺，足臨清流，頭平山頂，工程奇偉。東坡樓亦在山上，其下流鄰山，名曰烏尤。上有烏尤寺，懸岩臨江，有如鎮江之北固山然，均樂山之名勝也。余等志在游覽，對此勝地，曷可以輕輕放棄，故決留此一日以領略之。

八月三十日，星期三，上午雨，下午晴。昨宵竟夜大雨，至晨未止，聞樂西公路在樂峨間，有區間車可通，果爾，則預擬以人力車去峨者，可以公路車代步矣。故於起身後，略進早點，即往北門外樂西公路局，詢問行車情形，獲悉每日上午九時，由樂去峨，而於下午開回。七時起即開始登記，票價為每人一百八十八元，較之人力車非每輛千元者，相去遠矣。本日以雨，青衣江水漲流急，無法過渡，故停止駛行。明日如何，需視江水是否退落而定。詢明後，折返城內，至青華巷武漢大學工學院教職員宿舍拜訪譚院長夫人，面致譚院長在蓉託寄之物，承留邀午膳。時已雨霽天晴，下午辭出，途中邂逅武大工院秘書陳主任季丹，談悉譚院長曾來電，請代招待，人地生疏，遊覽未免感覺困難，今承陳先生願作識途老馬，便利多矣。乃同趨安瀾門，擬舟渡江，先往烏尤寺。安瀾門在城之東南隅銅河畔，銅河或稱青衣河，出城門，即臨江邊。昨日大雨，江水陡漲，波濤洶湧，舟行頗險，舟人索渡資一千四百元，僅渡一江，竟索如許，可謂駭人聽聞矣。乃改變計劃，另趨北鄰一門，門亦臨江，惟為岷江而非銅河，此處水勢較緩，渡資僅費五十元，兩者相較，直不可以道里計矣。既渡，登凌雲山，山徑懸岩，下臨急流，岩壁刻佛，無慮數百，然以石質鬆弱，都已損毀，國人對於古蹟名勝，每不能盡量保護，故鮮少能垂久遠者，良可惜也！沿山北麓石級而上，左依懸崖，右扶石欄，憑欄俯眺，銅河與岷江會合處，即在脚底。西岸樂山，全景歷歷在目，市區適在半島形之二水匯角上，路左懸崖上，亦刻佛幾滿，身歷其處，疑入佛國。題詠刻壁，亦所在皆是，惜以年代久遠，半多蝕損剝落，路旁有放生池，池為方形，傍岩而築，山瀑下瀉，流注池中，池中是否放有魚鱉，不悉其詳，放生池而設於山上，亦匪夷所思也。池上瀑後，石壁刻一鉅大「龍」字，廣袤各丈餘，四週佈滿青藤，頗具幽趣。再上，壁刻「蘇東坡載酒時遊處」八大字，想見當年蘇公對此賞識之深。蓋蘇公為眉山人，樂山名勝，近在咫尺，載酒時遊，文人雅事，宜乎此間多蘇氏之遺蹟也。其上，有狂草「虎」字刻岩，與一鉅龍字，上下爭輝。過爾雅台，山上水滴，滴瀝而下，故稱雨花。其旁一洞，內塑石彌陀佛一尊，笑口常開，宛若在此歡迎上山者。陟壁為大坪，坪後大佛寺在焉。寺倚岩面江，左臨深谷，谷中鑿石成佛，足臨清流，頭齊岩頂，頭部高可三丈，耳廓可容人立，全長約達三百六十尺云，誠大佛也。佛後及左右均圍以石欄，以護遊人，立石欄旁，僅能窺見佛之頭部，須放舟江中，方得見其全身也。余耳大佛之名久矣，尚以為高達數丈而已，見此嘆觀止矣。相傳「唐開元初，有僧海通，於靈寶峯側峭壁處，鑿彌勒大像，修三百六十尺，未成，海通圓寂。貞元間，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續成之，飾以金碧，覆以岑廬，號大象閣。宋易天寧閣，明末，寇毀之。」近有重修者，以□資不易，未果，僅略事修補，無復舊觀矣。凌雲擅嘉州山水之勝，有此大佛，其名遂益彰，余等以遊烏尤後，仍須返道過此，為節省時間，故越大佛寺而前。佛右岩上，亦一坪地，上建小閣，曲欄圍之，內設茶座，可覽江景，可觀佛像，綠柳蔭濃，盛夏納涼之好處所也。其東首絕頂，翼然小樓，即東坡樓也。經小閣南行，石級下山，坡頭岩壁，有石洞曰海師洞，是否為海通和尚習靜處，不詳。下坡時，坡側多石穴，形似石廓，據陳主任見告，謂係蠻洞，為昔蠻人洞居之處。但或為昔人墓穴，亦未可知。洞內有石床之屬則蠻洞之說較屬可信，現以空襲頻仍，多有權充防空洞者。下坡後更過一山，山麓下臨急流，對岸即為烏尤山，銅河與岷江會合後，至此更岐而為二。環烏尤山而復合，故烏尤山適當二水急流之衝，成中流之砥柱，余等所歷之處，即其

瀑流之一，浪擊岩石，飛花濺沫，濤聲澎湃，有如雷鳴。喚舟橫渡，蕩心怡目，既達烏尤山，由山麓拾級而昇。烏尤山遍山皆樹，隔江望之，但見青葱一片，緣行其間，不見天日。迂迴而上，山半有亭曰「化成」，供由烏尤寺後門上山者憩足之所，就亭略坐，以資息足。沿途石級，青苔斑斕，溜滑異常，但相當整潔，勝於大佛寺。小坐後上，復數十級，坡略下，稍進，即達烏尤寺山門。門前多有石級，直通山前大江沿岸，自安瀾門渡江來山者，由此以登，山門有額曰「青衣別島」四字。入門為天王殿，殿後迎面為彌陀殿，殿甚小，僅塑金身立佛一尊，左折繞殿而後，左為懸岩，右即大殿。門楣為正覺禪林四字，門內為殿，殿後為廣院，院後即大雄寶殿。殿左右有廡，廡前各有一亭，左鐘而右鼓，亭壁嵌心經全部石刻。出大殿而右，路旁一池，形如新月。池後為羅漢堂，塑五百羅漢像，塑工生動。池前有曲徑通爾雅台，台臨江面，建築精美，風景幽雅，寫讀於此，可助文思，相傳為郭璞作爾雅處也。立台上翹首西望，峨眉秀影，若隱若現，寺中碑刻頗多，選勝一二，留資紀念。時逾五時，忽忽循原道渡返大佛寺，入內補遊，以竟此游之興。寺貌[illegible]巍峨，寺後藏經樓，為新式洋樓，精美而兼宏壯，樓右側有門，可通東坡樓，立藏經樓前，亦可望見之，以夕陽在山，未歷其地，即取道下山，渡江返樂。是晚承陳主任邀宴，八時許，謝別歸寓。

七、上山路線

峨山名勝，以範圍頗廣，可分三部：其一為山麓部份，風景頗少但有若干廟宇古蹟，可供探尋。第二為半山部，由報國寺至雙飛橋之一段屬之，有龍門洞神水閣諸勝。第三為山頂部，雙飛橋以上屬之。自雙飛橋以上，以迄蓮花寺，為全山風景最秀麗部份，更上則為極頂部份矣。山頂部份，除風景秀麗外，廟宇古蹟亦最多，且可見佛光佛燈諸勝。由山麓至雙飛橋，有大小二道，自報國寺經伏虎寺神水閣而至雙飛橋為大道，上山者多取此道。若由蕭店子趨黃灣經龍門洞過仙橋白龍洞而至雙飛橋，是為小道，出山時多取此路。大小二道之間，另有小道二：其一由報國寺至黃灣，其一自遇仙橋左行經寶福寺而着渡雙飛橋。至雙飛橋以上至蓮花寺，亦有大小二道，由雙飛橋經萬年寺，過蓮花寺為大路，若取小道，則經九老洞至蓮花寺。遊山者多經小道而上，由大路而下，以小路坡陡路險，上山易於防範，下山則易失足跌滑，且路窄而滑，傾跌堪虞，不若由大路下山，坡坦路寬，易於行走也。朝佛者則相反，自蓮花寺以上，則為單行大路，上下均須經過。余等此行，抵峨眉山後，決取通常遊山者所取路線而上下焉。

八、離樂上山

八月三十一日，星期四，晴。黎明即起，整理行裝，六時離旅館，今日雖已放晴，但開車與否，尚難決定，須視青衣江水位是否已經低落而定。爰就站前茶座，靜候消息。在座得識粵人何澤全君，談悉將單獨遊峨，自渠獲悉余等此行之目的後，約為同伴。至八時半，有開車消息，由曾君接洽，購就車票三紙，一切就緒，延於十時十五分開車。乘客僅五十餘人，相當舒暢，沿途所經，田多桑稻，稻已登場，本年收成，十分豐稔。嘉定以產絲著，見夫桑林櫛比，可作明證。蠶桑學校，亦設於此處。車西行八公里，而抵徐瀔橋，橋西端岸土塌崩，不能通，乃取便道涉水而過。復前數十武，至青衣江岸候渡。車以水位仍未低落，江闊流急，渡船不能行，車不得前，遂與曾君等改坐觔板過江，徒步前行。過蘇稽橋，橋為鋼骨水泥所製，長約百尺，過橋而西，約行三公里，以每輛六百元之代價僱得人力車代步，時為十一時半也。十二時二十分，過[illegible]山，村店數家而已。下午一時一刻，抵正字場，以時已過午，腹中尚虛，在路旁小店，略進[illegible]充飢。一時四十五分續行，二時零七分，在路標為二十四公里半處，路上橫跨木坊，標曰峨眉縣東界，穿坊而西，即入峨眉縣境矣。二時三刻，車入峨眉市區，至此止。峨眉縣城，自去冬慘遭回祿，全城房屋，燬付一炬，無家可歸者，無慮數萬人，雖經政府撥款救濟，仍屬杯水

車薪。現在城內房屋，大部份均屬草房，較完整之瓦房，倘霪霖可致。我國縣市消防設備，大都簡陋異常，甚有毫無準備者，一旦有警，束手無策，演成慘劇，甚望負地方責者，能多加注意，亦增進市政之一端也。城中街道，尚見整潔，惟兩側下水道，每隔數丈，各留一方口，有階級可升降，市民就此洗滌，雖下水道亦通流水，然究非衛生之道，如遇天雨，街上積水，挾污物傾瀉而入，其不潔尤可想見。雖曰地臨山麓，水源欠暢，然下水道與食用水源，必須分開，否則其如市民之健康乎？雉堞已除，市區面積，廣約一方里，商店以食糧藥材爲多，蓋峨山產藥材，以此爲輸出市場也。入東門，繞出南門，南門現稱中正門，路名勝峯門，越儒林橋，經儒林街，過回龍寺，寺爲峨山惟一之丘尼菴，亦入山時山麓部份之第一座廟宇也。路左爲峨神廟，再進經三聖宮，廟前有黃葛樹多株，大可五六圍，蔭蔽數畝，是處公路，已回入樂西公路矣，公路汽車站，即設於是。附近新建峨山旅行社，設備閎敞完善，再前，過璧山廟，菩薩庵，興聖寺，圓覺寺，而抵聖積寺。以前各廟，均簡陋異常，未入觀光。聖積寺適公路左側，舊爲萬曆年磚殿脚菴，即古慈福院也。在該寺前老寶樓前，有黃葛二株，皆六七圍，數百年之物也。旁立大石碑，文曰「古慈福院」四字，爲明萬曆間高重題篆，相傳爲古軒轅黃帝問道於廣成子處，明正德三年，內江王公重修，萬曆二十五年四川巡撫萬任布政使楊國明重修接引殿，清康熙十一年，御史盧明命重建大雄寶殿，後燬於火，修復後，規模狹隘，頗不如前。大殿內，祀銅鑄普賢騎象金身，身長丈六，象伏地，長亦如之，係唐宋時物。兩旁銅佛數尊，中置銅鼎，工極精美。寺中古蹟，大門前之古老寶樓，爲高僧慧定所建，因樓額有宋魏了翁書「峨山眞景」四字，又名眞景樓，土人訛爲了鴉樓，鴉爲慈烏，故僧伽擬絕慈念之意。樓上層懸八卦銅鐘，爲明嘉靖中別傳和尚募鑄，或云創於元代，高九尺，徑八尺，重二萬五千斤，下緣作波浪紋，鐘聲洪亮無比，聖積晚鐘，爲峨山十景之一。殿內有華嚴銅塔，舊在老寶樓前，今移殿內，爲永川萬華軒施製。高二丈，凡十四層，上鑄小佛四千七百尊，旁鑄華嚴經全部，色古工精，至爲可貴。出聖積寺，循公路西南行，過普賢橋，即抵文昌閣。又前約一公里，爲保寧寺，係九老洞之脚菴。過瑜伽河，渡橋，即爲蕭店子，村店數家而已。路右有小道通黃灣，遊客通常下山之小道也。沿公路前進，遂架二橋，經萬行莊，莊爲金頂脚菴，再過了龍廟，馬路即岐而爲二，直進可達西康，右路二木坊跨路而立，曰報國路，通報國寺之入山孔道也。右折穿坊而前，約行一公里許，一亭矗立路左，繞亭左折，通伏虎寺，經亭前，兩旁村店二三，過此二三十步，古樹參天。路右林中，報國寺在焉。山麓部即此而止，山門右側，有遊山指導所，入山遊覽者，在此留名登記。所內陳列，峨山出品標本，供遊山者之參攷，並出售峨嵋導遊，爲遊山之之指南針。寺爲古會宗堂，一名開宗堂，又名會宗坊，明道人明光開建，有碑記立伏虎寺，堂原在伏虎寺右山麓，嗣遷至此，清初始易今名。寺建築宏敞，前殿門額有　蔣主席所題「精忠報國」四字。二殿上供三世佛，三殿供七佛，最後爲普賢殿，上有藏經樓。前殿左側爲客堂，右爲新修梧亭水池及客房，頗爲雅潔。寺每年可收田租三四百担，爲入山第一大叢林也。時近五時，天色尚早，原擬宿此，今改變計劃，進宿雙飛橋之惠民圖書館，乃小坐即行，出寺前，忘未探詢路徑，故出寺左折而南，所歷多羊腸小道，數越小山，行約二公里，過一村鎮，詢諸鎮人，答曰黃灣，方悉原定路線取大路以往雙飛橋，而於出山時取小路之計劃，已告差誤，易取支路以達小路而上山矣。事已至此，悔亦無及。好在至雙飛橋而後，仍得按照原定路線之其餘部份而前進，待回至雙飛橋後，再取本日原定而未經之部份以出山，亦未爲不可。過黃灣後左折而登，路較寬整，左傍山岩，右臨溪谷，山愈進而漸高，谷愈進而愈深。俄抵一處，路右谷中，兩岸岩石欲合，有如石門，溪水流越其下，是爲龍門溪。兩岸岩壁千尋，色如翠玉，光潤照人，有兩瀑布各出一岩頂，相對飛下，岩根有盤石承之，激而濺沫跳珠，常有霜葉隨流而出，相傳卽呂仙劍劃十字洞旁叢篁遺墜也。岩畔有洞，曰龍門洞，入水可二丈，

錐人攀援至洞口，入口亦另透天光一線，豁然開朗，左壁刻龍門二大字，爲宋蘇東坡書，一云富春孫公燮鐫也。石凸凹作鱗爪，名以龍床龍枕，援梯而上，俯臨深潭，紺碧無底，宋范大成嘗泛舟遊此，稱爲峨嵋風景第一佳處。溪上路旁，有水力石磨一所，西鄰爲龍門精舍，可供棲息餐點，其麵點稱峨山之首。逾此前行，約半里，經鐵索橋，更前百餘步，迎面一坊，額曰龍門堰，爲川省府張主席羣所題。穿坊沿溪前進百數十步，可抵石船子，再進即蓮堰口，原可通行，近以洪水冲燬路面，不易越過。在坊前左折上坡，繞經堰上，時已暮色蒼茫，乃急足行。幸道旁常見農家，就詢路由，不致迷失。近二公里，而過涼風崗，更前里許，將抵過仙橋，左折取支路達廣福寺。過寺不久，但聞水聲轟轟，振耳欲聾，時已昏黑，沿途風景如何，無從瀏覽。

俄而林隙透露火光數點，謂已抵雙飛橋矣。下坡右折，沿溪[illegible]惠民圖書館，今日止宿之目的地也。抵館時，已七時半矣。館址所在，爲雙飛下山之牛心石附近，雖有亭閣，木橋，使人參觀點內二水洗牛心之奇景。館屋二層，樓下爲圖書館，樓上則附設新生活運動宿舍，使遊人止宿。館中本尚有醫藥設備，專爲山上居民及遊人服務，近以山洪爆發，醫藥室爲水冲毀，一應設備，隨付東流，損失不貲。館爲蔣[illegible]女士所創，本其服務人羣之目的，在深山窮谷之中，創此福利事業，使山中有文化有健康，蔣館長亦有心人哉！飯食頗精美，宿舍亦整潔，而取價則甚廉。本日以抵館已在暮夜，附近景色，無從瀏覽，明牛心水際，則已充分領略矣。

康藏人服飾憶略（一）

馬若達

一、衣

康藏人所穿的外衣，身長約一身又半，不分男女，都是一樣，曲線美，他們也還沒有注意到，衣服腰身更是很肥大的。這麼長的衣服，在他們和她們，是必有意義存在的，因爲他們衣服上面，沒有所謂「口袋」的具備，他們衣服穿在身上，把長的部份，提摺起來，再用腰帶束起，摺起來的部份，其面可以容納五六斗的米糧，什麼鈔票硬幣以及各種零用物件，都可以放在身邊隨取用方便。因爲這樣，他們的衣服所以需要長，而腰帶之爲物，在康藏人服裝部份，也佔極重要地位。

除了這種作用之外，還有一種更重要的用處，康藏人居家，沒有被褥的設備，到夜裏用以裹身的東西，還是這套又肥又長的衣服，他們這套長大的衣服，白天穿起來，可利用裝東西，夜間脫下來，可以當被蓋，日夜兩用，所以他們外出時，沒有攜帶行李的麻煩。

衣服上面，沒有鈕扣，與內地「出家」人穿的衣服相仿。衣料可以自製，什麼「氆氌」「褐子」是利用羊毛製的，非常堅實，好的氆氌，可以穿二三十年。其他布疋，都是外來的。

二、履

康藏人不論男女，都穿靴子，名曰「杭木噶」，漢人有名之爲「蠻杭」的，又有名之爲「蠻靴」的，統甚長，可及膝，有完全用皮製的，也有靴底用皮統用氆氌的，因爲靴統長，穿起來，人的腿部，總不會外露，除此之外，他們穿的，沒有別的式樣的鞋子。

這種長統靴，爬山涉水踏雪，都很需要的，康藏地帶，多是崇山峻嶺，每年有很長時間，是遍地冰雪，更有很長雨季。當地有兩句流行的諺語：「一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臘，學狗爬。」像在內地穿的布鞋與皮鞋，走那種路，是都不能勝任的。

峨山之戀

——峨山八記之八——

黃大愛

——作者金頂朝日新詩

太陽爬上了地平線，
萬道金光透滿了半天，
佈滿了紫雲紅雲綠雲，
還有些像瑪瑙和玉片。
巍巍的山峯不斷地綿延，
峻秀的金頂現出眼前，
牠驕傲地向天獨立，
衝破了大地的雲烟。
金光射着金頂的崖下，
更增加了它的威嚴，
大地仍是靜寂寂的，
金頂的顏色，已經換了幾遍。
東方的巨人已經站起，
世界遍地起着烽烟，
光明之神已到人間，
隨着牠奔回家園！

這首小詩，是在峨眉山後平原上的鞠漕村裏，早晨看日出射到金頂的情形而作的。那種千變萬化的情形，實在令人留戀，起初天空只有一點薄薄的雲，金頂蔚藍色地獨立半天，漸漸地太陽光射到金頂崖下，反射成金光，再照到雨上，頂也便成金色了！也許這就是金頂命名的源由罷！漸漸地底下白雲也加多了，太陽射在雲上，把雲也染上五顏六色，底爲最美麗的彩色圖案！這美景使我永遠不能忘懷，金頂是千變萬化的，雨天、陰天、晴天、早晨、中午、晚上，都不相同，四季也不[illegible]，冬天就頂上白雪皚皚，踏鐵長空萬里無雲的碧色藍天；……種種的美妙，寫也寫不盡，啊！峨山，我懷念妳；妳的美景太多了，這峨山八記只是寫出了妳的百分之一而已。

這裏，我把峨山的名勝古蹟……儘記錄所及寫在下面。

從縣城做出發點寫起：

一、縣城門口的化龍橋，是古蹟。
二、車站旁的峨山旅行社，可以遙望峨山。
三、十里山的楓園，秋天一片紅林。
四、萬行莊的遠望，四周白牆，極爲雄壯。

五、保甯寺的幽靜，廟旁溪流淙淙。
六、保甯寺前二十丈公路上的橋旁茶店，可聽泉聲，可望峨山。
七、聖積寺的丁擣樓，一萬多斤的大鐘，可以聲聞百里。
八、聖積寺裏的七八尺高的銅塔，上刻華嚴經全部。
九、聖積寺前兩棵大榕樹，大可數畝，東望像大象。
十、萬行莊到報國寺的小路，曲徑通幽，有山林田園的美麗。
十一、報國寺前公路的賞月，新月如鉤，掛在藍天的山谷樹梢。
十二、報國寺前的森天大樹，像站班也似的。
十三、報國寺的七佛殿，七佛雄偉。
十四、報國寺的帶月山房，吟翠樓，幽雅清靜。
十五、報國寺到伏虎寺路上，溪流湍急，奔騰如雷，半途中有裸體美人樹，形狀極像婦人裸體。
十六、到伏虎寺下的虎溪，在橋上可以見流螢萬點。
十七、廟門口幾株桂花，每年三開，香聞山下。
十八、張三豐的古蹟和狂草，是古蹟。
十九、殿後的羅漢堂，有五百羅漢。
二十、羅峯幽美，可以觀月觀日出，且可隱居。
廿一、虎背山像屏風似的卓立，可以看紅葉。
廿二、下山對面的鳳坪形勢險峻，可以遠眺。
廿三、上山去涼風橋一帶涼爽，水聲極大。
廿四、涼風橋處在山谷，到雷音寺的一道直坡。
廿五、新開寺的西人避暑地，以及寺前的[illegible]。
廿六、純陽殿在山下一帶突高，竹林夾道，恍如杭州韜光。
廿七、慧燈寺小巧雅潔，是山上惟一可看全山的地方。
廿八、清音閣的雙橋清音，以及黑白二水和中心的奇觀。
廿九、黑龍江的清幽，白雲峽的雄壯，溪水的清冽，棧道的奇怪。
三十、洪椿坪的蛙鳴，早晨烟雨，和林故主席署邸的對山靜坐，以及三棵古椿。
卅一、九十九倒拐的長坡，越爬越高。
卅二、仙峯寺的宏偉，葉疏的精緻。
卅三、仙峯寺前的猴羣，和每年只開幾天的珙桐花。
卅四、九老洞二里多深的幽邃。
卅五、洞口不遠的軒轅台，俯觀華嚴頂下千山萬壑。
卅六、從九老洞上山的路上，九嶺崗的奇峯秀濛。
卅七、蓮花寺的蓮花石。
卅八、洗象池下五里長的鑽天坡，陡峻得很。
卅九、洗象池的觀日出，觀月，觀佛燈，觀猴羣。
四十、羅漢三坡的長而險。
四十一、沿途遍地的杉木，和冷杉，冷杉是愈高愈多。
四十二、途中遠眺弓背山，和下面諸峯。
四十三、白雲寺的終年在雲霧裏。
四十四、雷洞坪懸崖下的雷聲白雲。
四十五、接引殿的觀佛光，觀佛燈，觀雲海和十八大[illegible]

佛。

四十六、天門石的兩塊大石，形如門立。
四十七、沉香塔的和尚肉身，舊叫做寶肉身。
四十八、錫瓦殿的錫瓦。
四十九、金頂殿宇的雄偉和玉佛。
五十、千佛頂的千佛和崖後的象鼻石。
五十一、萬佛頂的萬佛。
五十二、臥雲殿的獨峙一角，叫做銀頂。
五十三、前四處的觀雲海，觀日出，觀佛光，觀佛燈，觀月，觀西康的大雪山，瓦屋上，晒經山。
五十四、冰雪菴的小巧雅緻幽靜。
五十五、金頂的鋼塔。
（山頂至此止，自下山路線達花石至華嚴頂起）
五十六、華嚴頂的孤峯突起。
五十七、冬季的華嚴頂觀雪。
五十八、萬年寺的半山平野，如到平地，廟裏有貝葉舍利子。
五十九、磚殿的丈六普賢金身騎大象。
六十、新殿的十三斤佛牙。
六十一、羅殿的三尊大銅佛，殿前的大銅爐。
六十二、放光坡，觀音嶺，仙女坡，鬼門關，觀心坡，一帶的險峻。
六十三、白龍洞的康熙楠木，森天成林。
六十四、龍門峽的幽勝，峽水碧藍，瀑布翠飛。
六十五、龍門鐵橋的險峻，和遠眺。
六十六、大坪寺的仙姬彈琴，猴子坡蛇倒退的危險。
六十七、大坪寺冬天的觀雪景，晴天的看山。
六十八、大峨寺的神水，相傳可通到湖北。
六十九、滿山的杪欏花，紅白相間。
七十、鐘岩寺的疊翠。
七十一、二峨山的豬肝洞，和鐵索孝心橋。
七十二、高橋河下的石泉清水。
七十三、物濟青龍場到縣城的綠野平疇，菜子開花一片黃。
七十四、符池的山光水色。
七十五、縣城北外卅里的四峨山，石山雄偉。
七十六、龍池村的將軍府，有八十一個大井。
七十七、齊大廟的御賜玉印，藏經。
七十八、冬季的滿山遍野的大雪紛飛，一望無際。
七十九、黑水寺的八音池，虎跳橋。
八十、萬年寺後的石筍溝，着石筍。
八十一、樂山的凌雲烏尤山上或夾江青衣江上的遠望峨嵋。

這八十一條是隨手寫來，遺忘的自然很多，就此也可以見峨山的名勝古蹟神話之多。有許多名不符實和無多大價值的，我都沒有寫。這些都是值得游人欣賞的。

峨眉山離縣城十五里，游山可從縣城或報國寺出發，可惜峨眉城在民國卅一年和卅三年兩次大火，全城總去十分之九，現在正宜新修築，元氣未復，卅二年秋，省政府為了保持名勝地點起見，特別設立峨眉山管理局來管理峨山區域。

峨山，這秀美的風景樂園，假若能加以人工的整理，使游客能很便利的游覽，一定可以為最大的風景區，和杭州西湖媲美，現在交通是相當的不便，而且山上的旅舍設備，和名勝導引碑也沒有，只有靠和尚僧寺來做嚮導和旅舍，還是保留幾百年前的風味。

懷想峨山，到過峨山的人，沒有一個不留連忘返的！峨山美麗的歷史，到現在已經一千多年了，祝福她永遠秀麗，永遠峙立天邊!!（完）

從天津歸來【上篇】

欣之

一 天津到太原

那天——二月五號——我正在教一位學生讀英文的時候，忽然聽見樓下喊叫說「北平來電話了！」這一句話立刻擾亂我心中的平靜，不知是喜歡還是難過，到內地去的計劃在舊年底已經決定，旅伴亦已約好，只是行期尚未定規，本預備在新年初動身，但因為領導我們的人，事情總辦不完，就擱了一個多月，忙亂的心情已經沈靜下來。現在有了電話，知道行期不會再延緩，立刻感覺到非常的緊張。

這是我第一次離家到如此遠的地方，當然有些戀戀不捨。過了兩天雜亂無章，心神不定的生活，便同母親乘火車到北平。我們同行五人約好在北平相聚一同出發。平津間的車真擁擠非常。因為開的次數屢次減少，車輛又不多，所以無論一二三那一等車無處不是堆滿了乘客。車站比從前大的多，但那擁擠的情形實在嚇人，買票的，等車的，打成一片。其中以跑買賣的小商人及鄉下人佔多數。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帶着大包小包，受着警察的責罵鞭打。每次看到他們就要想起 Uncle Tom,s Cabin裏的黑奴市場，同 GraPes of wrath裏的抱着滿心希望而結果到處失望與受壓迫的採摘果子的工人，心中生出無限的悲感！

到北平時正括着大風，雖然有太陽，卻冷得很。我騎了自行車，同母親前門，後門，東城，西城，北城，南城，足跑了一下午，拜訪親友。母親坐着一輛三輪車，這是事變後平津新興的一種交通工具，是人力及腳踏車的合併，走起來比人力車又快又省力。雖然比人力車費些，但多數人都喜歡乘坐牠。

我們原定九號起程：八號早晨大家見面之後又推延到十一號。我便乘這機會又回家一次，一方面免得母親獨行的寂寞，一方面取些厚暖的衣服。同行五人中的領導者解先生是山西人，又是老前輩。他說路上冷得很，衣服不穿夠，腿都會凍掉的。他的太太也如此說，我只好遵命。回津的車比來時更擠。站了一路，又熱又累。出了站台，才舒舒服服的吸一口清涼空氣。

二月十一日晴，早晨，又騎了自行車到北城去拜訪一位朋友，午後兩點多鐘便同解先生，解太太，南君，衍君兩位青年人先後到了前門車站，因為朋友的照顧，很順利地連人帶行李（大小共二十七件）和許多送行的人一同進了站，上了車，那天正是陰曆臘月二十九日，所以旅客不多，每人都有座位，三點鐘時，車便開動了。

我們都很高興，這次旅行能如此順利的起始，給我們不少勇氣。但是仍不敢太隨意地談話，深恐引起旁人的注意。

二月十二日，清早應開到太原的車，中午才開到。這種誤點乃是家常便飯，不足為奇。我是第一次走這條路，看到那雪蓋的高山，凍着的山水，真是開心。那彎彎曲曲的鐵軌沿着山腳左轉右轉像一條長蛇。天氣的確冷得很，我雖穿了大衣，棉襖，長褲，厚襪，棉鞋，腳仍凍的有些痛。但我們仍常站到車門口（我們的車是最末的一節）去觀望欣賞在平津看不到的野景。

中午到達時，因為事前已有接洽，有人到站來接，又能很順利地出了車站，進了太原城，過城門時，行人都要對崗位鞠躬，這件事

先生已經囑咐過我們多次，當然不會忘記。這城雖然不小，但是破舊不堪；街道狹而多土，小巷差不多為垃圾及髒水佔去一半。雖然是年底，卻沒有一點熱鬧的景象。曾久住過太原的蔣先生同他的太太，這次再來拜訪，使他們嘆息不止：「太原與從前差得太遠了！」

把行李安置在蔣先生的朋友家之後，（我們不敢住旅館，恐怕在路受盤問）用過午飯，便趕快到大街上去逛逛一趟，因為明天就是舊曆元旦，舖戶照例至少要放假五天。

二月十三日，舊曆元旦！沒有想到會到太原來過年！天氣頗溫暖，好像初春。我們彼此拜完年後，便又到外邊遊覽。只見個個舖戶都關着門，門的上端懸着雜色的紙旗，上面寫着「一齊天同慶」，「新年同樂」，等字樣，每個門上都貼着用紅紙做的三角袋，上面寫着「恭賀新禧，多謝多謝！」這是為來拜年人放片子用的。街上來來往往許多人，都是穿戴整齊，忙着拜年，昨日所見少數的人力車，今天一個也見不到了，原來此地仍保持舊習慣。過年時百業停停，大家除了互相拜年外，便在家中吃餃子，吃火鍋，喝酒，打牌玩樂。他們的理由是：一年之中只過一次年，還不應該多多休息快樂一下？

無形中在太原住了八九天。每天的要務就是逛大街，寫家信，吃飯後，打Bridge。係先生在此有許多老朋友，互相拜訪，留住敘談。許多次他帶了我們去拜訪他的好朋友，因此得拜見到不少受[illegible]的學者。認識到當地人家及地方上的風光習俗。

最引我注意的總是此地房屋的屋脊。無論房子是多麼的破舊，獨的是屋脊總是整齊的刻着很好看的花紋，兩端有翹起的龍頭裝飾，加上藍色的天空作背景，真是美麗極了，在平津雖然看不到。據云這是因為在滿清的時候，太原離京城遠，所以人民敢用這種裝飾。還有就是此地的街道都是「丁」字形的，事變後才有幾條十字路，據說這是從前為防備人民叛亂的。此外又引起我注意的是操山西人話語的[illegible]，他們一[illegible]的字，總比我們的小些。起初我聽不慣，也不太懂，後來漸漸的好了，現在我很欣賞山西話。

我們曾被請吃過數次飯，每次都有火鍋。火鍋的內容，都相當多，有大肥肉片，肉圓子，山藥塊，豆腐粉條等。還有過油肉也是有名的菜。這兒做菜放油很多，同時每飯都喝一點酒，還是因為天氣較寒的緣故。吃米的時候很少，普通吃饅頭，餅子，麵條，麵的種粉同平津的差不多，質料不好，又黑又有沙，有時還有些酸味。每日用飯兩次；一次在上午十時左右，一次在下午四五時左右，我們新從平津來的人，對這點頗感到不方便。於是我們就把由平津帶來為路上用的乾糧糖果，隨時吃掉，一面解飢，一面減少我們行李的件數。因為由太原到介休所坐同蒲線路的車身狹小而且又髒，行李不能隨身攜帶，必須運行李票，件數太多不但容易引人注意，而且路上又不方便。經大家努力的結果，在動身赴介休之前把二十七件行李縮成了十九件。

二月二十一日。雖是城來[illegible]在太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時候，忽然來了警報。我們並不驚慌，都輕鬆的聽無線電報告敵機的口吻十分可笑。報告了數次後，果然有了飛機之聲。我們都跑到院中去看。在華北防空洞的設備，非常簡陋，可以說比零多一點。同時人們聽到警報，不但不驚，而且都抬頭望着天空尋找飛機。那天我們一次看見大批的我方飛機，敵方的高射炮在後邊跟着放，但未能追不上。這些飛機一直向北進行，隨後便聽到冬冬的轟炸聲和房屋的震動。後來才知道北門外被炸了。

警報解除後，我們便到街上，一面替解太太物色一對適用的小銀手鐲，她說太原的銀子比別處的好；一面替解先生抓一副傷風的藥。街上同平時無異，沒有一點驚慌的樣子。今天雖已是正月初九，舖店開門的並不踴躍。我們走過事變後僅餘的三元家銀首飾店，才找到一對小銀手鐲，那可以說是全太原城中唯一的一對了。

從太原到介休有兩班車，一次在下午七時開，一次在夜十二點三分開，要夜裏開的原因就是要避免轟炸。當時我方飛機對同蒲路線轟炸得很厲害火車頭已炸壞了不少。我們就決定坐這班夜車，日間已把

買好，行李亦已送走，靜等到十點半鐘才和地主道謝告辭，坐了洋車向車站走去。

二 太原到吉縣

太原的車站同不津的車站一樣的擁擠，我們買的是二等票，卻被擠到三等車上，同時只得三個座位。不知為何，車到一點多鐘才開行。中途有為敵方服務的憲兵到車上來檢查。狡猾的態度，頗令人生畏。不過他們檢查的目的，只是想找些機會來訛詐一些錢財而已。當時我戴着一頂尖帽子，這帽子引起他們的注意，便拿下來搜查。眞嚇得我魂不附體，因為在這帽的尖端確實有我不願意使他們看見的東西——幾封父親替我給這邊朋友的介紹信。但是他們的目的既是搜尋旅客所帶大量的鈔票，我便很大膽的告訴他們這尖角裏確有幾張紙，但絕對不是鈔票，這樣小的角落能藏幾張鈔票呢？他們聽了便把帽子還我，但我的腿已軟得站不住了。

二月二十二日。清早七時許到了介休。（這個是車誤點的好處，不然在天未明時到站，不方便處就多了。）在那裏有一位朋友王君，正在等候我們。他是正預備到吉縣去。在介休吉縣之間會往來多次，我們當然歡迎他與我們同行，作我們的嚮導。

在王君家歇了一小時，便坐上一架三個騾子拉的大車，開始欣賞這時的交通工具了！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大車，是多麼新奇的一種經驗呀！我是最喜歡曠亮，過戶外生活的，想到以後天天自早到晚坐着大車慢慢的進行，多多的欣賞野景，眞高興得手舞足蹈！我們的行李都放好在車上，人又坐在行李上，談着笑着，不多時便到了義棠。在義棠又換上另外一架大車，然後過橋去到孝義。過橋時眞是緊張，沒有一個人講談；因為那橋就是關口，橋能通過，就算脫離淪陷區了。

自介休到孝義，不過四五十里，卻走了多半天。到孝義時，已快傍晚。那夜天氣很好，明月高照；但初次坐大車的我們已經感覺疲倦；趕快梳洗用飯安歇。那晚是睡土坑的開始！

二月二十三日，我們因為要換錢同請領護照，所以必須就擱一天。上午無事，便到城裏走走。孝義城裏並不大，是一個灰色籠罩着的城池，房子是灰色的，街道是黑灰色的，老百姓以及兵士也都穿着灰色的短衣。我們幾人穿着藍色長衣，走在他們中間頗覺不安。城外卻很空曠，可以將眼光放開。

孝義是個窮苦的地方，但是物價已比淪陷區較便宜些。白麵六十元一斤，雞子十元一個，我們買了些雞子煮好，帶在路上吃。

二月二十四日。早晨下小雪，我們的旅費同護照均已辦好，並且包備了一個三騾大車，便首途到吉縣去。

這一帶的騾車習慣走慢，慢得還不如我們步行的快，眞使人着急。我們時常下車步行，因為坐久了腰酸腿麻，遠不如步行的舒服自由。離開孝義城不久，就進了山境。村莊很少，也沒有多少樹木。一片曠野，偶爾可以遇到一二部大車，三五個老百姓，四週除大車聲外，非常寂靜。

從孝義到吉縣，每隔三十餘里就有一騾站，叫做遞驗站，是一種官辦的旅店。雖然地方簡陋，招待不週，但宿費、飯資、煤火費都按官定價目，非常便宜：宿費每人不過二三十元，一斤饅頭只四五十元。我們普通每天經過兩個站，一為中午打尖，一為晚間住宿。第一晚我們便宿在兌九峪的遞驗站。今天因為起身晚，所以只走了四十五里路，還未到站時，天已黑下來。幸虧有月亮照着，不然隻車在山中行走，總會使人有些不安的。

三月二十五日。天還未明，我們就都起身。但是等裝好了車時，已是六點多了，每天到站以後，搬卸行李，每早起行前綑行李眞是一件最費工夫，最麻煩而又免不掉的手續；因為東西放在車上過夜，是無人負責照管的。今天在山中走了八十里路。沿途風景比昨日更好。樹木也漸多。晚間到了交則里的遞驗站，地方雖然小而髒，但是四圍的景緻卻非常動人。看到那將圓的月從山後樹枝中慢慢升起的一幅

五四—一〇九

闢套，就可以把一日的疲勞和寢食的不舒服完全忘掉。

三月二十六日，半夜醒來，以為天已大亮。原來還是那引人的月亮！那時才四點多鐘，她正慢慢的退到山後，更顯得端莊潔白。我在院中呆立多時，努力的把當時的美景印在腦中。同伴們仍在熟睡着。但我覺得美景比睡眠難得，真為他們的損失可惜。

我們起行時，又是大明了！今天我們要爬過兩個山坡。爬第一個並不甚難。到第二坡時已是過午。路上的雪化了，滿路都是泥，又滑又黏。許多牛車，騾車，都在半路上停住，拉不上去。我們便都下了車，又借到一匹騾子，在泥中幫助騾夫，呼喊的呼喊，推車的推車，拉韁口的拉韁口，真是熱鬧，爬到了坡頂，我們的一匹騾子又去幫助別的車子。我們藉此機會休息一下。

下了坡又數次的穿過一個彎彎曲曲的小川，下午五點鐘便到了石口鎮，一共走了六十里路。鎮兒的運輸站倒是不小，但只剩了一間客房，而且裏面還住着一位病人。我們只好緊擠着擔着心到裏面歇息。

這真是最苦惱的一夜了。病人晚間不斷的呻吟呼喊，睡人的鼾聲，遠處的犬吠，使我不耐煩得幾乎發瘋，一夜不能入睡；真是羨慕那一切不顧而能安睡的人們，並且渴望快到天亮，好脫離這種苦刑。

二月二十七日。今天的路程是最平凡最無趣，既不爬山，也不過川。只是順着距離相當遠兩山中的一條寬大的道路，一直向西進行。整天括着大風（幸虧是順風！）坐在車上吹得真冷，只好下來步行。下午到了臨縣，這是一個比較大而有名的縣。城外也有一二處名勝，卻沒有工夫去參觀。城裏有些像孝義，但比較小而窮些。今天正是陰曆正月十五，我們又到達得頗早，便不在運輸站裏用飯，而到一個小飯舖裏要了四個菜，表示慶祝燈節的意思。王君更到四處奔走，尋來一些酒來助興。（在二戰區內吸紙煙，飲酒都是被禁止的）從小館中出來時，城內唯一的一條大街已經堆滿了踩高蹺唱秧歌的人，熱鬧得很。聽說這是當地駐兵為娛樂老百姓而辦的，一組一組的沿街表演歌舞，直到夜深才止。

二月二十八日。早晨天陰得厲害，走了不久便開始下雪了。我們沒有雨衣，也沒有油布；不但衣服要濕行李也有濕的危險。心中很是着急。幸虧不是下雨，不然真不知如何處理是好了。一路上解先生同王君辯論着，並且推翻他日前所說的定律。原來王君在離開孝義時會說過按他的已往經驗，假若清早起始下雪的話，雪是不會下大，但是今天雪卻越下越大了，好像永遠不會停止似的。中午到水堤打尖時，雪仍下得很大，但是因為彼處的運輸站過於小而不方便，我們就決意冒雪前進，到武城過宿。完成六十里的路程。一路雪景奪目，給我們精神上不少的愉快，因而補償了物質的損失。

到武城時，我們外邊的衣服同鞋袜差不多都濕透了，被捲也濕了一部分。於是就買了三斤木炭在屋中生起火來，來烤烘這些濕的物件。王君又出去不知到何處尋買一些好酒來（武城是出酒的地方）喝了以去寒氣。今晚站中宿客很多，我們每人只有很窄的一條地盤來睡覺；但這一夜卻是我離開孝義第一次睡得安逸的一夜。

三月一日。天仍陰，雖然雪是住了。因雪而停宿在這運輸站的客車貨車很多。趕貨車的食宿由主家供給，所以不怕在路上多耽擱。這些車夫便聯合起來，以「天還未晴，路不好走」為藉口，不肯裝車趕程。又用「若不同行，路滑車子不好上坡」的話，說服了我們的車夫同他們一致行動。我們三番五次的與他們交涉，都不能成功。最後還賴王君，用了勸解獎勵的言詞，費了半小時的光陰，把他們催動裝車。開步時已是快十一點鐘了。雖然明知今天不能走多少路程，但是我們都很高興，贊成王君的主張。他說：「今天無論如何，一定要離開此地。坡兒不好爬，我們可以下來幫着推，不必害怕」。他的目的是要調開這些車夫，使他們不能同程為伍。否則日後行動總要受他們的牽制，也許會生出更多的麻煩。

我們沿着一條活潑的小河前進，雪遮蓋了一切，除了兩條黑色泥濘的車轍以外，無一處不是潔白的。山縫中流出的水，仍然凍着，形成許多白而大的冰瀑布。遠遠是灰藍色的山與天空相連，幾乎不分彼

此。這幽淵的山景加上潺潺的流水聲，使我們沈默了好久。

天快黑了，我們仍在山中盤旋；安靜漸漸變爲緊張；大家連聲地問車夫還有幾里路。最後王君指着遠遠的一個山頭，說：「到了！到了！你們看那山頂的兩棵樹，三多運輸站就在那山腳下！」這眞是一陣興奮劑，我們的精神立刻振作起來，談笑風生。不久便到了三多運輸站。站中出來三五個人幫我們搬行李，使我們受寵若驚，因爲所到過的運輸站，還沒有一個是這樣熱烈的招待旅客的呀！

地方雖小，卻非常乾淨，管理的也好。當晚沒有別的宿客，一間寬大的臥室與飯廳便被我們佔有。這種舒適，享受與高興是起程來第一次，也就是第末次；因爲俱備這兩個條件——「環境好」，「招待週到」——的地方，實在難得。

飯後又把車夫精來鼓勵一番。起身既晚，路又不好走，竟能完成六十里的行程，確是值得嘉獎的。但是車夫只是默默不語，使我們莫明其妙，想是他們心中仍有些不高興。

三月二日。天晴了，路更泥濘了。一條彎彎曲曲的小河，不離我們的左右。一早的工夫足足過了二十多個快要倒塌的小橋。王君告訴我們在夏天雨多水大，此路便很難通行了。中午到了窰頭打尖後，車夫又生了猶豫之色，打算請我們在此住宿，因爲前邊有一很長的大坡，路滑無伴，恐怕爬不過去。但天氣如此的好，我們怎肯輕易的停住？結果畢竟他們勢力孤單，只好服從我們向前邁進。那坡子眞長得厲害，而且坡面泥濘得無立足之地。爬到坡頂，穿過一個山洞，便又下坡。下坡雖不如上坡費力，但這坡又陡又長，十分危險。車夫用各種的口號呼喊，使牲口小心以免滑倒。

我們一直希望當天能趕到吉縣，却不能成功。天又轉陰，而且進行很慢，所以在離三多鎮六十里遠的柏坡底就止步了。這里的運輸站可算是最簡陋的。但是站長非常的熱心，極力地招待，使我們十分感激。

晚間睡在一張無蓆的土坑上，耗子在我頭上跑來跑去，又是一夜不能安眠。窗外又在下雪，心中更是煩躁。

三月三日。昨晚的雪並不太大，今晨天就晴了。大家所渴望的吉縣離柏坡底不過三十五里，中午的時候便到達了。吉縣可說是第二戰區的第一個重要縣份。立刻顯着熱鬧繁忙。城外有接二連三的窰洞，還是初次看到。

這兒的運輸站辦理得最壞。全站只有一個十歲的小孩，背着住客服務。打水掃地，點燈，生炭火都是他的事。我們住在一間沒有門的小屋裏，坐立都不能隨便，眞不高興。但當時當地正開着大會，各處的官員都集中于此，我們能找到一間屋子，還算幸運。王君在進城時就離開我們去報到辦公了，使我們感到手足無措，好像失了魂靈。一路上處處承他照顧接洽，個人一點不操心；現在步步都要自己來料理，大家不約而同的發出，「假若王先生在此，就好多了！」的喟嘆。

第一件使我們感到不便的就是到處都用合作券。沒有合作券就買不到東西，當時我們吃飯就成了問題。後來才找到一兩家不必用合作券的小館，大家心才放下。一元合作券合國幣八元但我們不知到何處去換，又不肯按市用十三四元在街頭上買，所以一直未曾換到合作券。此地官方極力獎勵生產，剷除浮華。吸香煙、飲酒、賭博，以及年節喜慶送禮，都在嚴禁之列。物價統制得很週密，所以非常的便宜。一大盤菠菜炒豆腐只要五十元，一大盤過油肉一百元，饅頭花捲等都是十元一個，可算便宜。地方雖窮苦，但計口授糧的制度，使大家都能生活，而無貧富懸殊的情形。

解先生有許多朋友要拜訪，所以在此就擱了四日，同時也受到不少優越的招待。因解先生的介紹，我認識了一位王女士同正在山西大學讀書的孫、趙、李三位小姐。她們因爲戀家所以還沒有回學校裏去。王女士以前曾在北平讀過書，她的中學同我的正是姊妹學校，雖然不是同學，但是我們認識許多共同的老師和同學，因此也就一見如故了，這是我沿途第一次遇到女友。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慰。從此我們在運輸站中的那間無門，頂棚快掉下來，又黑又髒的小屋子到我不

發生影響了。

南，俞二君有時也隨着解先生到處走走，同時俞君又遇到兩位同學，於是有了談話的伴侶。最可憐的是解太太。她因脚小行路不便，常常獨自一人坐在小屋中，凍得脚痛。她對這運輸站印象頗壞。所以七號早動身赴克難坡時，她是五人中最高興的一位了。

三　吉縣到宜川

三月七日。從吉縣爬上一個大坡就一直在山頂上進行，四週都是高山，錯齒般的圍繞着，沒有一點平原，也沒有村莊，偶爾有一兩個山洞住着幾家老百姓。走近克難坡時又開始下坡，此時天色已黑，所幸事前有電話接洽，能在交際處停宿。

交際處是專爲招待過路長官及外賓的機關，一切當然與運輸站有天淵之別。我們住的窰洞，又寬又大，牆上滿用白紙裱貼，坑上鋪着乾淨的席子，並且還有電燈，招待的又週到，使我們稱贊不置，可算是自離開北平後第一個舒適的住所了。

三月八日晴，昨晚到時，天色已黑，不能看見克難坡的眞面目。今晨起來，出了山洞，才知道牠是個山地，平地很少。聽說在從前是無人問津的地方，只有一家住戶；現在却週山都是窰洞，擁擠得很，難走的坡，已完全被克服了。早飯後，南君俞君同我便忙着去看黃河。雖然明知明天就要經過這裏，但是我們覺得應該專程拜謁牠一次才對。去時一路下坡，遠遠的就可以聽到水聲。走到近前，才知道牠兩岸仍凍着，堆滿了巨大起伏的冰塊；發出澌澌的響聲，正是被太陽慢慢的融化。我們看了又看，對着這條黃渾洶湧的水發生景仰，不捨得走開。正看得出神時，忽聽後面喊叫：「站住！站住！」回頭一看，一位兵士正端着槍向我們招手。我們趕快走到他面前，給他看了護照，才算無事。原來我們方才到黃河岸走了一條小路，在這崗位的背後過去，所以彼此都沒能照會。他偶爾轉面看見三個青年人在黃河岸上指手畫脚的議論着，當然要大吃一驚，以爲我們是什麼危險人物，偷過他的檢查。

回來時，太陽已經很毒，又都是上坡，所以走不數十步就喘得非休息一下不可。所有難坡克服之後，已經很累很熱；急忙穿過一個貼滿三八婦女節標語的廣場，進到當地的一座圖書館，一面休息，一面閱覽多日未見的報紙同新聞照片。

今天是三八婦女節，所以非常熱鬧。上午開講演大會，下午還有大戲。五點多鐘交際處的人便來請我們去觀劇。在克難坡差不多每星期有一次戲，隨便人們去聽；劇場就是我們早晨經過的廣場，現在已經擺好了長板凳，坐滿了聽衆。我們被領到前面第二排坐下。這是交際處經常包定的座位，專爲招待來賓的。劇場裏的秩序很好，比平津太原的要安靜許多，也沒賣茶水或零食的在中間穿來穿去。這晚唱的是山西南路戲；音調遠不如京戲，但比我們在太原聽的山西梆子要文雅得多。梆子似乎以能喊爲本領，喊得越高越大，越得聽衆的鼓掌，我們聽着很覺得累。這南路戲比較斯文，也容易懂；但是二者都有同一的特點，就是無論什麼角色，唱時都由粗低的音突然轉到尖銳的，或由尖銳的突然轉到粗低的。每到這突然轉變的時候，我們就忍不住是笑，覺得很滑稽。

唱了三齣以女人爲主的戲；第一齣的名字，我記不得了，第二齣是「雙怕」，引得台下哈哈大笑，第三齣是「王寶川」。這齣戲佔時間最長，到夜十一時才演完。在露天中坐了五六小時，又冷又疲乏。這時電燈已熄，便請小童打着燈籠，帶我們回到交際處。

三月九日早晨，交際處替我們僱了五口騾子過黃河到桑柏。解太太很怕騎騾子，但是這一段路除了步行，只有騎騾子。道路很狹窄，一面靠山，一面沿河，高高低低，車子是絕對行不通的。騾夫經管把我們的箱子行李綁在騾身的兩旁，上面鋪着我們事前已備用的被子，坐在上面，倒很舒服。一切備好，我們就向其他住交際處的客人告辭。其中有一位是山西大學的教授張先生。他一二日內就要同秋林的山大，也許我們在那兒又會再見。另有一位是薛先生，因與解先生有同

鄉之誼，所以特別客氣，一直步行送我們到下坡的地方才止。

坡兒陡得很，就是步行有些地方收不住脚，就會滾下去；騎騾當然更是危險。解先生同我便扶着解太太慢慢的走下了坡，走過小溪，才騎上騾子。在昨日所過的崗位驗了護照，便開始沿着黃河向南行。我們都是第一次騎騾子，眞是有趣。我騎的是一匹最大最穩健的，坐在上面，搖搖擺擺，別有風味。但也不敢過於大意。懸岩很多，偶不小心，就有碰頭的危險；同時路子很狹窄，騾身帶了行李，面積已是很寬，若遇見對面來的載貨的騾子，讓得不巧，靠外邊的就可能被擠下山面滾入黃河。

此地越過黃河有兩座橋；一個單橋，是用鐵絲做的，上面鋪着木板，一個是冰橋，是天然的。在克難坡時，聽說日前被冰撞壞的單橋，已經修好，可以通行，我們很高興，預料不出走那鐵絲橋將是什麼滋味。可是等我們走到橋前時，才知道橋並沒有修好。只好再向前行，去過冰橋。所謂冰橋，並不是眞有一個橋，乃是黃河在這一段，全面仍是大冰塊遮蓋，上面可以走人。這裏沒有檢査站及登記處。聽騾夫講，在這站人人都要檢査，不能幸免。單橋之所以遲遲不修好，大概是因爲冰橋尙能通行的緣故。

太陽很熱，起伏不平的冰橋已是滑濘得不好走。過河的人很多；我們按着規則先由俞南二君帶着護照到對岸去登記，然後帶回來給這岸的崗位看了，然後才能一齊過河去受檢査，幸運得很，那兵士看了我們的護照，點一點頭，說道：「不用檢査了！」我們彼此驚訝，初不相信會有這樣便宜的事！但是我們確已牽着騾子，沿着河向西進行了。回頭看看，其他過河的人正在滑濘的路旁辦行李。

開始上坡了！坡兒又險峻，又多彎。我們緊抓韁繩身向前俯，頭幾乎與騾頭相觸。驚呼的聲音不絕於耳。這一帶的騾夫很兇悍，無禮貌；對我們這些初次騎騾子的驚呼，不但不同情，而且以爲大驚小怪。他們當時的態度好像心中正在批評我們說：「過客人！騾子也不會騎！只會亂喊叫！」

除了同不馴的騾夫爭辯數次外，四十里的路程很平安的走過。到桑柏的交際處時，已是下午兩點半。又熱又渴，滿身是土。所幸處裏招待很週到，四點多鐘時，一切不舒服的感覺，都掃除淨盡了。就一同到外邊走走，順便詢問一位老朋友馬先生的住所。桑柏是一個在山頂上的小地方，只有短短的一條大街。聽說這是第一戰區和二戰區交界的地方，結果在這兩不管的區域，老百姓倒可以過着最自由最不受束縛的生活。吸香煙飲酒都可以公開，不必躲藏了。我們在街上慢慢的走着觀光，忽然大家都停下來，一秒鐘的工夫，站在路旁的一位胖胖的穿灰色衣服的老年人同解先生很親熱的握手了。解先生忙給我們介紹原來就是我們所要打聽的馬先生。眞可算巧了！他立刻請我們到他家中坐坐，同解先生談了許多兩年來的種種情形，一直到天快黑時，才告辭，並約定明日再會。

三月十日，一夜睡得很舒服。這間窰洞與克難坡的相似，又乾淨又寬大，聽說從前閻司令曾以之爲私人住宅。起身後，便同處裏負責人商量如何進行；請他替我們打聽有無去宜川的大車，有無在此過路去西安的汽車；假若二者都沒有就請他替我們僱好騾子。騎騾子是我們最不希望的，因爲解先生以爲那對解太太是太不保險。

上午馬先生來了。他眞是一位健談的人；說話又快又幽默，使我們大笑不止。他滔滔不絕的說了三小時，不喝水，也不坐下。只是在屋中踱來踱去，一手邊着香煙，一手插在口袋裏。平日富說笑話的解先生幾乎被他說倒。最後他問我們去不去秋林，他可以寫封介紹信給他的朋友，請他招待，我們當然不客氣的接受了他的美意。

晚上，處裏的人回來說大車沒有，汽車三日內還沒有消息，已替我們僱好了五頭騾子，去秋林六十里，每頭一千元，去宜川九十里，每頭一千五百元。我們決定明日先到秋林，因爲在秋林住着解先生的一位莫逆老友呂先生，是不能路過而不拜訪的。一切定好之後，俞南二君同我便又到街上，一面取馬先生的介紹信，一面打聽騾價，因爲自克難坡至桑柏四十里難走的坡路，每頭騾子只要三百餘元。我們懷

毀比地縣價爲何如此的貴。打鏢的結果，總是千元，心便放下。回來時買了些花生，麻糖，同酒，大家圍着桌子，且吃且飲且談，很是快樂。

三月十一日。清早醒時，聽見院中有喧噪的聲音。出門一看，原來昨晚處裏又來了二三位宿客，他們正預備起行。其中有一位正是在克難坡所遇的山大教授張先生。不久又來了一位女士，正是我在吉縣相識的山大女生趙小姐。他們都是昨天從克難坡動身來此，走的是車輛，因爲冰橋已經坍了下去。想起來眞危險，假若牠早幾下去一天，我們一定是葬身黃河中了。這一行又多了兩個同伴，很是高興。不久，諸騾夫也都牽了牲口來，把行李裝好後，便起身前進。這次我們的騾夫比前日的和順多了。騾子是他們各人所有，所以餵得很肥，而且從不鞭打。我所騎的又是一頭最大的，頭上戴着高高的紅纓帽子，頸間鎖着一面小圓鏡；鏡下繫着一個大紅球，走起路來左右搖動，眞漂亮呀！可惜嫌太肥一些，不能走快。我騎了一程，對着圍山繞彎的大路生了厭心，在第一條小路出見時下了騾子，步行爬過山頂。一會兒的工夫就又到了大路上，那時騎騾子的人們還遠在看不見的地方，未會繞過來呢！我喜歡爬山，尤其看到有捷徑的時候，便要去撞，非下來步行不可。於是騾夫騎上我的騾子，我卻走了不少的路，看到許多美景。後來南君也下來步行。中午到甘草，一個較爲柏大但亦只有一條長街的地方。打尖後便沿着一條河繼續前進；沿途看見許多水磨。

到秋林時，河已很寬，水流頗急，遠遠的就可以聽見水聲。過了這河便與張先生同趙小姐分手；他們還返四五里外的山大，我們到「平價購銷處」去找馬先生所介紹的朋友馬主任。相談之下，才知道他的父親同解先生也是熟朋友。因此，關係又近一層，招待得更殷勤一些。飯後解先生立刻去拜見馬老先生，然後便趕快訪他的好友呂老先生去了。

三月十二日，陰，小雨，解先生昨晚訪友還沒有回來。俞南二君同我十分想參觀山大，又値下雨，因此種種，馬主任留我們多住一天。這對我們是求之不得的。十句鐘左右，解先生回來了。他也贊成多休息一天，因爲昨晚雖與好友談到深夜，話還沒有談完，需要在今天繼續地談。這種友誼，實在令人羨慕。

雨住了；南、俞二君同我便到山西大學造訪。秋林又是一個多山的地方，我們爬坡過溪，轉彎磨角，去了多時，仍不見有學校。正在徘徊的時候，忽見對面遠遠的走來兩位女學生。這足以證明學校是靠近了。及至走到面對面，才看到原來就是趙小姐同孫小姐。後者也是昨日下午到校的，不過她是從吉縣一直到秋林，所以在路上未曾遇着。她們到校後，覺得非常煩悶，正預備到秋林街上走走，買些東西，消遣消遣。看見我們來了，就很客氣的領導我們，先找到張先生一同參觀大學。山西大學搬到秋林來，年代並不久，學生數目不多，大都爲本省人。校舍即在兩山之間，多爲窰洞，光線頗不好。我們看到一座女生宿舍，——！一個深長的窰洞，裏面住着七八位學生，她們的被褥依次的排列在坑上，餘剩的地方便堆放箱子包袱等。洞中除了這張大坑同幾張小長桌外，別無其他設備。談到生活方面，除做飯外，一切事情，如洗衣倒水，整理宿舍，買物等都要自己動手，沒有工人。書要在白天趕快讀完，否則晚上要點油燈或蠟燭，既不方便，又太費錢。男女學生一律都穿着灰色的制服，戴着灰色的帽子。刻苦的精神，甚可欽佩。

天仍陰沉，恐怕再下雨；我們在校園裏隨便走走，參觀了大禮堂——！一個比較寬大的窰洞，圖書館，辦公室同幾個教室，便向張先生道謝告辭，同趙孫兩位小姐一同返回秋林的大街上才分手；回到平價購銷處。進門第一眼就看見一位白髮老先生，濃密的眼眉遮蔽着凹下的眼睛，發出仁慈的眼光；臉上充滿了和藹的笑容，使人一見即生敬愛之心；說話慢慢的輕輕的，態度安詳，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純正的君子學者。這就是解先生的好友呂先生。他不但品格高尚，待人如己，而且學識淵博。在此年月，能見到如此品德兼優的學者，可算榮幸。他們坐着談天，又親熱又關懷，如親手足。人生能得一位如此知己，

五四—一一四

眞是有[illegible]了。

呂老先生走後，不久，又來一位蘇先生，也是解先生的舊交。短小的身材，明亮的眼睛，足證他是位精明有才幹的人。談不多時他便要請我們去吃飯，我們堅不肯接受；商談許久，才決定明早在起行之前，到他家去用早點；並囑他千萬不要麻煩，只預備些餅子，紅豆小米粥就滿足了。

決定明天去宜川之後，心中穩定了許多。行路的人總是要着急，恨不能立刻就到目的地才好。同時我們也不願意做臭魚，因爲A three days guest, like a fish, stinks. 這是我在山大圖書館中隨便翻閱一本Reader's Digest 看到的。

三月十三日天仍陰，從秋林到宜川只二三十里路，而且道路平坦，我們就仍僱了前日所騎的騾子，馬主任借給我們幾張油布放在行李上以防下雨。一切裝好時，蘇先生來接我們去吃點心。

出我們意料之外，他把我們引到一個頗講究的館子，預備了許多可口的菜：——兩盤大葱蘸甜醬，一盤醋溜白菜，一個炒腰花，一盤芙蓉鷄片，一個鹹肉及豬肝的拼盤，一盤松花，最後一個甜菜——我仍記得這些菜，因爲那是離開平津後第一次吃到的好菜。做的既乾淨又講究，吃時使我們覺得又回到北平似的。菜吃完了，又來了湯面餃。我們吃了許多個。剛要放箸時，蘇先生止住我們說：「別忙，還有我自己家做的紅豆小米粥，大家不可不用些。」啊呀！眞太客氣了！太麻煩了！我們不知說些什麼才好，雖然已經吃飽，每人又都吃兩三小碗粥，因爲牠是如此的熱，黏，香，沒有法子拒絕不吃牠！

深深的謝了馬主任同蘇先生之後，我們告辭向西行去。因爲路很近，我預備步行，所以只僱了四頭騾子。（其實我們替換着騎的）行了不久，便下起毛毛雨來。但不久又停了。我們都很高興，因爲到了宜川，僱好轎車就可去西安了。

快到宜川的時候，要走過兩條河，河水深尺餘。雖然有石塊堆成的小橋，但是兩岸滑濘得很，小石橋也多半爲水淹沒。第一次過河時，兪若冒險步行過小橋，第二次過河時，是南若步行過去的。騾子在水中渡過，也非常危險，因爲河底是高低不平的石頭，很容易滑倒。我們都戰戰兢兢的，但是由騾夫的招呼，很順利的渡過第一道河。

第二道河渡過後不多久，就是宜川的檢查站。我的騾子又在最前。走到河岸與檢查站之間的時候，忽然聽見後面呼喊。回頭看時，解太太已經跌在泥中，行李壓在她的身上，她騎的牲口自由的亂跑着。我們在前邊的都嚇呆了；騾夫更嚇呆了。解太太自己爬起，滿臉滿身貼着泥，捧着左臂像小孩似的向我們走來。（當時不知爲什麼，我非常想笑）。這時我們才清醒，迎上前去；只見那左腕已經腫得很高。那老頭兒騾夫趕快來替她揉，臉上帶出極抱歉的神色，口中不停的說：「不怕，不怕。是筋受傷，不會去骨頭。若是骨頭折斷，那痛是忍不住的。」他的話也有理，給我們不少的安慰和勇氣。解太太被他揉得痛的向後躲，但又不好意思哭。（若是我的話，一定早哭出來了。）解先生的臉面在沿途已曬得很黑，現在顯得更黑了，幾分鐘前高興的表情，一變爲極嚴肅陰沉的；緊着眉，一句話也不說。但我能猜到他心中想些什麼。他一面後悔爲何昨晚未雇來打聽大車，（我們的確看見幾輛大車是與我們同路到宜川的。）只是不加思索的聽了騾夫的招攬；一面要慮他太太是否會因此而成殘廢。空氣很緊張。我們異口同音的責備騾夫爲何如此大意。原來在渡河時，一頭小騾子也來渡河。不知怎的，解太太的騾子的韁繩把小騾子的鞍子帶到水中；於是二個騾夫便口角起來，而忘記照料牲口，因此發生這不幸的事件。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眞是不錯。解先生很本以騎騾子爲最不可靠，但一路上下危險的路都沒有出事，心已放下；沒有想到現在走平路却有幾分鐘就到的時候，却要跌下來。

正在這不知如何處理的時候，在我們後邊的大車趕到了。老頭兒騾夫就同他們接洽，請解太太坐了他們的車子先進城找醫院去診斷一下。因爲在這宜川檢查站，來往的人都要被檢查。我們的東西顯多若一一打開，恐怕兩點鐘也完不了。

站上立着一位紅眼睛氣滿面的兵士與幾位同志。他看了我們的護照，表示不相信，發出許多吹毛求疵的質問，可氣又可笑。詢問的態度，使我想起平津車站上與老百姓爲難的檢查人員。最後我們對他講，假若他懷疑，儘可打電話到發給我們護照的地方去問。這樣，護照的糾紛才算了結。但他仍不服氣，恨恨的向我們說：「好！行李搬到這邊來，打開檢查！」這是我們自天津出發後第一次受檢查，心中頗有説不出的不高興。但還算幸運，敵君同那紅眼兵士交談起來，原來他們是同鄉。爲了鄉誼，結果我們的行李只開了三四件，並且幾乎送了禮的一隻手錶同一隻待修理的手錶得免於難。

城外有許多棧房，最有名的是華北客棧。究是往來行人車馬聚集的地方，當然時常很擁擠。我們到時已無空屋，只好在附近另外找了一家客棧。從此都是商辦的棧房再沒有官辦的運輸站了。起初我們以爲商辦的一定比較好些，其實不然。地方之簡陋，招待之不週，與運輸站不相上下，也許還壞一點；房錢却較貴。解太太已從城裏回來，左腕已經包上白紗布。據醫生說，骨受傷，每天用溫水暖幾次，慢慢的就會好了。我們聽了立刻放心不少。

一切安置好後，我們閒着無聊，便進城走走。但是今天不幸的遭遇，加上陰沉的天，使我們精神不振，走了不多路就又返回棧房了。

三月十四日天晴。因爲解太太的手腕不應多受震動，同時車也沒有僱妥。我們就決定在此多休息一天，早晨我們到華北客棧打聽車輛。棧東恰與我們由淪陷區來的，又很客氣而熱心，答應替我們找兩架好轎車，同兩位能幹的車夫。他要的價錢比我們所宿棧房說的要便宜些。這更使我們高興。昨日的煩惱都消失了。便又進城去遊逛。

宜川城相當大。主要的大街有三四條；舖店也不少。炸麻花同麻糖是本地的出產；自桑柏過路各地所賣的，多半出自此地。我們用一百十元買了一斤麻糖約三十餘枝（普通禁賣十元一枝）飽餐一頓。長尺餘的三股大麻花只要十五元一枝，眞是便宜。後來又走到一條街上，好像正在趕市；都是些賣估衣的攤子，擺着五光十色的，老式的，繡着花的襯襖袍褂，十分照眼。假若不是行李已經太多，我眞想買些留到以後改做。

下午陪解太太又進城玩逛一次，買了些麻花同炸餅吃。這是她在沿途所到各地第一次出來走走，因爲這兒都是平路，沒有坡兒，方便多了。

一切...

康藏人服飾憶略（二）

馬君達

三、飾物

康藏人也喜戴「戒指」，普通多用金銀鑲「松兒石」，松兒石有紅綠兩種，質料較寶石翠玉略遜。戒指式樣，製的既闊又大，看着起來很笨重。

女子戴的耳墜，用金銀鑲珊瑚或假珊瑚石做的，色鮮紅，光亮奪目。女子頭髮，用紅絲線編編成長辮，盤在頭角四面。貴族婦女，頭飾更多，用銀幣穿成長串，隨髮盤置，極爲笨重。

男子也有戴耳環的，沒有出家的男子，多蓄長髮。耳環之大，直徑約一寸，走來搖搖擺擺，與長髮相映成趣。

通訊處：貴陽中國農民銀行馮鴻瑞轉交

五四一一一六

滇遊散記續篇

高萬峯

余為旅行雜誌十七卷五期寫滇遊散記，民國三十三年及三十四年之春季，又二度赴滇，雲南氣候與風光，使余特別留戀。重慶之霧氣，住久了實在令人頭昏腦漲，一有機會，便想離此。三十三年四月，重到曲靖，把正事辦好，便上陸良訪爨龍顏碑，以了二爨之願。回到昆明，又以事迫，匆匆飛返重慶。三十三年冬，余續娶，馨雅好旅行，乃約作滇中蜜月，可是婚後以事羈延，直至三十四年四月方成行。昆明四郊，早已踏遍，因與馨計議，雲南勝地，為大理洱海又雞足山是代表西南一個最著名的山，吾二十年來魂夢縈繞之地，一生受着徐霞客遊記影響不少，中學時代即嗜讀不倦，徐氏書中十之四關於雲南遊記，北出麗江南及騰衝，記載彌不詳盡。職事把吾帶到西南來，與雲南友人，有着頂好的交情，促成數次滇遊機會。在旅途中，讀霞客所經過的城市及路線，與吾所採取的旅行途徑，常常相同，可是古老的城市和樸實的人民，與四百年前並無出入，所異者增加了若干異國情調。美國軍隊，沿史迪威公路為吾開山築路，架設電綫，接裝油管，自遙遠地方越山涉水，帶來了科學所產生的物資，供給吾國戰事需要，中國人惟一可安慰盟國朋友的，是「頂好」「挑大姆指」，美國人熱情工作的精神，與吾之古老死不進步，恰成一對照，此為余旅途最覺慚愧而增加了吾努力尋找最大之信心。吾們計劃環洱海一週，自祥雲出賓川，上雞足山，止於大理，並一訪蒼山。在昆明的朋友，照例以地方不靖勸阻，可是勸者自勸，行者自行，結果是圓滿的完成了預定計劃。除雞足山蒼山洱海另記外，茲將兩次滇遊中雜感寫作滇遊散記續篇，以實旅行雜誌。

爨龍顏碑

余既訪爨寶子碑之翌年，自曲靖約友人王君乘騎趨陸良。自曲靖至陸良，約一百五十華里，有公路可通。雲南的牲口，實在太弱小，未到陸良，馬蹄已破，為了體惜牲口，不得不慢慢而行，好容易達到陸良城，雲南的城市，像一個模型建造的，四方的石板街道，城中心一座閣樓，到城之後，一問爨龍顏碑所在地，才知道是在距城二十五華里之薛官堡，乃不得換乘滑杆前往，一路到貞元鄉之斗閣寺。該寺現充作鄉公所，碑即在寺旁一房屋中，向內一望，是烏黑黑地，光線異常黑暗，碑之全部尚完整，未受風雨淋剝，惟年代久遠，已有部份模糊。碑額穿樓板而上，大約先有碑而後建此屋，臥榻燒飯，即在碑旁。碑額書劉宋爨道慶甯州刺史爨府君碑，計八四四字。查爨為五代唐宋時之夷族，當中國未統一之前，為雲南之土酋，滇繫載：明嘉靖甲午舉人，史鑑著

兩爨考謂「爨龍顏係令尹子文之後，受姓班氏，西漢末食邑河南，因邑爲姓，爲鎮蠻校尉，甯州刺史。」唐書則謂「西爨自言本安邑人，七世祖晉甯太守，中國亂，遂王滇中。舊志則載稱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州、曲軛、晉甯、喻獻、安甯（均地名）距龍和城爲白爨，自昆陽、新興、甯州、威楚、耐龍、鷄和、彌鹿、升麻、步頭（均地名）爲黑爨，與唐書小異。又稱：南安落蒙路南逐獠僰等居師宗（地名），祠祀志：有晉以爨琛爲興古太守，至宋以爨龍顏爲甯州刺史，祠位見存。」今雲南已無爨氏姓，大約其族已滅，獨千餘年前之古碑，巍然獨存；不禁感慨歷史之不留情也。據士人云：碑原出揚旗鄉，移存陸良，余意此乃雲南之寶物，不可使其淪落鄉村，應善爲保存，不知滇省當局有見及此否？

祥雲壩子與九鼎山

祥雲距昆明三四六公里，滇緬公路經祥雲西北三公里之清華洞，西趨鳳儀下關。祥雲地名甚古，後漢時屬永昌郡，蜀漢時曰雲南郡，唐爲匡川，元時名雲南州，尋降爲縣，明清因之，民國改爲祥雲縣，是滇省一座豐富的壩子。祥雲北通賓川，南達彌渡，自雲南驛而西，一片平原。余經過時，爲農曆三月初旬，農事正忙，蠶豆小麥，方在長成。余因朝鷄足經此，得友人之介，寓吳姓紳士家。吳老先生是一位耕讀的長者，在他府上住了三天，得讀滇繫一書，這一部著作，成於清代中葉，爲雲南風土的文獻，內容相當充實，今得此機會，如快孕頤。吳宅居城外附郭，開了大門，望見無際的田野，空氣滋潤，不若昆明之乾燥。壩子是寸土必墾，阡陌緊齊，據說所缺少的是水，惟一之水源，發源於西北四十里之梁王山，水量老是不夠，一遇天旱，莊稼便成問題。如能建設水利，於農村收入，大有利益。耕地全握在地主手中，佃戶相當辛苦，他們既要完稅徵實，又要築路當兵，所餘者食不飽，衣不暖，故政府如不採取土地政策耕者自有其田，中國經濟是毫無辦法的，雲南農民不過其一例耳。因爲要候車赴賓川，乃赴十五里遙之九鼎山一遊，士人稱曰九峯山。自城西遵賓川舊道達山麓。半山有寺名玉峯寺，前列九峯，局面尚好，有緇素三四人，當地人稱山有青蓮滴翠玉筍排空之勝，玉筍倒還像，青蓮則未之見，因山人森林早已砍伐殆盡，非青而褐矣。據說：明朝九鼎山出過一位數學家楊向春，他的卜卦十分神算，他與當時滇省名人李卓吾是十分友善，其時李氏是大姚縣知縣，有一次他寫一封信交他兒子去見李卓吾，信上說「請他接到此信時不論在何地何時，立即接見」，信上並寫「吾救君倒樑之危，惜吾無告之兒。」李氏接到信時，正在方座公堂，他立刻離座去接見他的兒子。正在此時，大樑跌下來，把公座打得粉碎，楊氏之信，救了李氏性命。後來李去找他，已不知去向。此故事傳述於民間很廣，楊氏著有心易發微一書，爲中國數學家所推重。

三月街

大理三月街，是炙膾西南人口的街期，自農曆三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地點在大理西郊。余自鷄足達大理，適爲三月十五日，恰逢街期，聞滇人敍述街期盛況，心焉嚮往。傳說街子起源甚久，始於唐時，爲西北國際貨物交易市場，自

新疆、印度、波斯、緬甸及中國本部之貨物，均集散於此。明崇禎年間，徐霞客遊記上寫：「……設外演武場中，其來甚久，自此日始，抵十九日而散，十三省各物，無不至滇中，諸彝物亦無不至。聞數年來道路多阻，亦減大半矣。……」可知明朝時之情況。聞在清代盛時，亦頗稱繁榮，四方集合，蔚爲大觀，單就騾馬一宗，不下萬匹，其他可想而知。余於三月十七日往觀，沿途擺攤搭棚，所陳物品，粗糙簡陋，毫無足觀，令人失望，所謂西南騾馬大市場，亦空無所有，誠如霞客所謂「觀場中諸物，多藥，多氈布，銅器，木具而已，無足觀者。書乃吾鄉所刻鄧鍪中物，時文數種，無舊書也。」不料今之所見，一如四百年前，毫無二致，不過書攤上多幾本教科書，其他一切，並沒有進步。大神民間組織之興衰，乃政治之反映，明末萑苻不靖，民不聊生，最近大理居住僞兵，治安稍差，古宗人（西藏人）馬馱曾有被劫情形，遠近傳播，裹足不前，而公路交通暢達，懋遷便利，無須藉街期爲交易，此亦月街衰落之原因，余欲購西藏紅花，均屬假貨，偶過江尾某藥店之馬老闆，乃請其介紹，購得二兩，古宗人亦寥寥無幾，兜售假藥，實屬可歎。余觀三月街後，不樂者竟日，蓋中國革命以來，已三十餘年，而此悠長之歲月，除都市及沿海工業，略有進步外，與內地人民毫無影響。他們過他們的非人的生活，他們使用他的最粗劣的製造品，生活是在水準之下，抗戰後更屬顯明。中國要工業化，工業更不能忽視了鄉村，必須鄉村有購買力，工業然後可以建立起來。

南詔碑

一九四〇年，余在泰國讀暹羅學會所刊英文本會刊，內載關於南詔碑之文章，該文譯自中山大學楊教授德文原著，作者親至南詔碑所在地攷察，並對大理一帶之少數民族，作有系統之研究，該文給吾深刻印象。同時，泰國學術界對於泰族之祖系，已展開廣闊之注意，以南詔碑爲南詔民族之主題中心，吾久欲一訪。三十四年五月四日，余止於下關，乃由公路十公里至太和村左側，名曰草帽街，現祇有地名而無街市，不過每三日一街子而已。自公路左上百餘步，南詔碑在焉。碑豎於石屋中，偉然卓立，闊約六英尺，高倍之，大部已剝落，祇上部若干字尚屬完整，敲之咯咯然，蓋碑石已相當風化。石屋旁嵌有一碑，係嘉慶三年所修，碑文曰「南詔碑仆地已久，士人呼曰磨刀石，乾隆五十三年×××××訪得於大理太和村南之十里官道之側，即南詔城北門××××××」以下爲官文書所塗貼，無從細究。李根源在旁立一石，曰「時南詔碑室，雲南光復後六十日。」想當時曾加修理，則距今已三十餘年，茲日就傾圮矣。大理府誌所載南詔碑文，僅一節略，余自大理縣誌抄得全文，計四千餘字，碑又名德化碑，當唐天寶時，南詔已立國大理，都今之太和村，遣使與唐，爲雲南太守張虔陀所挾持，不能達於朝，雙方構兵累年，天寶甲申，遣將李宓，以二十萬人征之，時南詔著子閣羅鳳迎戰於大理，大敗績，李宓沉江死，二十萬人盡滅。今下關有萬人塚，即唐兵埋骨之處。據歷史傳述，宓之南征，實遭楊國忠之忌，斷其糧食，雖敗實冤，明參將鄧子龍曾在萬人塚上寫一詩曰：「唐將南征以捷聞，誰憐枯骨

臥黃昏？只有蒼山公道雪，年年披白弔忠魂。」寫史寄也。南詔爲記念戰功，並辯白不得已投吐蕃與唐戰之原因，令清平官鄭回作德化碑，立於國境之外，以明其志。南詔繼續立國，至元忽必烈而滅，舉族南遷泰國，對於南詔立國，極爲注意，認爲南詔即其祖先。元朝之南侵泰族，向南移動，與高綿戰而擁有今日之國境，彼等認爲吾邊疆少數民族，乃其同族，吾雲貴之南部，乃其失地，此種宣傳，經日人之挑撥而愈甚，對吾殊屬不利。余在曼谷時，泰國惟一學府朱拉隆功大學且公開討論之，姑不論此種歪曲理論其發展如何，吾對邊疆少數人民，決不可置之不聞不問，聽其自生自滅，必有以處理之道。經此次戰役後，雲南西南部將更增加其國際重要性，願國人有以注意之。

李元陽與楊升庵

中國之經路雲南西部，設置郡縣，始於明代，歷史記載，楚時莊蹻王滇，漢武帝封白國仁果爲滇王，隸於益州郡，唐朝屢屢用兵，未有成效。宋太祖鑒於唐之失敗，以玉斧劃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因此雲南與中國隔絕，蒙氏段氏據之，垂三百年，至元而歸中國版圖，明改路爲府，改土爲流，與中土漸漸溶會，故中土文化之在雲南，其發展期間，實相當落後。明朝開科取士，文教漸盛，人材輩出，迤西一帶李中谿及楊升庵二先生之流風遺澤，及於後學。李、楊同爲明正德嘉靖間人，李籍大理本地，楊則客籍四川新都。李元陽號中谿，太和人，嘉靖甲午舉進士，選授庶吉士，以議祀不合，謫分宜令，有異政，拜監察御史，旋家居，著書爲善，建設地方迤西各地，其手筆甚多。楊慎，字升庵，四川新都人，少師廷和子也，年二十二，舉正德殿試第一，擢翰林修撰。嘉靖三年，帝納桂萼張璁言，召爲翰林學士，慎偕同列三十六人上書，臣等與萼學術不同，議論亦異，不願同列，請賜罷歸，屢諫，謫爲雲南永昌衛，或歸蜀或在滇，年七十還蜀，李、楊在同一時期，做明朝的官，他們退隱在同一地方，共同遊山，互相酬唱。李元陽之著作，大都屬於遊記，把本地風光和迤西美麗風景，介紹出來，如石門山遊記，花甸遊記，是雲南人通論的。楊升庵以詩長，瀟洒磊落，其著作如南詔野史等，爲後世研究雲南重要文獻。經李、楊二人潛移默化，把雲南文化提前了若干年代。吾人旅及斯土，不禁對二氏有所感歎，若干帝王固一時聲勢煊赫，而今安在？彼二氏不過一代文人，而後世景仰不置，精神不死，斯之謂也！

雲南酸菜

中國有六大民衆食品：豆腐（包括豆漿），青菜，大餅，油條，酸菜（包括泡菜）腐乳，至少平民賴以充作食品。幸而上蒼還算公平，否則營養品爲富有階級所獨佔矣。此六大食品中屬於豆類計二種：即豆腐與腐乳，屬於蔬菜類二種：即青菜與泡菜，屬於麥類二種：即油條與大餅，均爲農產，且富於滋養；而農民可自行製造儲藏的。余旅行全國，與此六大食品，發生良緣，夙有好感，而於雲南之酸菜，更感興趣。雲南酸菜，城市鄉間均有，爲家家必備之副食品，均係自製，味帶酸辣，食之可口，能下飯。余在路南一農家，曾吃到酸菜，其味津津，三年來每飯不忘。記得其時津津咀嚼似乎比山珍海味，更爲可口。昆明以米線著名之德馨館子酸茄子，實在比意大利著名的PiCALLES還好。在迤西一帶，家家戶戶多有，尤以家庭製之腐乳酸菜，特別好吃，既酸又辣。雲南之鹽，據稱缺少鉀，故易生脖子病，但所製腐乳酸菜，口味特鮮，不知原因何在？此余旅行全國各地所得之比較，特以誌之。

飄泊到秦西

——一羣流亡的孩子——

焦光政

魚肚色的天空掛了一輪明月，青灰色的浮雲，不時的掩着那衰黯的月光，陣陣東風，吹過山溝，——屋脊——我們的身上。這是二月十五的夜晚，一大羣孩子，背了行囊，開始了長期無定的流浪生涯。

我們的故鄉正遭受着鬼子的蹂踏，為了青年的責任，為了自己的知識慾，跟隨我們的學校，——開封高中——向着這自由的後方奔來。

在月光朦朧的當中，我們向這邊開來。時間旣是夜晚，那夜晚的行程的滋味。——背包袱的走路。那神經質的疲憊，難受，只有身歷其境的人方能體味出來吧！

杜川到了，我們只好宿在那露天的曠場上，天有八分的黎明，轟轟……的炮聲把我們驚醒，我們沒有槍桿，不能白白送掉性命，於是又冒着危險，忍着饑餓和暈迷，向前行進。就這樣翻過一嶺，又是一嶺，涉過一河，又是一河，百餘里的「虎口」，算是脫出了。

走吧！這裏不是我們安身之處！！不得已抖擻精神，沿着崎嶇的山，淙淙的水路蠕進。

半途我無意的抬頭，呀！乾燥的山，頓然變成了個桃色世界。在兩沿的山上，滿開無人培植的鮮豔的可愛的桃花。然她縱然有怎樣誘人的美景，誰還有意來鑑賞這些，不過在我的心中「飄然」了古人所謂「世外桃源」，誠然不假。

朱陽關算起來是我們三四天內經過的絕無僅有的大鎮。也是我們三四天來夜晚睡房的開始地，落了一夜的細雨，天明仍然落着。

早飯後，一陣集合號音，於毛毛細雨之中，污濁的月會場上，集了隊學生。在喧嚷的當中，來個陌生人，由李主任的介紹，我們知道是王教育廳長。

同學們！以後你們要離鄉背井，奔往客地，過你們的流浪生活。同時也拋棄你們親愛的父母的指示，我希望你們要刻骨銘心，努力你們的前程。「男兒志在四方」只要不畏艱苦，不避困難，養成不屈不撓之精神，刻苦耐勞的習慣，終有成功立業的一日。

最後你們都知道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這句話吧！您們正當此時，努力吧！！

誰也想不到二月末尾的天氣，還會怎樣的冷，早起後，竟落起那燦爛的冰冷的雪來。

起行時，雪依舊的落着，在那蜿蜒起伏的土丘上，怪峯猙獰的山谷中，沒有半個人影，除一羣浪兒爬行外。我們終

於到休息的地方，——宜坡——在大雪撲面的景況下，滑如油拭的山谷中。

呀!!我驚訝而愕然，家家門前柳，原來今天是清明節。

那裏是我們的家鄉!?

一路上，水和山，在我們的眼內已沒有多麼稀罕，因多天全在伏牛山的腹中爬行，正謂「司空見慣」。然在今天，前面經過的山每人見了驚異。與其說是驚異，還不如說是心悸，山並沒多高，只是在背上設了個門，雖說那門上沒有寫什麼，但在此經過的人們的心中都會湧出「豫秦界關」的念頭。

因為我們的經歷太淺，加以自己親愛的父母淪落在鬼子踐踏的故鄉。所以總是在山門的右邊，——左邊便是秦省——戀戀難捨。猶之一對情人的分袂，同時我們站在山顛，向東南方望了再望，看了再看，啊！那裏是我們的家鄉？那裏有我們的爹娘!?觸景生情，不由的洒了幾滴眼淚。

一提起「華陰道」有人要想到「山陰道」來。同時還以為華陰道的景色更精美更神奇吧！不，那是錯想，說實話「華陰道」與人所想的恰恰相反。

早起從雒南縣出發，一離城，便登上山路，在羊腸險路的兩邊的豎立着猙惡峭巖的怪峯。就在這樣的當中，走了半日，但不知何時，前面也立座精神的大山。

這時每人都有些愕然，「難道還翻這座山嗎」？

眼睜睜一座大山，超羣的大山，橫在前面，加之走了半日見者誰不「流汗」。同時每人的肚內都早已骨碌碌的響了。

大山到了，一道帶路順山脚向西拐去。前面仍是一山，但到前邊又一夾向北，就那樣一南一西一北，不知轉了多少灣子，那座精神的山，到了背後。雖說兩旁仍夾山，在前面隱隱約約的像個村子，這時每人的心內，彷彿得到了意外的收穫，甚至肚子餓也忘了似的快活。

果然！果然！前面果然是座村子，越距越近，確鑿是村子。村子到了，同學們都爭先恐後向前跑，找飯吃。誰知這村周圍的樹，可真的不少，其實僅住三五家破爛頹垣由河南水災時逃出的難民。

失望了，每人肚內的骨碌又加強了。好在還有點希冀，再前五里地有個村子，同時也有飯店，（據老鄉的告知）於是主意決定了。

黃龍鋪真的到了，誠然吃的東西這裏都有賣的。狼吞虎嚥的食了一頓又進發了。

從黃龍鋪吃過午飯，每人都懷着翻秦嶺的可怕念頭。上了一座土嶺，沿着曲曲折折的凹凸夾道行動。

約摸走有二里多路，又上了個崗，拐了個灣，突然一山橫在眼前。人們的傳說誠然不錯，不過沒有那樣高大，然而站在山脚邊，也着實使人心悸。

秦嶺到了，稍憩後便聚精會神的登上嶺脚，在險惡峭滑的石級上，足足走了一點多鐘的樣子。（當時我也沒有錶）頂端到了，上面有座小廟，我就憩息在廟旁。滿頭大汗，氣喘喘的我，忽然來了一陣冷風，反覺有些寒意。

更使人快心的，便站在頂上，向東北眺望，啊！那巍山的丰姿，全呈現於眼前，誠然華山的高，華山的奇，華山

五四—一二二

的雄壯，華山的神聖精神，真不愧古人今人的遊覽，讚美。

我在山頂，留戀有二十分鐘光景，落暮的夕陽，被山掩了一半，才下了山，晚上宿在山谷中的一家小飯館。

計算在山中已走了二十多日，對於山，早有些厭棄的心，據說今天可以出山，於是都眼巴巴的期望着。

起了個絕早，又行半日。才出山了，那一片碧綠的無涯的新奇的大陸。驟然出現眼前，使我們收縮着的心，乍然舒暢了。呼吸也好似自由了。

華陰到了，天已下午，都各自找了住的地方，然又傳來「三時後乘三等慢車西去。」

火車的車廂除非有「兩合一」方可坐下四百餘人。雒南縣捐給的四萬元，李主任全給了他們，然僅給了三個車廂。無論怎樣擁擠，終有一部份無處立足。請求的結果，算又加上一個車廂。終究是水洩不通。

天已是黃昏時分，車開了，因擁擠得連身動也不能動，更談不到鑑賞景色。

車費了一夜的時光到了五代古都的長安。

我們沒有娛人的技巧，又都是一身蕭然，所以在繁華囂鬧的廣大的西京，給人們說盡了好話，暫宿于××會館的「廊下」。

那是到長安的第一天的早晨，我們都剛剛起來。

「哎！我的包裹不見了」，一位同學哭喪着臉說：「內邊完全是此次來時帶的衣服、鞋子、和几部應用的書」。同時向四邊尋找，最後在一個板子下面，發見了賊人們無用的書籍。

「怎麼辦……」

他哭了像個三歲小孩失掉了父母。聲音的哀感，針似的刺着我的心，情不自禁的落淚了。我們這次的出外，並非旅遊，也非做事。爲求知慾，爲了上進，逃至後方，除幾件衣服外，別的什麼也沒有。然竟有無血性無良心的東西，將我們的衣服盜了去。呵！好個萬惡瀰漫的城市。

我們在我國三京之一的西京，尾是滯停半月。有錢的富人看起來，西京的名勝古蹟，什麼大雁塔、小雁塔、武家坡、碑林……都可以遊賞一番。可是在這一般窮小的心中，因整日打攪在生活方面，誰還有意遊逛，雖說住了半月，至多也不過領略些街上口塗還紅脚踏高跟的時裝女子及着西裝的青年俏頭們的撲鼻的遺香。

三月二十日的平明，我們伏了行李向車站來。——因教育廳將我們的學校分至寶鷄——到了車站，又停有二時光景，車才向西開行。車，仍是三等慢車；人，仍是水洩不通。

「有人說坐火車是舒暢的」。不由的引起我無限的感慨，爲什麼我坐在上面是如此難過，不，如此不舒服呢。

車好似病了的野馬，走了一天一夜，在古長安道上經過的「渭水波」、楊貴妃之葬地。——馬嵬坡——都在我想像中過去。

寶鷄到了！寶鷄到了！人們都忙着向下搬東西。待我立起身來的時候，兩腿已麻木了。

滯跡色許寺

梅幼雲

「囘甘孜呢？上玉樹去玩一趟呢」？到色許寺下馬後，盤据心頭的，祗這兩件事。

層層疊疊的喇嘛房子，蜂窩似地密佈山上，三個大圓金頂，閃耀着萬丈光芒！一座莊嚴宏麗的大殿雄踞中央，這時，活佛戴着金色的僧王冠冕，正由兩個捧着大錫禪杖的喇嘛，在前面開道，向着大殿走去。大殿外所有的蠻子立即停止住他們正進行着的，走，跑，說，笑。馬上彎腰拱背，靜肅的等候這權威者過去。並虔誠地希望着佛爺能在他頭上摩一下——去災降福——那喧鬧紛然的大殿，也立時變成鴉雀無聲的聖地。

天上飄着幾朵白雲，陽光親媛地照着喇嘛寺的金頂。殿裏正響着法器的鬧聲，和幾百個嗽嘛的誦經聲。兩個七八歲的小喇嘛，由大殿裏悄悄溜出，順着墻沿拔行的神氣，活像是逃學的小學生。大殿前一片大的草地圍在短墻內，像煞禮堂前的升旗台集合場。幾個士兵擁着我的行李，在陽光下經過大殿前的草地，送我到寺裏的俄巴房去住，俄巴房便在大殿右側的一棟紅色樓房裏，住着一個年老的番官，一個禿頭的俄巴，和些喧嚷的蠻子。俄巴的兩個小喇嘛兒子也住在這裏，打掃了樓下一間小屋給我住，由小天井裏可以望見一塊長方形的藍天，從門口望去，一片黃色的草坪，遠處便是積雪壁然的大山。翻過前面的雪山，過歇午寺，渡通天河——相傳便是西遊記裏沙和尚住的鵝毛沉底的河——共四天途程便到青海玉樹。色許寺則歸西康石渠縣管轄，由石渠至此僅三十里左右。

門外一條轉經的長走廊，墻上裝着幾十個很大的轉經輪，輪上紅漆成紅紅綠綠的色彩，圓輪漆着白色的藏文六字大明咒，廊長約數十公尺。凡是由此經過的蠻子，除了那些牽着牛馬，或是揹着東西的須走正路外，全都繞着道走上這個轉經廊轉着經輪過去，口裏還要不斷地誦着經咒。

總所裏轉來的命令，要我住在這裏等候那到玉樹販貨的隊長囘來一同囘甘孜。一陣狂風。太陽來不及躲進雲端，豆大的冰雹已滿天飛舞，冷風吹人。像是從溫暖的陽春驟然變成酷寒的嚴冬。

士兵佈置好了我的小屋。打開行李疲倦地躺着，既不能囘甘孜，又不能遊玉樹，這突如其來的不如意事縈繞心頭，眼前的一切，正像是一個惡劣的夢境。

這是三十三年八月十日的下午，到色許寺的第一天。

× × × ×

勞碌後的睡眠，總是很舒適地。我懷着逆來順受的心理

五四—一二四

，壓制住心頭的焦急和愁悶。人生根本是個幻夢，我不願意在這荒野蠻區的鍋寺裏，再加重苦痛的氣氛。

黎明，便被催喇嘛上殿唸經的法器聲吵醒，翻身起床，那禿頭的俄巴，已經推門而入，送來一個熊熊大火的火盆。門開處，不知甚時下的大雪，已是滿眼白光。湯役送來了一壺奶茶，一盤牛肝，請我吃早餐，牛肝的血尚未煮乾，用小餐刀切開，裏面全是生的，大約是祇在沸水中燙過一下。怎麼吃呢？這生肝子！真要變成茹毛飲血的蠻子嗎？我好奇的試了一片，出乎意外地竟自又脆又甜，似乎比那煮熟的還要美味，我真有點懷疑我的嘴了。

早飯吃完，寺中鑼風大作，大殿中的幾百個喇嘛紛紛出殿，站在殿外的草地上，放下手中的經文，袈裟，僧帽。一起一伏的向着大殿不住的磕頭。他們磕頭的方式是先跪下再平據下去，全身都平伏在地上，再將兩手向前伸直，然後再站起來雙手合十，游鑪霍時，在一家蠻房子的經堂裏，曾見一個二十多歲的蠻子，在他經堂裏那定住的磕頭的地方，也照這種形式磕頭。一天到晚，除了吃飯解手外，沒有停止過。他那定做的磕頭地是在那橫舖的地板上，按着兩條和手一一般寬的直板，有四五尺長，這兩條直板特別光滑。象徵着磕頭次數之多，我曾叫通事問過他為什麼一天到晚祇在這裏磕頭甚麼事也不做。他說是因為家裏有病人，活佛叫他磕三萬個頭便能驅走病魔，地下放着的一串唸珠，便是用來記數的。

「平時每天磕不磕呢？」我問通事。

「這是修來專門磕頭的地方，怎麼不磕呢！不過不定數就是了。」通事說：「還有些發願磕長頭的才凶呢！他硬要從他家起一步磕一個頭磕到拉薩」！

拉薩？由這裏騎馬去還得跑幾個月呢！我心想。

「要是過河呢」？

「過河？他先得估計前面有多寬。假如是有磕十個頭寬的河面時，那他就得在過河時補上十個」。

草地上的幾百個喇嘛快慢不一的起伏着。年老的喇嘛恭恭敬敬的向着大殿行磕頭禮。許多小喇嘛則嘻皮笑臉的，有的拜下去互相伏在地上做着鬼臉，等別人磕了兩三次他才站起來。有的站着不動，一眼看見鐵棒喇嘛眼光掃射過來，才趕忙拜下去。鐵棒喇嘛是寺中的執法者，他有權干涉一切犯規的僧衆，無情棒可以隨便落在那些他認為該打的喇嘛身上。這些喇嘛大約磕了有半點鐘的頭，才紛紛作鳥獸散，雜聲紛起，各回禪室。一會，每人捧着一個木桶，一把銅壺，到寺外帳篷邊去取百姓供養他們的牛奶跟酸奶子。這早飯前半小時的磕頭，倒也是種特別的運動法。否則：鎮天價坐在大殿裏唸經，一點運動也沒有怎麼行呢？喇嘛們談談笑笑的拿着滿裝着牛奶酸奶子的壺桶回來，見我站在門口，便擁上來問我；

「學通？俄馬通？河普爾阿嗜？」

「學」是「酸奶子」，「俄馬」是「牛奶」「通」是「喝」？「河」是「你」，「阿嗜」是「有沒有」？「普爾」是什麼呢？一個喇嘛放下他手中的東西、兩手比着一個圈圈又放到嘴邊，我想「普爾」大約是碗吧？趕回屋裏取出在甘孜買的木碗。問他：

「阿惹」？即「是不是」？

「惹！惹！」他回答我「是！是！」

他倒了滿碗牛奶給我，熱騰騰的很香，我一口喝乾，另一個喇嘛又給我倒滿。我連吃了幾碗，竟有些應接不暇了。最後，一個喇嘛倒了碗酸奶子給我，他也許是怕我不認識這東西吧，一面說「舉！舉！」一面用他那烏黑泥垢的手指在我碗裏一攪，挑起來吃給我看，我看着碗中那雪白的酸奶子中的兩條黑印，有點想嘔，可是善意難却，衹好拍着肚皮告訴他實在吃不下了，故意當着他端回來珍藏着表示等會決定吃，等法螺再鳴他們又上大殿唸午經時，才悄悄地出倒了。午飯鑼響時，喇嘛們又爭先恐後的給我送了些食物來，一種是酥油煮爛的人參菓，一種是酥油煮成漿糊似的東西，吃了半天，才確定是飯。他們在總段上分了些米，不知吃法，用酥油和水拚命地煮，煮成這又黏又軟的東西，全無米味。我做夢也沒想到會到這鬼子地方來，這些米也跟我一樣，沒想到會變成這樣的鬼飲食，米如有靈，也衹好嘆上兩句，「其命也夫」了！

黃昏時，幾鐘鳴後，幾百個喇嘛集於寺前怪聲大叫，不知是作的什麼道法？叫了一陣纔紛紛散。俄巴的兩個小喇嘛兒子，藉着送燈來的機會，開始對我「研究」，由我的眼鏡，水筆，被褥，以至草紙。都一樣樣的用好奇的眼光向我借看，要我解釋。話又不懂，衹好比手勢。他倆拿了不少酥油，牛肉，跟白菌子送我。要我給他點「機比」，我不懂，他又說「火叉」，我還是不懂，打開食物袋讓他自便，才知道是要點「豆餅」。臨走時要我給他點「舉可」，我知道他們叫鼻子是「洋錢舉可」，便掏了一張一百元的給他，他不要，我忽然想會，「洋錢舉可」是紙錢，也許他是要紙吧？便撕了兩張白紙給他，果不其然，他倆連聲「卡住」——多謝——而去。

度日如年的過了幾天，心中之焦急，難以言狀。帶來的東西全吃光了，天天吃俄巴送來的鬼飲食。第九天上。隊上的同事小王來了，把馬拴在門口，進來亂拍身上的雪。

「二哥！我領了兩斤白糖，沒捨得吃，留來送給你！今早在石渠煮了只羊子，沒吃完，來！送你只羊腿！」

他把糖裝進我的糌巴口袋裏，又取了兩只羊腿和我各執其一的對吃，淡水煮肉，很鮮嫩。彼此對視着，大家臉上都在脫皮，換了一層黑皮肉，身體却像比前強壯了不少。

「河機比阿啥」？有點豆瓣醮羊肉，該多好吃呢！我還想試試看他懂不懂。

「我豆瓣全送了鬼丫頭吃了！」

「你出來帶了多少紙烟？」

「帶了十五盒駱駝台，現在衹剩了一個烟屁股」他掏了半截紙烟給我，我斷烟已七八天了，對這烟屁股感覺得非常親熱。

「老孫也要等隊長一路回去，他大約是一號由甘孜出發的，還有十天或許可以到色許了，我明天一早回去」。

第二天一早，他就回甘孜去了。我盼望着老孫早點來到，他和我感情很好。欣喜着盼望這將來臨的佳伴！

× × × ×

天天孤寂地望着天上的白雲，時隱時現的季候，變幻莫

運！象徵着未來的命運。

人是感情的動物，這些喇嘛和我雖然言語不通，可是大家情感很好，他們一有空閒便要跑來閑耍，倒還容易排遣。祇有當他們上殿唸經的時候，靜悄悄地，難挨！天天祇是比手勢，連個說說話的人都沒有。

「再住些時，恐怕連漢話都會忘了吧！」我心裏常翻騰着這可笑的恐怖。

「無言之苦」實在難於忍受，獨自倚着寺門，當那夕陽黃昏，歸鴉亂鳴之際。偶然唱着

「……白髮娘，望兒歸，紅顏守空幃。三更同入夢，兩地誰夢誰！……」之句，遙望遠雲念及幾千里外的雙親，不禁淚隨聲下，這幾句極普通的歌句，竟賺出了多年來未曾輕落的熱淚！

× × × ×

由於兩個小喇嘛的宣傳，一些小喇嘛天天伸着烏黑的手向我要「舉可」，白紙，破紙，草紙，報紙，都要。他們最感興趣的是那幾張用破了的複寫紙，大家都來搶。還有兩次我解手用過的草紙，都被他們拾去。嚇得我以後用過的草紙，全丟在糞坑裏，不敢再讓它在外面露頭了。

喇嘛小便時跟女人似地蹲着屙，他們大便跟畜牲似的解完就算，不用紙揩拭。蠻子的生活，我全學得會，祇有這兩樣不好辦。

番官色許奔布，俄巴恨那，都和我很要好。恨那祇知道「婆娘」就是「那麼」，此外連「茶喝」都說不來。天[illegible]問我，「河婆娘阿嗒？」一段上來的條子，或是要木料，[illegible]要羊子，酥油等等，色許奔布看着那「天朝文字」的介分，無法明瞭，我無形中成了他的秘書。每次都是我用手勢和他會的幾句蠻話告訴他。有一次他拿着催要羊子的條子給我，上面歪歪斜斜的寫着：

「請催肥羊二只，價由總段日後付給」。

上面蓋着個半明半暗的私章，也不知道是職員的章呢？也不知是職員太太的章？他們知道祇要有個章子，就能騙來吃。番官跟奉着聖旨似的馬上派俄巴向百姓家攤派，可憐這些蠻子，繳了多多少少的東西，到甚麼地方去領錢啊！恨那拿着這張條子來問我，我忘了羊子叫什麼，想起了從前一個半吊子通事催羊子的笑話，我便笑着學那位老前輩兩手裝成羊角放在頭上。嘴裏叫着「咩！咩！」

「哈哈！！陸！陸！」恨那笑着告訴我羊叫「陸」。

「陸！尼」！（尼是兩個）

就這樣連學帶比的跟蠻子打交道。二十幾天來，倒也還沒遇見什麼困難。一天晚上，兩個小喇嘛鄭重其事的告訴我：

「鬆尼老鷄掌啊那有朵」！

我知道「鬆尼」是「明天」，「阿那」是「這裏」，「有朵」是「有了」。可是「老鷄掌」是個什麼呢？這回可把我難住了！跟小喇嘛蘑菇了半天，我急的直跳。他倆也急的直叫，還是鬧不明白，沒辦法，祇好等「鬆尼」再說吧。

第二天一早，幾個蠻子把色許奔布的大肥馬備好了，色許奔布穿着件黃色的蠻皮衫，戴着頂硬質的直桶帽。——是一個碗口粗的直桶子矗立在帽子中央，足有一尺高。——

白布做成的，這真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的帽子。幾個伺候色許奔波的蠻子，也都戴着同式的白色高桶帽子，胸前懸着大號的銀製「格娃烏」。（是銀製小匣，中儲佛像，謂能避鎗砲災邪。）腰間橫插着三尺多長的大蠻刀，肩上斜揹着花毡套子套着的步鎗，高大的蠻馬，精緻的鞍轡，擁護着色許奔布出寺。臨行時，色許奔布也向我說：

「得尼——」「今天」——老鷄掌阿那有來」。

他們大概是去歡迎這個「老鷄掌」的吧？或許「老鷄掌」是個「蠻酋」？

全寺的喇嘛都集合在大殿前的草地上，却並不是磕頭。僧王活佛也上了坐騎，前面是幾對六七尺長的大法螺開道，幾百個喇嘛全披着新袈裟，戴着黃色僧帽，排着隊隨着僧王下山出寺而去。

「老鷄掌」是出殯？是一種甚麼典禮？

遠遠的一乘滑桿，幾匹騎馬，向這邊走來。行至眼前。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是歡迎駱局長，不是什麼老鷄掌。色許奔布是本地的番官，自應往迎，我希奇活佛，爲什麼如此勢利？竟勞師動衆的擺隊出迎？

駱局長並沒來。來的是個副局長，當天，活佛在喇嘛寺裏，大擺筵席，廣延賓客，爲副局長接風。

其浦其浦奔布——副局長的來臨。擾動了整個的色許寺！（其浦其浦奔布即大官之意）

× × × ×

一個苦悶的陰天下午，幾騎馬飛馳而來，從那前面兩個穿着藍色的短皮大衣和白毡帽上，斷定了是本隊的職員。幾百個小黑點在遠處蠕動着，大約便是他們押運來的工米和工具的馱子，幾匹馬漸漸跑近。果然！正是我盼望中的老孫。還有意外來臨的小鍾。鍾帶了十幾斤臘肉來，才放下行李，老孫就打開鍾的口袋，提出一大塊肉來。「小鍾！招待二哥吃兩斤臘肉吧！」他一面說一面就喊士兵燒火，臘肉煮來，他們還帶的有幾斤米，煮了一大鍋稀飯來。望着那又白又香的稀飯，好不歡喜，狼吞虎嚥，涓滴無存。天！三十年來才知米香！

老孫替他朋友帶了一馱茶來想換一匹馬，他出去跑了陣與匆匆地回來，說是跟一個喇嘛講妥了。這個喇嘛是爲着受不了孤陰寡陽的戒律，預備賣了牛馬開小差的。

「唉！傷腦筋。傷腦筋！」推門進來的是吳大姐。（因爲他富於女性，所以同事們都戲稱之爲大姐）「你怎麼這麼快就來了?」我在他後一天離開的甘孜。路上也沒遇見他回去，可是計算行程，他也決不會就由甘孜第二次出差到此。

「唉！談不得！談不得！談起來就得罪耶穌！我還沒回到隊上，半途中又跑回來了。我倆大概是路上錯過了。所以沒碰見。唉！傷腦筋！硬是傷腦筋！鬼兒子烏拉娃在路上偷了我幾十斤豆瓣，我到總段交秤時才發現。我回去找當地俄巳把烏拉娃抓來喊他賠。唉！看起來又像是造孽似的，我想不要他賠嘛？我又賠不起！隊上又不肯放過。唉！隊上的事硬是談不得。談起來就得罪耶穌！」他是甯肯傷盡腦筋也不

肯得難耶穌的人。

第二天，老孫牽了他那匹拿茶換的馬來。

「這匹馬才一馱茶，拿到甘孜去可以賺個對本」！

「蠻子的生意硬是好做！當這個小公務人員有啥子意思。明年我一定要回來籌一筆資本來做蠻子生意。麝香！鹿茸！蟲草……」吳大姐熱中的說個沒完。

「對！我贊成，我明年也來當門買金子」小鍾也想當「掌本」（掌櫃）。「二哥：你也來一個」！

「我也許將來會來，可是不做生意。我想開個牛廠，我喜歡蠻子，天眞！樸實，他們的生活也很有意思。終年儘在大自然裏生活着，不用鈎心鬥角，不用奸詐百出！——」

「你想當牛廠娃」？老孫不等我說完。就搶着說。

「是的！我想多約幾位同志來開集體牛廠。多約些同志來，利用這廣大的出產，牛革、羊毛、開設工廠、努力生產，對國家也有不少的裨益呢」！

「對！我也來開個牛廠，由雅安運一百馱蠻茶來這裏換牛，夏克刀登（蠻酋）規定的，一馱茶換四條牛大的毛牛，我一百馱茶就能換四百條毛牛。再娶上八個蠻丫頭跟我當太太，兼管放牛。還要喂他幾百只羊子，再請上個會做黃油的技師，改良酥油運銷內地」，老孫處處忘不了蠻丫頭，「喂羊子的利益也不小呢，他繁殖得快，又可以賣羊毛，吃羊奶。死了還有肉吃，有皮衫穿」。

野外成羣的牛羊，漫山遍野，牛廠娃正揹鎗騎着馬，在草地上來回的巡邏着，附近的牛廠最多。有幾個富蠻，他自已究竟有多少牛羊，他始終沒有弄清楚過。

「白利第一分段的段長被殺了，你知道嗎？」吳大姐陡然想起。「我沒走到白利就又回到色許了，沒聽清楚到底是誰個的。唉！傷腦筋！到關外來掙這幾文錢眞不容易」！

「先說是匪打的，我過綫場，分區署時，才知道不是匪。余區長告訴我，他已經把這案子辦穿了，就是分段上的顧工程司打的。」小鍾說：「因為顧工程師跟分段上一個女工叫楊四妹的認識，段長好意勸他。他倆反而把段長殺了」。

「那也不犯着殺段長啊」！我懷疑着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怎穿嗎」！吳大姐的婆婆鑰又來了。「顧工程司在那啥子殺的段長呢」？

「段長的三號左輪」！小鍾說：「事情是在八月二十一日下午在白利林慈之間河溝上發生的。顧殺了段長後，反報說段長約他到河邊釣魚，被一蠻匪打死，楊四妹在河邊洗衣，同時目擊。余區長去調查了三天，才明眞相，偵訊時，顧供說是個穿黑蠻衫的蠻子用步鎗打的，楊供說是個穿白衫的蠻子打的，驗傷又是手鎗彈。再加上余區長調查所得，跟分段上的小工又呈繳了幾件濺有血迹的顧楊衣服來，還有許多蠻子證明。余區長才把顧工程師上了幾次夾棍，仍是不招，又把楊四妹夾起，楊四妹才說「小顧！招了吧！要死死在一堆」！他倆才招認段長是顧故意約他到河邊去釣魚，楊先在河邊等候，顧事先將段長放在枕頭下的手鎗偷來，在河邊上，顧第一鎗打中段長要害。段長還想跑回去。接連又放了兩鎗，均未擊中。楊四妹便用大石將段長頭給打爛的」。

「喲！這楊四妹弄個歪啊」！吳大姐嚇了一跳，他是連

殺鷄都不敢看的人。

天南地北的談到半夜。好景不常。第三天上，吳，鍾又走了。老孫則每日騎馬到遠處帳蓬裏去找丫頭，長日漫漫，又恢復了孤寂的生涯！

好不容易，挨到九月中旬，隊長才帶着他那寶貝士兵來了。

九月十六號離開色許寺。很多喇嘛都來送我，幾個小喇嘛依依不捨地站在寺前。

「任清！備馬來！」隊長急欲動身，用他那廣東官腔，吆喝着寶貝士兵。

「吶嚇！！——」任清祇答應「是」，可沒動手備馬。

「快點！備慢了打死你」！

「毋先生！（他永遠喊不清梅先生）隊長要我馬一個揹囉！揹不起就要他我一個打死囉！馬我老實揹不起囉！」這位寶貝急得涕泗橫流，隊長平時總是叫烏拉娃備馬，有通事翻話，今天通事不在身邊，便害得寶貝哭了一場。他把備馬誤為揹馬，解釋之後，才把馬備好。

老孫約我先到石渠去打前站，上馬加鞭，踏河急馳。

「何日君再來」？別了！這居住三十六天的色許寺！

第十九卷第九期

要目預告

暑期邊地旅行記……劉天均
生活在紫荊關——河南大學……張嶺梅
修學旅行記……何耀輝
峨嵋搯勝記（下篇）……松廬
湘西行
烽火旅程
從天津歸來（下篇）
桂游散記……張朋
台灣地理一瞥……陳純仁
美游紀實……梅冠五
兩條最艱苦的航空線……莊澤宣

五四—一三〇

荷印游記【三】

章力生

吾遊荷印既竟，茲仍前記菲律濱之例，將荷印政治、經濟、社會等現狀，並上溯荷印之歷史、形勢、居民、宗教、政治組織，及我國與荷印之交通，我僑胥在荷印之偉績等，加以敍述，一以實吾日記之內容，一以供讀者之參攷。惟行篋並無參攷書籍，所有各項資料，僅憑記憶所及，參據諸書而成，錯誤之處，自知難免，尚祈讀者匡正爲幸。

關於荷印的政治方面：因荷印爲世界最廣大之羣島國，亦爲最重要之熱帶國，物阜民豐，久爲世界之寶庫，日人處心積慮的南進政策，亦卽以此爲焦點。華僑在此，據一九三〇年荷印統計年鑑，福建五五四、九八一人，客家二〇〇、七三六人，潮州八七、八一二人，廣府一三六、一三〇人，其他（包括與中國人結婚之土婦）一九九、三七三人，不明一〇、九八二人，合計一、一九〇、〇一四人，（一說爲一、二三三、二一四人，其中男華僑一四、四九八人，女華僑一八、七〇二人，因以各種原因，無法歸類，故取前說）。在荷印外來民族中，佔有極重要之地位。至僑胞政治主張，僑生方面，有兩大體系，其一爲中華會，由簡福祥、簡錫祺氏領導，主張參加荷印政治（簡氏均爲荷印國民會議議員）透過荷印政府機構，以謀保護僑胞，其主要目標在：（一）爭取平等，（二）敦睦邦交，（三）發展教育。其二爲新報與鐵巖派，由洪淵源，柯全壽氏領導；此派祖國觀念較重，不主參加荷印政治。前者係親荷主義，實力較大；後者自抗戰以後，亦漸發展。關於經濟方面：荷印氣候適宜，土地肥沃，資源充裕，遍驗例利。金雞納（Chinchona）一六三八年在南美祕魯地方之西班牙總督夫人患病，以金雞納霜治癒後，歐人方知金雞納爲治療熱帶風土病或一般熱病之良藥，金雞納之原文，爲該總督之姓。荷印金雞納產額佔全世界百分之九〇，木棉、胡椒，佔世界之首位，樹膠僅次於英屬馬來亞，椰子次於菲律濱，油棕次於非洲，均佔第二位；蘋古蘭次於坦干伊加（TanGavvik）及墨西哥，茶次於印度及錫蘭，均佔第三位：咖啡次於巴西，中美、非洲，佔第四位；砂糖爲世界第二輸出國，產量次於古巴及印度，佔第三位；可可次於西非、美洲、聖多美（Saothomie）錫蘭等處，佔第六位。煙草爲荷印土人酷愛之嗜好品，佔世界第二位。礦產方面，則石油與錫，蘊藏亦富。實爲世界重要之寶庫。惟土人經濟智識，非常落後，尚未開發至國民經濟時代。文化低落，生產簡陋，故華僑在荷印實爲其經濟社會之中心，亦爲歐亞貿易之仲介。統計百分之八十五雜貨商店——當地所稱「土庫」"Toko"均在華僑之手。據稱萬隆（Bandoeng）設市之初，欲建設規模市，不准華人入境，但卒無法繁榮，仍允華人入境。足徵華僑在荷印，實爲其社會生活之中心，經濟繁榮之動力也。華僑在荷印，大都營「土庫」商及仲介商：僑生則營樹膠、糖、茶等大企業，規模宏大，實力雄厚。如三寶壠僑領黃仲涵所組織之建源公司，其組織之現代化，甚且駕歐人而上之。惟晚近以來，荷人扶植土人經濟，同時稅率之重，竟達至百分之八十五，亦爲華僑經濟勢力發展之障。而小商人知識較低，不知記賬，征稅員憑空估計，武斷征取，痛苦尤甚。關於社會方面：南洋各屬，以東印度土人最爲落後；生活簡陋，享受微薄。東印度土人，在社會經濟意識上，尚未形成統一的單位。而係由各種各自隔絕的小社會組成，每一小社會，則有其特殊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單位，蓋尙滯留於部落時代，未臻於民族國家時代也。土人物質生活，既屬簡陋，經濟觀念，尤爲幼稚。土人不甚注意於儲蓄，其生產目的，僅在供給生活之需，而不在謀利；故其心理，大都貪求目前小利

，其工作興趣，亦偏重於目前酬報，若與語將來利益，則不足以動其心。此爲其經濟生活不能推進之最大主因，自不足與外來民族作經濟的競爭。自他面觀察，荷印土人，在社會經濟上，雖未能形成統一單位，但其公共與普通的特性，初非絕無，此即回教之信仰；土人信仰回教，實已形成一普遍統一的意識，佔有絕大的力量，故日人處心積慮，欲從宗教上與土人相結合，伸張其侵略之陰謀，此亦大可注意之事也。（馬天英等組織回教訪問團，赴馬來亞宣傳，影響甚大，荷印方面，亦宜注意，以杜日人奸謀。參看十月十四日所記）華僑在荷印，富有保守精神，生活較有紀律；團結亦較堅強；我國固有之成訓遺制，習慣風俗，甚至在國內已不多觀者，猶保存勿替。僑生在十一代以上者，雖不通國語，猶能快筆自書其姓氏，抗戰以後，民族意識，更爲強烈，殊足欣慰。惟查僑胞沉湎於煙毒者，爲數可驚，據一九三〇年荷政府統計，在一六七，一九一煙民中，有八萬零七百六十三人爲華人，荷印華僑僅佔總人口五十分之一；而煙民數量，竟三倍土人，殊爲憾事。尙望我僑胞根絕煙毒，發奮爲雄，以免騰笑外人也。

關於荷印之歷史，亦可得而言：荷印古代，無確實文獻可徵。惟僅知我國人民及印度，因南方氣候溫和，物產豐富，遂漸南移，而至東印度。西曆紀元四一四年，晉僧法顯遊印度歸，道經爪哇，已見有我國人民遷居是地，我國人民及印度人，當爲首至東印度之外國人。當時原往的馬來民族，生活低下，印度人與東印度接觸後，以其較高文化，從事開發，爪哇人之宗教、美術、農業等各種設施，均受印度文化之影響，爪哇之名稱，亦係出於印度語。爪哇人受印度影響最大者爲宗教。或謂爪哇之遠祖，係自安南遷來，而其商業則爲印度人所先闢。蓋印商於我國秦漢時代，已在摩鹿加採取丁香，售與羅馬。至西曆六〇三年印度王大雅拉以戰船一百〇六艘，載五千人至爪哇，自一一〇〇年至一四〇〇年爲印度人在荷印之黃金時代。印度人雖爲文化上之先覺者，但因異邦人之故，最初與土人不無隔閡，然自佛教傳入後，與土人互相融和，且與土人雜婚，遂能建立若干偉大之印度王國。其中最有勢力者爲東爪哇之滿者伯夷（Majabesh）及馬他蘭（Mataram）王國，（馬他蘭王國，始於十六世紀中，至一七五五年裂爲二，即梭羅與日惹）。其後又在西爪哇建立巴扎扎蘭（Padjajaram）王國。Padjajaram 之建國時期，約爲一三〇〇年至一五〇〇年，該國通稱爲仙國 Fairgland。據 Crawfurd 印度羣島史，謂爪哇十二世紀至十五世紀間尙有 Doho，（按即 Daha 即元史中之諸哈）Brambanan Madang-kamolan Jangala（按即元史中之戎牙路）Singhasari 諸大國。其中以滿者伯夷爲強盛，奄有東部中部爪哇初巴里（Baly）島，而國威更遠及蘇門答臘，婆羅洲及馬來半島。是爲「東印度文明」時代。馮承鈞諸蕃志校注闍婆國條云：「十三世紀初年，適當 Tumapel 王朝建國之時，此國元史爪哇傳名杜馬班，明史爪哇傳作都馬板，都古之 Kutaraja 至十三世紀末年，滿者伯夷國始代之而興」。至十五世紀前半，回教傳入，此爲由馬來半島進入蘇門答臘東海岸者。當時從事傳教之印度人及馬來人，在爪哇沿岸構成根據地，與土王通款曲，並聯婚姻，關係日益密切，使土王皈依回教。故代東印度文明而興者爲「回教文明」。回教國之最強勝者，初爲底樸克（Demak = Damak）在一六一五年之 Lavanha 地圖上稱 Dimo 國名又首都名，即今三寶瓏一帶地。其國王嘗聯合回教各州，以抗印度化國家滿者伯夷，結果底樸克勝，滿者伯夷亡。自此以後，即當一五一五至一五二五年間，萬丹井里汶及爪哇東部之北岸諸邦，均爲底樸克所統治。迨至十六世紀中，其霸權轉移與 Dajang 至一五六八年則臣服於 Mataram 矣。其時尙發生一強國，與 Mataram 勢力相若者，曰萬坦，即在今萬丹其地。其後幾經變遷，以迄今日，回教之勢力，幾彌漫全荷屬東印度矣。歐人最初訪問荷印者爲馬可勃羅（Marco Polo），彼於一二九二年由中國返歐，道經蘇門答臘之北部。自此以後，迄無與歐人有關之記載發生。歐洲諸國中最初在東印度扶植勢力者爲葡萄牙人。自西曆一四八六年地亞士（Bartolomeudiaz）發見好望角後，印度之航路由斯開拓；一四九八年達伽瑪（Varco de Ga-

ma）由好望角至印度西海岸之加里可。（即古里國，今Calicut-kankodu）彼兩人爲衛最勇猛之探險家，利用優良之航海術以至東印度，於是巧專籠絡東印度之土王，在重要海岸建立商業根據地。一五一一年征服馬六甲，並發見摩鹿加羣島，乃獲得亞齊及爪哇之商權，並進而經營爪哇各島，而葡人在東方的基礎於以建立，是爲葡萄牙統治時代。葡人在東方之勢力炙手可熱，然好景不常，一方因發展地域過大，維持勢力，殊非易事；且以連年征伐，通商組織不良，員役營私舞弊，國力因而疲憊。一五八〇年葡萄牙全國爲西班牙征服後，在東方之勢力乃一蹶不振。當葡人東方貿易發達之時，荷蘭以地理關係，將南歐諸國商品，運往北歐出售，而葡人從東方運來的香料，亦賴荷人轉運他國，及西班牙征服葡萄牙，並與荷蘭戰爭十餘年，荷蘭在歐市場，遭受重大打擊，乃轉移方向，進而向東印度發展。一五九五年四月二日第一次航行印度之商船由佛曼（Houtman）率領出發，一五九六年六月二日荷蘭遠征隊，率艦四艘，抵爪哇之班坦，是爲荷蘭向東印度發展之第一聲。一六〇二年成立東印度公司，荷人擊敗西班牙葡萄牙艦隊於摩鹿加。一六〇九年東印度公司決定設置總督，以統一通商及其他事務之指揮權。一六一八年移東印度公司之根據地於惹卡德拉，一六二一年並改名巴達維亞（Batavia）而荷屬東印度之基礎於以奠定。一七四五年，茂物（Buitenzorg）土王獻領土於東印度公司，一七五五年，馬他蘭國分爲日惹（Jogjakarta）梭羅（Soerakarta）二國。至十八世紀末，荷蘭發生內亂，不久荷蘭被法國合併，其在東印度之領土亦爲法所有。一八一一年八月爪哇歸入英人手中。萊佛士任副總督，（總督由印督Minto兼任），廢止強制工役制度，許各國自由貿易，政績大著，是爲英人統治時代。拿破崙遠征俄羅斯失敗後，一八一四年荷蘭脫離法國獨立，英國乃與荷蘭結合，共禦法國，並於一八一六年歸還好望角及錫蘭以外荷屬殖民地，一八一九年荷蘭宣告東印度爲其屬地，並派總督。一八二四年英荷締結協定，荷蘭以新加坡，馬六甲讓與英國，而以獲得邦加（Banka）勿里洞（Billiton）二島及蘇門答臘之明古粦（Benkoelen）爲交換條件，由此協定之結果，英得承認荷蘭獨佔香料羣島，一八五三年荷印政府合併西婆羅洲之華人殖民地，而蘇門答臘及婆羅洲亦在荷蘭勢力範圍之內，直至廿世紀初葉，荷人始將東印度完全奠定。

關於荷蘭之形勢，亦可得而言：荷屬東印度爲散在北緯六度至南緯十一度，東經九十五度至一百四十一度間，荷蘭領有之島嶼及島之一部份之總稱，亦稱Insulinde爲世界最大之羣島，係包括下列諸羣島而成：（一）大巽他羣島，包括屬島，蘇門答臘（Swmatra），爪哇（Java），婆羅洲（Borneo 西北部屬英），西里伯（Celebes）。（二）小巽他羣島，包括峇里（Bali），龍目（Lombok），松巴哇（Soembawa），佛羅里斯（Folotes），松巴（Soemba），帝汶（Timor 東北部分屬葡）沙島（Savoe），羅的（Roti）。（三）摩鹿加羣島（Molukken）。（四）新幾內亞及屬島。按自一九三八年七月起爪哇與婆羅洲以東之荷屬島嶼，統稱曰大東羣島（Groote Oost），總面積爲七三三，七一三平方哩，爲荷蘭本土之五十八倍（按其本國面積爲一二，六〇〇方哩），如各島分別與之比較，則爪哇比荷蘭本土大四倍，蘇門答臘大十三倍，婆羅洲十七倍，西里伯斯五、五倍，新幾內亞十二倍，摩鹿加羣島三、五倍，小巽他及其他合計三倍云。荷印諸島，爲世界著名之大裂罅帶，地脈割裂，絕少連續。島內山脈二系，均爲火山，一自台灣而來，經菲律賓，渡西里伯斯以抵摩鹿加；一則橫陳於蘇門答臘，爪哇，經小巽他羣島以達新幾內亞。羣島中僅婆羅洲無火山，就中以蘇、爪二島火山最烈，其中之喀拉喀托（Krakatoa）火山島，曾於一八八三年大爆發，地盤陷落三分之二，聲震千餘哩，激烈情形，爲世界火山爆發時所罕見。

關於荷印之民族，亦可得而言：荷屬東印度之居民，大部分爲屬於人種學上之印度尼西亞人（Indonesians）及美拉尼西亞人（Me-anesians）之土著民族，餘爲荷蘭人及他國僑民。荷印之土著，除新幾內亞之土人（美拉尼西亞人）外，均屬於印度尼西亞人。彼等於太

古時，從亞細亞南部地方，移居東印度，而驅逐各島之先住民族，或與其雜婚。現居荷印之各種族及其分布區域如下：（一）亞齊族（Atjehers）居住蘇門答臘北部之亞齊州：（二）格尤族（Gajos）（三）亞拉沙族（Alasers），蘇島北端亞齊州中部山中：（四）峇達族（Bataks），蘇島之達班奴利州（Tapanoeli）蘇東海岸州（Oostkust van Sumatra）之山地：（五）米南加保族（Minangkabauers），蘇西海岸州（Sumatra's West kust）：（六）南蘇馬來族（Zuid Sumatra maleiers），蘇島之巨港，明古粦，占牌（Djambi）及南榜（Lampong）諸州：（七）達亞克族（Dajaks）分兩種，居婆羅洲內地：（八）望加錫族（Makassaarens）西里伯斯半島之南部：（九）杜羅者族（Toradja），西里伯島中部：（十）武吉族（Bagineezen）西里伯斯半島之西部及婆羅洲東部沿岸地帶：（十一）米納哈沙族（Minahassers）北部西里伯：（十二）安汶族（Amboneezen）安坡拿島及其鄰島（摩鹿加島除安汶外，倘有其他十九種）：（十三）巴布亞族（Papoeas）北部新幾內亞：（十四）加燕族（Kajakajas）南部新幾內亞：（十五）巽他族（Soendaneezen）爪哇之西部：（十六）爪哇族（Javanen）爪哇之中部及東部：（十七）馬都拉族（Madoereezen）馬都拉島及爪哇東部：（十八）峇里族（Balineezen）峇里及龍目諸島。荷印土著民族大概如上。文化程度最高者爲爪哇族，而最低且特殊者爲中部蘇門答臘之放浪民族苦布族（Kubus）及最近漸知用錢之新幾內亞巴布亞族。文化較高者爲巽他族，馬都拉族，峇里族，蘇島馬來族，亞齊族，武吉族，望加錫族等：峇里族，達亞克族次之。至荷印外來民族，復可分爲（一）歐亞族，爲西人與土人混血民族，膚色黃黑，髮直頭黑，不類西人，俗稱爲「土生荷蘭」者是也。（二）中南族，爲華僑與土人之混血民族，然我國之土生僑民，膚色黃白，一切習俗多類馬來人，即俗稱爲「峇峇」者是也。

關於荷印之宗教，亦可得而言：荷印之宗教，大別爲回教，佛教、波印度教、儒教、基督教，及未開化土人之原始的各種信仰。概括言之，西里伯及摩鹿加羣島的土人，信仰基督教較多。米納哈沙（Minahasa）地方及桑吉群島之土人幾全部信仰基督教及天主教，爪哇蘇門答臘之居民大都爲回教徒，峇里及龍目之居民，大半爲印度佛教徒。各島未開發之土人，均信仰拜物教。茲分述如次：（一）荷印最初之宗教，爲印度人傳入之婆羅門教：紀元四一四年，高僧法顯由印度歸國道經爪哇時，曾見爪哇之婆羅門教盛極一時，其後佛教代之而興，其勢寖衰。（二）回教傳入荷印較早，勢力亦最大，信徒達三千六百萬人。當十五世紀回教傳入荷印，因無其他宗教與之競爭，頗得東印各民族之信仰，故至今盛行不衰；現在每年信仰赴謨罕默德降生聖地麥加（Macca）朝拜者，猶絡繹不絕。（三）佛教傳入印度，在婆羅門教傳入之後，約在第七世紀之時。婆羅門教雖曾盛極一時，但因其階級制度甚嚴，而人民之大部分，屬於最下等之奴隸階級，常受上層階級之壓迫，故以慈悲爲本之佛教傳入後，於是下層人民靡不景從，婆羅門教遂一蹶不振。佛教之傳入荷印，本不遜於回教，惜其教義主靜，不甚合於好動之荷印民族，故迄今教徒僅二百萬人，遠不及回教之盛。惟當十二世紀至十五世紀，爲佛教之黃金時代，觀遺留至今之婆羅浮屠（Baroboedoer）及其他佛教之勝蹟，可窺知當時佛教之鼎盛；蓋東印度文明，由佛教輸入者因甚多也。（四）基督教始於十五世紀荷人東來之時，現有徒衆七八十萬人：一九三〇年，荷印之新教有二十七教士及十一牧師，均由荷印政府給予津貼；是年統計，全印傳教機關，共有八十九所。

關於荷印之政治組織，亦可得而言：荷屬東印度之最高統治者爲荷蘭國王，總督（Gouverneur-General）爲最高執行機關，以國王名義統治之。其諮詢機關則有荷屬東印度評議會（Raad Van Indie）。此外尚有國民參議會（Volksraad）爲代表民意參與政治之機關。在地方行政上，可大別爲本部及外島。除土人自治區外，本部三省及外部八州；各省及直轄州設省長（Gouverneur）治理之。省以下又分爲府，府設府尹（Resident）；府以下爲縣，縣有縣長（Assistent Res-

ident)，以土人任「勒領」(Regent)，荷人任縣長，同駐一地，縣長與「副領」爲同級官，但後者受前者之監督。縣以下分爲鄉（District）以土人任文多那（Wedana）統轄之。又以華僑衆多，乃擇富有資產及對地方政府忠順者加以委任，以備諮詢，及收所得稅，其最高者稱爲「瑪腰」，其次爲甲必丹，爲「雷珍蘭」，爲「甲首」，甲首之職位，與我國地保相似。以上爲政府直轄區之行政概要。此外尚有土人自治區，其與政府之關係，以條約或政治的宣言規定之。大要如次：（一）荷屬東印度政府，命令駐紮土王自治區內之省長或縣長，監督其行政設施，並作必要之建議；（二）土王不履行條約上及其他重要義務時，得廢黜之，並決定其繼承人。

關於我國與荷印之交通，余於將離爪哇及行抵巨港時，業已述及，茲復采摭諸書，爲之疏證，以補前所未逮。後漢書卷六順帝本紀云：永建六年（紀元一三一年）「十二月，日南徼外葉調國撣國遣使貢獻」。又卷一一六西南夷傳云：「永建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便遣使貢獻，帝賜調便金印紫綬」。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曰：「余採伯希和等之考訂，而以葉調當今之爪哇。要在紀元以前，印度移民東徙，文化東漸，蘇門答臘，爪哇，爲來半島，越南半島，並爲印度文化傳播之地，葉調使臣之入朝中國，事應有之」。由是可證爪哇人朝中國，遠在東漢順帝之時；而彼此通商往還，當遠較其時爲早。蓋必通商以後，始知中國之偉大，是以遐方慕義，遣使來朝也。迨至三國，孫吳地在東南，與南方域外諸國，關係尤爲密切；當呂岱平定交州，進討九眞之際（黃武五年西紀二二六年），同時遣從事朱應，康泰「南宣國化」，或已行抵爪哇。降及東晉，高僧法顯以隆安三年（西紀三九九年）偕同伴數人發自長安，於義熙十年（西紀四一四年）還至青州，在外凡十五年；據法顯行傳：「如是九十日許，乃到一國，名耶婆提，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佛法不足言。」又按宋書文帝本紀：「元嘉十年六月，闍婆國遣使貢方物」。又按宋書闍婆婆達國傳：「元嘉十二年，遣使奉表」。又按新唐書訶陵傳：「訶陵亦曰社婆，日闍婆」。又按唐書訶陵傳：「訶陵國在南方海中洲上居，東與婆利，西與墮婆登，北與眞臘接，南臨大海。亦有文字，頗識星曆，俗以椰樹花爲酒，其樹生花長三尺餘，大如人膊，割之取汁以成酒，味甘，飲之亦醉。貞觀十四年遣使來朝」。又按新唐書地理志附錄賈耽所記廣州通海夷道：「佛逝國東水行四五日至訶陵國，南中洲之最大者」。又按宋趙汝适所撰諸蕃志：「闍婆國又名莆家龍，宋元嘉十二年嘗通中國，後絕；皇朝淳化三年復修朝貢之禮」。據法國漢學伯希和（P.Pelliot）費耶（G.Ferrand）馮承鈞等之考證，以後漢書之葉調，康泰吳時外國傳之諸薄，法顯行傳之耶婆提，宋書之闍婆婆達，南史之闍婆達，新舊唐書之訶陵，宋史之闍婆，印度羅摩延（Ramayana）書中之 Yaradvipa 托勒密（Ptolemy）地理書中之 Labadiu 爲今日爪哇之同名異譯。謂闍婆之對音確是 Java 梵語古稱 Yavadvipa 諸蕃志「闍婆國又名莆家龍」，莆家龍爲爪哇北加浪岸 Pekalongan 之譯音；訶陵因古代印度之 Kalinga 族嘗建國於爪哇，與玄奘大唐西域記之羯餕伽同名，故有是稱。由此可證自兩晉南北朝以迄唐宋，因南海航路之暢通，使中國與爪哇之關係益臻密切，觀宋書，南史，新舊唐書宋史，均爲立傳；法顯佛國記，玄奘大唐西域記，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唐賈耽皇華四達記，宋周去非嶺外代答，趙汝适諸蕃志均有專文敍述，尤爲信而有徵。蓋自三國以後，中原多故，士之避亂交州者既繁其徒；而貿遷有無，泛海而南者，亦所在多有也。降至元代，汪大淵島夷志略，始有新譯者，名曰爪哇。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命史弼等征服其地，其國王始修入貢之禮；此事前已述及，茲不具敍。至於明代，爪哇貢使頻繁；而鄭和七下南洋，至今尚留有三寶壠之勝蹟，尤爲中華民族最光榮最富有歷史意義之一幕。國父中山先生嘗稱「巡遊南洋，示威海外，爲中國超前軼後之奇舉，至今南洋土人，猶有懷想當年三保之雄風遺烈者，可謂壯矣！」吾遊爪哇時嘗詳述其事，茲不贅言。明史外國傳爪哇傳稱：「洪武二年，遣使以即位詔諭其國；其使臣先奉貢於元，還至福建而元亡，因入居京師，太祖復遣

使送之還，且賜以大統曆。三年九月，其王遣使牽表來朝貢方物，宴賚如禮。宣德七年入貢，表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蓋漢宣帝元康元年，乃其建國之始也。氣候常似夏，稻歲二稔。華人流寓者服食鮮華，他國賈人居久者，亦尚雅潔，惟本國人最汚穢。其國亦名滿家龍，又曰下港，曰順塔。萬曆時，紅毛番（指荷蘭）築土庫於大澗東，佛郎機（指西班牙）築於大澗西，歲歲互市，中國商旅亦往來不絕。其國有新村拔號饒富，中國及諸番商船輻輳，其地寶貨填溢，其村主即廣東人，永樂九年，自遣使表貢方物」。島夷志稱：「爪哇田膏腴，地平衍，穀米富饒，倍於他國，民不爲盜，道不拾遺，諺云太平闍婆者此也」。此上溯漢代，下迄明朝，我國各項史籍所述關於爪哇之大概情形也。至我國與蘇門答臘之海上交通，決不遜於爪哇，或尚較爪哇爲早。蓋蘇門答臘於東漢時遣使貢獻，而蘇島地當航路要衝，距我海程較近，自有先行交通之可能，惜文獻無徵，有從考證。其與我使節往還，正式見諸史乘者，尚在劉宋時代。宋書孝武帝本紀：「孝建二年秋八月，斤陁利國遣使貢方物」。此爲蘇島遣使入貢之始。梁書武帝本紀：「天監元年，干陁利國使遣獻方物」。新唐書卷二二二下室利佛逝傳：「室利佛逝，咸亨至開元間（六七〇—七四一）數遣使者朝，表爲邊吏侵掠，有詔廣州尉慰。後遣子入獻，詔宴於曲江，宰相會冊封賓義王，授右金吾衛大將軍還之」。義淨大唐西域高僧傳：「末隔兩旬，果之佛逝，經停六日，漸學聲明，王贈支持，送經末羅瑜國（Malayu Jambi 原注云：今改爲室利佛逝也）」。依馮承鈞之考證，義淨於六七一年仲冬自廣府發足，次年十二月乘佛逝王舶進向東天竺，應在六七三年抵耽摩立底（Tamralipti,tamluk）求經十載，則其東還耽摩立底，得在六八二或六八三年夏秋間，緣其後來僑居佛逝，不遑還本國，必因西南信風已息，計停留佛逝有六年矣，六八九年因風便還廣府，同年冬（永昌元年）又偕貞固同至佛逝，後於六九五年仲夏始還至洛，則義淨留居佛逝，爲時亦久。義淨爲唐代高僧，所著南海寄歸內法傳與求法高僧傳，同爲南海之重要史料；依此考證，知其前後寄寓佛逝，共達十餘年之久；從而可知當時佛逝之風土人情，必與中土並無顯著之差異，故義淨安居其間，積年忘返。宋史三佛齊傳：「三佛齊國，蓋南蠻之別種；四時之氣，多熱少寒，冬無霜雪。國中文字用梵書，以其王指環爲印，亦有中國文字，上表章即用焉。唐天祐元年貢物，熙寧十年，其王使大首領來，以爲保順慕化大將軍，賜詔寵之曰：吾以聲教敷露方域，不限遠邇，苟知忠義而來者，莫不賜之以華爵，耀之以美名，以寵異其國，爾悅慕皇化，浮海貢琛，吾用汝嘉，併超等秩，以昭忠義之勸」。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三佛齊條：「三佛齊在南海之中，諸蕃水道之要衝也。東自闍婆（Java）諸國，西至大食（Bagdad）故臨（Quilon）諸國，無不由其境而入中國者。藝祖開基，建隆元年九月，遣使來貢方物，二年五月，復遣使進貢，三年三月又來貢，十二月又貢方物；至神宗元豐二年七月，遣詹卑國使來貢，哲宗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又遣使入貢，五月復來貢，慕義來庭，與他國不侔矣」。宋趙汝适諸蕃志三佛齊條：「皇朝建隆間凡三遣貢； 淳化三年告爲闍婆所侵乞降詔諭本國 ，從之。咸平六年上言，本國建佛寺以祝聖壽，願賜名及鍾，上嘉其意，詔以承天萬壽爲額，併以鍾賜焉。至景德，祥符，天禧，天祐，元豐，貢使絡繹，輒優詔獎慰之。觀於宋神宗時賜詔褒勉其王，宋眞宗時其王建寺祝壽，其後貢使絡繹，往返頻繁，足見三佛齊當時內嚮之殷；周去非所稱「慕義來庭，與他國不侔」，洵爲紀實之言。降至元代，中國聲威遠播於南洋，三佛齊嚮化來朝，尤爲恭順。明史外國傳：「三佛齊古名干陀利。洪武三年，太祖遣行人趙述詔諭其國，九年命使臣齎印勅封爲三佛齊國王。時爪哇强，已威服三佛齊而役屬之，聞天朝封爲國王與己埒，則大怒，遣人誘朝使殺之，天子亦不能問罪，其國益衰，貢使遂絕。三十年爪哇已破三佛齊，據其國，改其名曰舊港，三佛齊遂亡。國中大亂，爪哇亦不能盡有其地，華人流寓者，往往起而據之。」余行經巨港時所建之梁道明，張璉等，即乘此時奄有其地，稱號爲雄者也。又按顧炎武日知錄：「韓文公廣州記有干陀利，注家

皆闕，按梁書海南諸夷傳，干陀利國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周宏正傳，有罪應流徙，勅以賜干陀利國。陳書世祖紀，天嘉四年，干陀利國遣使獻方物。惟宋書孝武帝紀，斤陀利國遣使獻方物以干為斤，疑訛」。謹按諸書皆作干陀利，惟宋書以干為斤，顧氏疑訛是也。然檢昌黎集並無廣州記，是送鄭尚書序耳，序稱「其海外雜國，若就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干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洋溢於中國，不可勝用」。以唐代韓退之為文，而云「蠻胡賈人，舶交海中」，「外國之貨，洋溢於中國」，可見當時中外商船往返之頻繁，與南海貿易之殷盛。宜乎自宋以後，三佛齊貢使不絕，相望於途也。據費瑯蘇門答臘古國考，以三佛齊國名首見宋代載籍，殆為 Srivijava 之對音，唐譯作室利佛逝，或作尸利佛逝，又別稱金洲，蘇門答臘島上之大國也，都 Palembang，即諸蕃志之巴林馮，瀛涯勝覽之浡淋邦，至元代汪大淵島夷志略，始稱舊港，元以後更稱巨港云。據明史外國傳，尚有那孤兒國，在蘇門答臘之西，永樂中鄭和使其國，其酋長常入貢方物。又有南浡利國，在蘇門答臘之西，順風三日夜可至，王及居民皆回回人，永樂十年遣使入貢。此上溯劉宋，下迄明代說我國各項史冊所述關於蘇門答臘之大概情形也。

關於荷印僑賢之偉績，余於將離巴達維亞時，曾述及張傑諸等；及抵巨港，又述及梁道明等。茲就我僑賢在婆羅洲之豐功偉烈，聞述一二，以見我先賢在整個荷印艱難創造之精神。余足跡雖未履婆羅洲，然念斯土大部分為荷印之範圍，茲並就其一般情狀，較加敘述，以供瀏覽。一六〇〇年荷人始至北婆羅洲之渤泥（Brunei）一六〇六年復經營南婆羅洲，一七八七年該島土酋讓全島主權於荷屬東印度公司，至一八八四年該島東岸之柯特國（Kutei）承認荷蘭宗主權，荷勢大振。斯時華人居此者，合力抗荷，血戰六年，不勝，荷益無忌，迺與英人劃疆界，各屬一部，荷屬佔地最廣。英屬又分三部，極北為北般島（又稱英屬北婆羅洲）首府曰山打根，其西為汶萊及沙勞越，汶萊—有土王，歸英保護；沙勞越原為渤泥蘇丹之屬地，一八四八年英人詹姆斯（James Brooke ）占領其地，號稱沙勞越國，一八五〇年首得美國之承認，一八六四年英國並派有公使，一八六八年詹氏卒於倫敦，傳位其甥查理斯（Charles）一八八八年始淪為英之保護國，現在國王猶為查氏之後裔云。婆羅洲北臨南海，遙對中國，與我國歷史上地理上均甚密切。諸蕃志云：「渤泥在泉之東南，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三佛齊四十日程，去占城與麻逸各三十日程，皆以順風為則。其國以板為城，城中居民萬餘人，所統十四州。王之服色略仿中國。地多熱，國人宴會鳴鼓擊鈸吹笛歌舞為樂。番船抵岸三日，其王與眷屬率大人（原註王之左右曰大人）到船問勞，商賈日以中國飲食獻其王，故舟往佛泥，必挾善庖者一二輩與俱；朔望並講賀禮，幾月餘方請其王與大人論定物價；俗重商賈，有罪抵死者罰而不殺；船回日，其王亦釃酒椎牛祖席，酢以腦子番布等，稱其所施。」宋史勃泥傳：「太平興國二年（九七七），其王向打遣使貢表貢龍腦、玳瑁、檀香、象牙。其表以數重小囊緘封之，其字細小，橫讀之，以華言譯之云：勃泥王向打稽首拜，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願皇帝萬歲壽。今遣使進貢，臣本國別無異物，乞皇帝勿怪。詔館其使於禮賓院，優賜以遣之。元豐五年（一〇八二）二月，其王復遣使貢方物。」明史外國傳：「婆羅又名文萊，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唐時有婆羅國，高宗時常入貢。永樂三年十月遣使者齎璽書撫慰其國。永樂四年，其國東西二王並使奉表朝貢萬曆時為王者閩人也。其後人竟據其國而王之。邸旁有中國碑，王有金印一，篆文，上作獸形，言永樂朝所賜，民間嫁娶，必請此印印背上以為榮。後佛郎機（指西班牙）舉兵來擊，王率國人走入山谷中，放藥水流出，毒殺其人無算，王得返國，佛郎機遂退居宋」。據馮承鈞校注，渤泥今Borneo（婆羅）諸蕃志亦作勃泥，文獻通考三三二、宋史四八九譯名同。——費朗氏（Ferrand）參合本書譯名與阿剌壁君著錄之名考其對音，疑係Burni，又引爪哇史頌著錄，

名稱作Burunen，——島夷志略作渤泥，明史亦作渤泥。又三二三婆羅傳云，「婆羅又名文萊」，按文萊應指Brunei，則婆羅亦爲渤泥矣，然婆羅譯名首見唐書，今地無考，明人用以比附渤泥，誤也。余按諸蕃志之渤泥，馮氏既承認爲今之Borneo，則明史之婆羅，雖未敢確定爲渤泥，然明史成於淸初，去今未遠，婆羅之稱，當無大誤，其必在今之婆羅洲，要無可疑，惟不審爲今之婆屬何地。據以上之考證，知婆羅洲遣使入貢中國，遠在公元九七七年，而荷人於一六〇〇年始至渤泥，是我國與婆羅洲發生友好關係，實較荷蘭爲早；若就明史所載唐高宗時卽已入貢推之，則中婆發生關係，且較荷蘭早九百餘年，由是可見中婆關係之悠久。再今島上尙有所謂杜生人（Dusans），卽係閩含有中國人之血統；而今日汶萊之領袖階級，且以含有中國人之血統爲光榮云。我僑賢在婆羅洲之豐功偉績，大都樹立於十八九世紀之際。蓋其時荷蘭人傾其全部力量於爪哇，我僑甚少活動之餘地，不得不轉移方向，以圖發展，於是婆羅洲遂爲我僑開拓之目標；蓽路藍縷，以啓山林，其貢獻至爲偉大。轟轟烈烈，焜燿簡編，足爲祖國生色者不乏其人，而以羅芳伯之勳業爲最著。芳伯廣東梅縣人，生當淸代初葉，處武力高壓之下，鬱鬱不樂。嘗謂大丈夫當浮海外洋，覓一片乾淨土，爲我漢族吐氣。乃由虎門放洋南渡，直抵婆羅洲之西岸。時萬律一帶，地未盡闢，長林豐草，曠袤無垠，山番時出擄掠，華僑患之，乃合組蘭芳公司（Lan-Fong），以芳伯慷慨好義，遂舉爲第一任首領；芳伯並聯絡山巴土酋，結爲兄弟。凡遇華番交涉，均由芳伯處理，開誠布公，爲衆所服。旋馬來人與山番搆釁，土酋所部迭次敗衂，芳伯率衆助戰，大敗山番。事平後，土番益德華人，遂割萬律一帶，俾華人自主，芳伯據有其地，自稱大唐客長（意卽中國客於外者之首長），時在滿淸代乾隆四十三年（西元一七七八年）。建都萬律，更擴充坤甸、喃巴哇、山口洋諸地。設官制，闢阡陌，立市廛，興學校，儼然爲一政治修明之獨立國家。芳伯卒於乾隆五十八年。據荷蘭印度要覽（A manual of Netherlands India），謂萬律政廳之牌匾旗幟，今尙陳列於吧城博物院中，牌匾刻文曰蘭芳大統制，旗多作三角式。吳元盛亦廣東梅縣人，爲羅芳伯之部下，於淸乾隆間，流寓婆羅洲之南境。芳伯以濕璬純爲地居衝要，夙號難治，特以薦封元盛，蓋稔其材勇兼資，能勝其任。時濕璬下游有地名戴燕國（Tajan今譯大院），國王暴戾恣睢，無惡不作，人民恨之，元盛乃暗結勇士多人，起而誅之，遂奄有其土，土人因奉之爲王，時乾隆四十八年西元一七八三年也。死後子幼，妻襲其位。其後荷人勢力侵至，王位始告失墜。江戊伯，亦羅芳伯部下，芳伯卒後，由戊伯繼承其位，人頗幹練。江歿後讓位於闕四伯，闕後讓位於宋插伯。至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年），荷人勢力侵入，占有萬律（Mandor）設立副駐紮官，蘭芳公司之客長，受荷人封爵，爲甲必丹。至光緒十年，甲必丹劉某卒，荷人乘機欲收爲直轄殖民地，派兵至萬律，華僑反抗之，梁路義爲其首領，殺萬律之荷官，擊退荷兵，頗占優勢。終以寡不敵衆，爲荷人所敗，而遂亡。自芳伯得國以來，歷時有百餘載。王維大，廣東梅縣人，於乾嘉間，在婆羅洲之坤甸，與土蠻鬪戰，破之爲王其地，惜事蹟已無可考，林道乾。福建泉州人，明萬曆間，率衆徒掠南洋羣島。初據呂宋，時西班牙正經營菲律濱羣島，土人死守該地；道乾率軍猛攻數次，不能進，退至安南東南偶之崑崙。（卽今康道爾島）；旋進攻婆羅洲邊地，勝居其地，稱霸一方，號稱道乾港。（今大之北年Patani）此外沙勞越之詩誣埠，爲福建閩淸人黃乃裳，率福州人所開闢，故有新福州之稱。萬律，萬郎一帶，均爲我僑所開闢，已歷數百年。現今各地梅縣焦嶺武農田，週地皆是，宛然中國風味，中婆關係，不難想知。大約荷屬西部區域有華僑四萬人，北般烏有三萬八千人，沙勞越有二十五萬人，汶萊有二千人。以營商，開礦，種胡椒，捕魚爲主，各大埠均有商會及學校。足徵我僑對於開闢婆羅洲之功，固爲有目共覩者也。

我荷印僑賢，如梁道明，張傑諸，羅芳伯等之偉績，固足炳燿人寰；然我僑當年在海外之遭遇實令人不堪回首。特著於篇以昭鑒戒。

蓋自十六世紀初葉，荷屬東印度公司，統治東印度羣島以來，爲開發、爪哇及其他各地之富源，鑒於我國勞動者能力優秀，歡迎華人移民，一六二三年荷印總督可顏（Coen）卸任時留與繼任之函件中有言曰：「巴達維亞，摩鹿加，安汶，及萬丹各島人口，皆有增加之必要，復宜予以資財，能裝其爲國生利。世界民族，最適吾人使用者，莫如華人。通商既不能以和平而致，亟宜趁此信風期，令戰艦窺伺中國，擄其男女及小兒而歸。如與中國開釁，尤宜留意擄其丁口，婦女及小孩尤佳，因以實吾島屬。如來取贖，每人率六十兩（Ryolo）然婦女則決不准取贖，或豁開公司管轄區之外」。足見當時荷印之地廣人稀，無從開發；故特出此手段，俾中國移民，得以增加。但後來吾僑加多，則又設法去之，如巴城江河之役，其著例也。當十六世紀時我華僑居巴城者，已擁有鞏固之地位，所有經濟事業，殆無一不在華僑之手。是故當地政府，對於華僑，除懷畏忌，每用其政治上之壓力對待華僑，我僑不堪其擾，常與抗拒，此種對抗局面，自一七三〇年以後，日益尖銳，迨一七四〇年，而慘劇發生矣。緣是年七月，當地政府遞遣華僑數百人，揚言將遣戍錫蘭島（彼時隸屬荷蘭），迨船出口，乃將數百名華僑盡數投入海中。其中有諳泅水者，逃生後潛回巴城，將實情傳出，華僑大譁，咸以爲華人必將盡遭屠殺，於是互相團結，以備萬一。至十月七日，華僑住區起火，反遭嫁禍，謂華僑將有危害歐人生命之舉動，兵士一批由舟登陸，荷槍實彈，見有華人，除婦孺外，概遭殺戮，此役屠殺直至二十二日始止，我華僑之慘死者，據估計約在一萬人以上，其實數當不止此，流血所經，河水爲赤，故有紅河之稱。巴城慘屠後，華僑虎口餘生者，逃往哈定馬里地，聯絡自保，當地政府猶調兵八百窮追，華僑爲自衛計，築壕自守，奈無外援，退守班堯格蘭（Panirg Baran）是役華僑死者又達八百餘人。當巴城慘案發生時，淡目（Demak一譯直模克）華僑集合一致，籌謀自衛，並與爪哇土酋聯盟，共拒追兵，乃爪哇土酋離間之計，中途背盟，故雖一度抗戰得手，卒不得不退守婆蘭板南（Prambanan）堅守兩月，又退入南方山中，時爲西曆一七四二年也。當紅河之役發生後，荷人曾遣使至清廷謝罪，並曲爲解說謂事出萬不得已。以致累及無辜。而乾隆帝反答曰：「莠民不惜背棄祖宗廬墓，出洋謀利，朝廷概不聞問。」清廷之昏瞶無知，乃至於此，可勝痛恨。

凡此雖屬往事，無礙今日睦誼；然我歷代華僑之在海外，政府均聽其自生自滅，不加援助愛護，指導管理，懲前毖後，實宜亟求改進，庶不再蹈覆轍也，

（卷二終）

登歌樂山感賦

陳樹棠

全生天外峙陪都，（山巔舊額全生最上雲頂寺，懸天外有天我本無我楹帖）報賽懸香事豈殊？九疊雲山嚴想像，（青芝老人有雲山九疊與摩崖詩）一我敬角定許謨。臨風幾度峯頭立，觀國頻聆笑語呼。無盡縹緲無限感，（芝老曾題敝樸閣縹緗世守四大字茲承若丈浼老詩管彥殷殷垂詢書藏情形）松濤陣陣起平蕪。

壇坫識小錄

——印錫隨軺錄之八——

程志政

五四—一四〇

記者對于外交，原非素習，此次奉命隨軍事代表團前往印度錫蘭各地，所接觸的人物，所參加的集會，都是含有外交意味的，因此十閱月間，所見所聞，到有不少零縑寸錦，可資記述，在印錫隨軺錄的最後一篇裏，想報道些壇坫花絮，想來也是讀者諸君所樂許的。

(一)鷄尾酒會

外交酬酢頻繁，軍事外交亦復如斯。除了偶爾的餐敘而外，最普通的莫如鷄尾酒會了！爲什麼叫做「鷄尾」，記者至今沒有能理解到，事實上也沒有一種叫做「鷄尾」的酒，據我所知鷄尾酒乃是一種混合酒，其成份包括下列幾種：惠司洛酒，精酒(DnyGim)，法國維莫斯酒(F.vesmouth)，意大利維莫斯酒，白蘭地酒，另外，還要和一些苦酒(Bitter)，把以上各種酒按規定的比例攙和起來，用搖酒器(Shakes)來搖攪，便是鷄尾酒了！照例要加些小冰塊。話雖如此說，鷄尾酒的配合是否得法，却要憑經驗而定，旅館裏的酒保，對此有獨得之祕，做出來的鷄尾酒確是芬芳醉人，以同樣的原料，自己來搖，相去却如天壤，老于飲酒的，一沾口便會辨得出。我們幾次想向瑞士旅館的酒保打聽如何可以把鷄尾酒做好，但是他們始終守口如瓶，不願把祕訣示人。就記者的經驗說：蒙巴頓勛爵官舍裏所做的鷄尾酒，比較起來，的確是勝人一籌。

中國人向來反對飲雜酒，認爲飲雜酒會使人易入醉鄉，鷄尾酒既係集各種名酒之大成，自然是最雜的酒了！所以酒量不洪的人，不消一小杯，便醺然有醉意了！外國人一般的說都豪于飲，所以喝幾杯鷄尾酒，却也無妨。記者素不善飲，每次逢到鷄尾酒會，便深具戒心。

鷄尾酒爲什麼成爲最流行的招待方式呢？因爲它有幾件特點，它並無席次，來賓到了，與主人握手之後，卽由侍者送上鷄尾酒一小杯，然後便可自由與其他來賓交談，一會兒，如果有事便可辭別，在來賓很多的時候，也不必一定和主人握別，可以悄然離去，所以在一個比較小的客廳裏，可以請很多的客人大家都是立着談，無須座位。從前魏德邁將軍在印緬東南亞總部做到參謀長，他有一次，在瑞士旅館裏共請了二百餘人，如果是茶話會或晚餐會，最多容五十人罷了！第二，時間有伸縮，請人吃飯有規定的時間，但鷄尾酒會，却是規定自某時起至某時止（例如自下午五時半至七時半），換句話說，來賓可以在這個時間內任何時候來，也可以在任何時候走，所以第一批人來得早，去得也早，來得遲的去得也遲，來賓可以自由些，主人也因此可以多請些客。第

三，形式自由。本來招待會是一種交際，倘使過于嚴肅，便不能盡歡，鷄尾酒會既無席次座位，又無一定時間，所以來賓各自找對手談話毫不會感覺得拘束，因此反可增進友情。

鷄尾酒會，也備有點心，那是些乳酪餅，花生米，三明治之類，侍者們托着點心，往來于貴賓之間，任客取食；此外一個侍者專門爲客人們添酒，客人們照例手裏要拿一杯酒，直到告別時方纔放下來。

在鷄尾酒會時，千萬不能談公事，遇了熟人或是熟人介紹給你的新朋友，祇得談些「外交詞令」，如天氣好呀！你喜歡這裏麼？你幾時離開美國的？你認識某某人麼？一類不着邊際的酬應話。最初，我們對于這些，頗感不慣，後來弄熟了，也就像刻板文章了！

鷄尾酒會通常是在下午四時以後大概到七時半爲止，因爲七時半以後，便要準備吃晚餐了！

（二）宴會

大規模的宴會比較正式些，通常要有重大的事由纔舉行，例如中國國慶日招待盟國高級將領，便非餐敍不足以示鄭重，荷蘭軍事使節團在荷女皇威廉明娜的生日，也曾經舉行了一次盛大的餐宴，我們初到總部的時候，蒙巴頓勛爵也曾經設宴款待，這是很正式的。

宴會規模大的，多至四五十人，少者也有二三十人，十人以下的小規模宴會，是經常酬酢所常有的事，不在本文範圍之內。來賓接到請柬之後，無論來與不來，要趕緊回復（鷄尾酒會也有請柬，同樣也須答復）。到了約定的那天，他們決不會來遲駕的，自己須準時而往，不能遲到也不必早到，衣服要整飭，軍人自然還是穿的軍服，但要燙得整潔，鈕子也要擦亮。

到了用餐的地方，主人出來迎迓，隆重些的，還是先來一杯鷄尾酒，這杯酒必須在入席前喝完，不能賸下一半。主人應自己或托人將座位單送給客人親閱，這張座位單是預先用打字機或是鉛印印好的，對於特賓，更應說明方向，以免臨時找尋座位的麻煩。這種辦法，的確使來賓方便多了。

另外每人有一張用打字機打好的卡片，按照席次圖放在各人的座位上，來賓到齊了，主人便和特賓先到，其餘的人魚貫而入，按自己的位置坐下。排座次也是一種技術，在沒有主婦的場合，主人往往在中間，特賓坐在他的左右，其餘的陪客，按其性質關係，代爲排定，例如某君與中國有關係的，可以排在中國軍官的左近，空軍和空軍排近，海軍靠近海軍，總以不使來賓感到寂寞爲目的。

菜是預定的，外國菜照例是一湯二菜一點心，沒有中國菜那麼豪奢，在吃咖啡以前，侍者斟上PORT酒，這時往往有祝詞，例如蒙巴頓勛爵第一次招待我們時，至將進PORT酒的時候，起立爲　委員長英王及美總統祝福，同坐的中英美軍官皆起立舉杯隨和，如果有荷蘭軍官在場，那麼祝詞裏還要加上一個「荷蘭女皇」，否則便是大失儀了！

這種「舉杯爲壽」的祝詞，極爲簡單，在宴會時向例沒有長篇的演講的，除非事先說明。喝完咖啡以後，賓主又退入休息室，用薄荷酒，再度周旋片時，特賓即行先退，其餘

來賓，也可隨着告別。餐後閒談以一刻鐘為適當標準，如果絮絮不休，便又失儀了！閒談依然不能涉及公事。

（三）舞會

舞會有時和鷄尾酒會同時舉行，也有時和宴會同時舉行，外國人喜歡跳舞，他們認為這是很正當的交際，和中國人對跳舞的觀點完全不同。舞會的主人，自然要邀請男女來賓參加，因為舞會裏必須各人自找舞伴，沒有舞女的。

為了中國人一向認為跳舞是一種逾檢蕩閑的行為，所以雖然受過很高深教育的人，對於跳舞也多半是完全外行，拿我們這個代表團來說吧，八九位當中，有幾位也曾留學海外，可是對於跳舞，竟沒有一個人可以出場，每次遇到舞會，大家都視為畏途，這的確是一件美中不足的事。

記得有一次是荷蘭女皇生辰，荷蘭軍事代表團設了盛宴邀請總部高級官佐參加，那天參加晚宴的，自統帥蒙巴頓勛爵以次凡男女五十人，到了用餐的時候，爵士音樂開始激動了人們的心弦，於是一對對的到舞池裏去了！蒙帥舞得最起勁，凡是總部在座的女職員，他都約她們去試舞，在座的男女慢慢都快走完了，我們祇好坐在餐桌上作壁上觀，這當然是很不順眼的，有些人以為我們客氣，再三勸邀一試，我們愈是被邀，愈是難受，祇好推說對此不感興趣。外國軍官們在聽到你不會跳舞的答復以後，他們都會十分驚訝的。古人云，入境問俗，跳舞既是西洋交際所必需，我以為凡是以後派遣出國的外交人員，必須要熟諳此道，方纔能和西洋人士交際，否則遇到盛大場合，窘態畢露，未免太說不過去了。

其餘如「橋戲」等等也要略知一二。

在英國很多茶話會（Tea Party）但在康提十閱月內，幾乎沒有參加過一次茶會，通常是鷄尾酒會，正式些的，便是宴會。

（四）蒙帥風趣

東南亞盟軍最高司令長官是英王表弟蒙巴頓勛爵，關於他的為人，我在第二篇「標望冠蓋錄」裏已略述一二，後來在康提時期，我和他接觸的機會更多，因為對於他的認識也更進一層。

蒙帥身材高大，在英國人的標準裏，他的確可以當得起「美男子」的雅號，他雖出身皇室，却絲毫沒有一些貴族色彩，他非常和藹，非常隨便，但部下們對他却有出於衷心的愛戴。他喜歡騎馬，早晨照例在官邸後面的山徑裏，馳騁一番。有一個星期日的下午，他和另外一位朋友並轡而行，迷失了路徑，好些人圍着來看他，他却笑着和他們談話，然後循着原路回去。

有一次，總部發出通知，說統帥定於某月某日在某處訓話，是何等鄭重的一件事，在中國人的理想，一定是十分嚴肅的了！當我們到達會場的時候，看見幾百位官佐，都隨便的散坐着，一會兒，統帥來了，他穿了一身卡其布的便軍服，走上台去，大家也不起立，他帶着笑容，吩咐坐在後面的官佐向前移，這幅神情，正和舞台上的表演相似。大家向前面移動完畢，他開始演講，在莊重的報告當中，常夾些笑話，引得下面不絕的笑聲。最後的一個笑話，尤其幽默，他說

：一我這次回到英國，正是德國飛彈猛襲倫敦的時候，聽說有一家被炸燬了，救護人員在碎磚堆裏救出一位婦人，婦人雖然受了傷，她却毫不害怕，救護隊的人員問她：你的丈夫呢？她回答道：他是一個極可鄙的懦夫，他現時在法國的諾曼第呢？（按即盟軍在法國登陸地點，婦人的意思，是表示諾曼第登陸，還遠不如在倫敦的危險）」。當他把這個故事說完以後，他立刻在哄堂大笑之中下去了。

他的汽車，是一輛最好的新式轎車，他在車前插上四幅中美英荷的小國旗，隨車飄揚，煞是好看。後來法國軍事代表團來了，於是再加上一個法國旗，把這輛汽車點綴得格外生動了。老遠大家看到他的汽車來了，不期然而然的肅立致敬。

蒙巴頓勛爵很喜歡說笑，但他對部下更是愷悌慈祥，他不時在極熱極濕的緬甸戰場視察，和士兵們握手談天，他是最能深入部隊的一位統帥，所以部隊裏特別歡迎他。不但對部隊如此，就是我們使節團也承他愛護備至，視如部曲。這次記者回國，我因蒙巴頓勛爵剛從前綫巡視歸來，事情一定很忙，所以特地轉請亨達少校代達辭別之意。豈知他知道我要回國，却立即於百忙之中召見，見面之後，他對記者回國，十分表示悵惘，後來他把一幀親自簽字的肖像遞給我說：這是給你留紀念的　紀念你在東南亞總部很好的成績。記者聽到他的話，同時接到他賜給我的照片，心裏眞是百感交集，記者在東南亞總部十月，可說是沒有絲毫貢獻的可言，而蒙巴頓勛爵在臨別的前夕，如此獎勉，如此優禮，怎不令人感奮呢？這是十月來我最光榮最愉快的一天；他的聲音笑貌，永遠的嵌在我的腦海當中。古人云，以德服人，心悅誠服，蒙巴頓勛爵可謂以德服人的了，無怪乎英法爾之役能轉危爲安，造成印緬今日的光輝戰果。

回國以後，許多朋友對於東南亞戰區頗有求全之毀，認爲歐洲戰場太平洋戰場都如火如荼，而東南亞戰場却相形見絀。我並不是代蒙巴頓勛爵辯護，但事實眞相必須加以剖明。第一，東南亞戰區主要的戰場在緬甸叢林地帶，任何戰場，沒有這樣大的天然困難的，不但交通不便，而且氣候特殊，疫癘叢生，我到過雷多，因此對於那一帶的地形，略知一二，雨季一到，眞有不可想像的困苦。走路尙且不便，何況在叢林沼澤作戰，能在這一帶殺敵致果，實在不是一件容易事，現在中印路打通，仰光收復，都是東南亞戰區的偉大成就。當一九四四年三月，日寇由緬進攻印度的英法爾，倘不幸英法爾失守，整個戰局，恐已改觀，那時東南亞戰區冒着萬難，竭力支撐，方纔粉粹了敵人的企圖，奠定了勝利的基礎，這個關鍵，正如北非蒙哥馬利將軍轉敗爲勝一樣的重要，可是眞正能珍視這個收穫的，自然很少。

第二，凡是做統帥的人，誰不喜歡建立赫赫功勳，使得萬人景仰呢？但是戰局是世界性的，決策在於華盛頓，不在康提，既然大家認爲歐洲戰場第一，自然一切物資人員配備，都歸歐洲戰場優先獨佔，邱吉爾指示蒙巴頓的，是儘現有力量，努力做去，我想蒙巴頓勛爵那時心裏的焦急，必不在任何人之下，可是他祇有遵從指示，忍耐做去。以如此的環境，收如此的戰果，似乎不能再苛責他了。

蒙巴頓勛爵似乎是很隨便，他可以和大家一同看戲，跳

舞，講笑話，但他轉瞬之間，又可變成很嚴肅，政治顧問登勞告訴我，統帥的變化很快，你不易捉摸的，你也許以為他跳舞跳得很起勁，可以再跳下去一小時，但他會立卽吩咐副官準備動身去料理公務去。

他很欽佩　委員長，對於中國的感情十分好，辦公室裏，有一張　委座夫婦的照片，始終沒有移去過。

(五)魏德邁將軍的溫文

我和魏德邁將軍第一次見面是在康提，那是一九四四年五月初，在德里時，魏將軍公出，沒有遇到。魏將軍那時是東南亞總部的副參謀長，他的辦公室裏有一面很大的美國國旗，魏將軍看見我們來了，站起身來表示誠懇的歡迎，他完全儒將的風度，文雅得很，頭髮已快全白了。當我想把中國話翻成英語的時候，他連忙說中國話：「我懂，我都懂」因此我們談話，免去了一重隔閡。

他是留學德國的，所以對於德文最純熟，中文也可以，但如果我們說快了，他依然不易領略。他和我在康提不時見面，因為每次有盛大的集會，我們總會遇到。有一次中國某長官到康提，總部在瑞士旅館舉行宴會，魏將軍正坐在我的右邊，談笑風生，大家解除了不少寂寞，隣座是魏德特將軍，也是健談的。

魏德邁將軍在我離開康提的前一月調到中國來，我們聽到了這個消息，大家都十分高興，魏將軍是中國的友人，如今到中國來服務，眞是人地相宜了，記着回國的時候，蒙巴頓勛爵邀托我帶了一件聖誕節賀禮給他。

在東南亞總部裏，除了惠勒中將以外，美國將領之中，要推魏德邁將軍為最高了。一九四四年英王誕辰，中美荷三國代表，向蒙巴頓勛爵道賀，便是由魏德邁將軍領導的。現在惠勒中將調充美軍印緬戰區司令，他是後方勤務專家。

現任美軍中國戰區參謀長麥篤克斯少將，從前也是在東南亞總部工作的，他那時的職務是高級陸軍計劃長官，他和魏德邁將軍都是參謀人員。

(六)遇到密支那的兩位戰將

密支那之役，是中美將士合作的一個奇蹟，當我們和日寇正在另一方面酣戰的時候，美國毛利爾准將，在史迪威將軍指揮下挑選一部份精銳，間道翻山越嶺，突然佔領了密支那飛機場，這次奇襲異常成功，蒙巴頓勛爵在賀電裏表示是戰史上永足紀念的一役。由於密支那飛機場的佔領，卽刻空軍部隊給養，源源降落，因而把密支那包圍，使敵人沒有準備的機會，密支那不久便光復了。

我在報上看到密支那奇襲的消息，便對於和密支那戰役有關的兩位美國英雄，特別欽佩，一位是史迪威將軍，一位是毛利爾准將。我始終沒有機會能認識史將軍，到了錫蘭之後，知道他是東南亞總部的副統帥，以為一定可以時常見面了。豈知副統帥都經常在緬北作戰，不來康提辦公，不禁大失所望。

在緬北戰事告一結束的時候，報上載着史迪威將軍抵達康提的消息，果然，不久就有一個盛大的雞尾酒會，介紹史將軍和大家見面，我到瑞士旅館的時候，史將軍正站在草

五四一一四四

坪上，也和我們熱烈握手，當我們恭賀他升任上將的時候，他連忙用中國話說：「不要客氣了」。他年齡已在六十左右，面部消瘦，帶一銀邊眼鏡，如果他不穿上軍服，真有點像個老學究。他精神很好，週旋二百餘賓客之間，毫無倦容，真是老當益壯了。現在這位久經沙場的老將又在琉球島帶領第十軍作戰了，他也許不久便會踏上日本本土。

我遇到毛利爾准將完全是偶然的。有一天，我們在總部辦公室辦公，突然間有一位美國軍官來訪，他獨自一人前來，又沒有人介紹，最初我們弄不清楚他到底是誰，但是在外國是不能隨便請教人家尊姓大名的，祇好默默地猜想。我看見他制服敞衛，但有一顆星在領邊上，因此知道他一定是個准將。後來聽他說是從緬北新封的，我就疑心是毛利爾准將，再將他的面貌和報上所載的印證，方纔證實了站在我面前的，便是我仰慕已久的鼎鼎大名奇襲專家。

毛利爾將軍並不如我理想中的悍鷙，他講話很文雅，很謙沖，當我向他道賀他的功績時，他說：「在我看來，這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如此虛懷若谷，真是大將風度了。他說這次到康提來是醫病的，但是公事房的單調生活，使他十分感到不耐。他不久仍要回前方去，他對於中國軍隊贊揚備至，他和孫立人將軍是很好的朋友。不久這位奇襲將軍便悄悄地離開康提，聽說是回美國去了。

(七)王子商人凱瑟格

約翰凱瑟格是一位中國通，他從前在上海怡和洋行，是上海英國商人中的翹楚。他的哥哥，曾一度任上海工部局總董，現在已回英國。

約翰凱瑟格是一位富有風趣的人，因為在上海很久，所以能說上海話和廣東話，不但如此，並且他還會姆戲，和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他常喜歡挑戰，結果我們十分之八九是輸給他的，最妙的，他兩手均可姆戲，可謂絕頂聰明了。

他是蒙巴頓勛爵的朋友，東南亞盟軍總部成立後他便被統帥約來充任政治聯絡官，尤其對於中國方面，由他負大部份的責任。

他雖是個中國通，可是並沒有一般所謂「中國通」的壞習氣，他和我們接觸的時候最多，深知他是一位中國友人，願意竭其全力來協助中國。

因為他是實業家，所以有「王子商人」的雅號。他常來中國，在康提雨季裏唯有他手裏常拿着一柄中國紙傘。和他在一塊辦公的有政治總顧問登寧，他曾在哈爾濱做過總領事，但不會講中國話，另外還有一位布雷因先生，是一位日本通，他們三位，全是英國外交部的代表，總部所有工作人員都穿軍服，都有軍階，唯有他們是穿的便服，保存着純粹的外交家風度。

結語

記者寫印緬隨軺錄，至本期是第八篇，也是最後的一篇了。自從去年除夕回國以後，由於編者的敦促，在簡短的日記本裏，慢慢整理起來，因為事務繁忙，文字方面，沒有時間可以多加潤飾，這是深自歉疚的。這短短十月之間，記者足跡由重慶而昆明，由昆明而雷多，由雷多而加爾各答，由

加爾各答而德里，孟買。再由孟買到本格羅亞邁沙爾，轉馬德拉斯而至錫蘭康提，行程達四五千哩，中間還親歷了孟買的大爆炸，九死一生的逃出來，至于人物方面，見過邁沙爾的印王，孟加拉孟買兩省的省督，東南亞盟軍統帥，印度軍總司令，以及其他次要的人物，還有外方人士到康提來還到的，更不計其數，借此結識了不少朋友，瞻仰了生平企慕的名人，胸襟開拓不少，見聞增加也不少。追述往事似乎也不無意義。

去年十二月廿六日，記者和康提告別。廿七日晨乘軍用機飛加爾各答，九小時完畢了全部行程，到加爾各答正是暮色蒼茫的時候，如果坐火車，至少也要五天。在加垣逗留三天，三十日乘中航機直飛重慶，卅一日晨到了昆明，十一時飛機在珊瑚壩平安降落，別離了十個月的陪都，又和我握手了！山城依然無恙，長江依然東去，我以一股熱切的心，投到祖國的懷抱裏。

全篇完

民國三十四年七月廿二日

送樵谷老人入如意山結茅偕隱

湛翁

不異之謂如，分別亦非意，世間諸訓詁，到此迷其義。道人除末俗，決意不有値，入廬既非逃，居山亦如寄。未同雖異富，堅強固不易，千齡信一瞬，豈復殊情器！君從林屋來，曾受峨眉記，仙山雖好，伽藍久廢驛。言有如意山，乃在雲之際，門臨修竹，上有流泉墜，晝月無炎熱，四時臥蒼翠，終日不逢人，翛然使忘世。聞言足神往，不遠而可至，願君且安隱，茲山果如意。君有住山誌，非吾所能企，下山勞遠願，及此春雨霽。曠觀遵近眾，高論起頑懶，晉接習成歡，六根困其二，禁色非見閑，顧入不思議，衆處棄諸業，此樂可姑置。何以奉貽贈？狂歌酬半偈，自得無盡藏，凡百無執忌。是皆與願圍，咫尺沛靈氣，一念徧六合，五嶽秋毫細。鳳皇翔九霄，下視波濤蜒，若問此何山，此山絕名字。更不制佃凡，別自有天地，君行良自如，我錯亦非錯。法界本無礙，萬事何足計，永謝虞舜說，但莫顧轉睡。

五四—一四六

加城風物掇拾

恆河三角洲上

姚覺

在印度「火風」（五六月兩季將臨之前，有熱風自東南方向吹來，印地人民稱之為「火風」）的季節裏，筆者得到出國旅行的機會，由陪都動身，中途在昆明逗留十天，五月二十二日由昆明續飛，當日傍晚抵達恆河三角洲的英屬第二大城——加爾各答。據說加城前身原為沼澤榛莽中的一座荒村；這座村落，當時屬於塞岡（Satgaon）縣區。塞岡縣城乃是葡萄牙人最初到孟加拉省（Bongal）通商的地方。後來因為河道淤塞，船隻不能入口，該地商業一落千丈，因此歐人貿易，遂逐漸轉移到胡格里河（Hooghly River）兩岸的村落裏。在這些村落之中，有三個毗連的村鎮：一曰蘇坦那第（Su anati），一曰高賓達坡（Gob udapur），另一村落，因村內有加里(Kali)神廟一座，因而得名加里各斯答拉（Kalikhsetra），輾轉變化，即成為今日的加爾各答。

筆者因為候船赴美的緣故，現正滯留在加城市中心區的一座大廈裏，目下已近夜晚的時候了，窗外閃閃的射進遠處的霓虹燈光，可是四週的空氣，仍是那樣悶熱，蒸人欲睡；幸虧到處都有電風扇在頭頂晝夜不停的旋轉，否則加城裏的人民，實在頗難渡過這個難關。

國內的朋友，臨別時叮囑我報告他們一點異地風光，其實凡是我足跡將到的地方，早經許多記者們作有系統的向國內報告過，所以在這裏我祇想把加城作一些片段的介紹。

在風扇的庇蔭下，筆者準備來談談數週來在加城的見聞，希望這些零碎的寫真，能夠算作寄給祖國親友們一點微薄的精神上的禮物。

一　華人之家

如果你是中國人，第一次來到加爾各答，那麼當你自飛機下來，被接到大東旅館海關檢查所聽受檢查後，一定先得詢問 China House 在那裏，因為牠好像是你在加城唯一親近的「中國朋友」之家。於是叫一輛 Taxi，或者坐上人力車，穿過最熱鬧的一條市街，拉進幽靜的公園路，向右轉灣不多遠就能看見掛着「中國招待所」招牌的大門，這是中國旅行社主辦的。進門是一片整潔的草地，沿着柏油路到一所別墅式的二層高大洋房走廊口停下來，許多傻頭傻腦的印僕會瞪着眼，張着嘴迎上來，替你取下行李，先到帳房間，或

五四一一四七

眼鏡的劉經理也許會同你攀談幾句，安排好房間，然後到飯廳等吃晚餐，餐罷，再洗一個澡，經過將近十小時空中旅途的勞頓，這裏自然會使你感覺有賓至如歸之樂。

招待所的膳食與著名的歐人所設的格蘭德(Graud Hotel)及大東(Great Eastern Hotel)等旅館相同，每日每人十五盾，但為優待外交界，軍人和學生起見，均予以八折，伙食都是西餐，住客須於規定時間內在餐廳用膳，雖然許多人初到時都嫌西餐塡不飽肚皮，其實住久了，養成了習慣，一天吃上四五次，包你薯食都不想吃，夠飽的了。

這裏面住着的除了少數的中國通的洋人外都是華人，大家都能夠談談說說，陌生的旅客決不會感到身居異地的寂寞，而且這座招待所的佈置，與普通大旅社不同；它四周有着美麗的園地，還種植些鮮明的花草，傍晚時分，旅客可以在四周散步，或者在樹蔭下乘涼。在加城，這個環境無疑是安靜而舒適的。

二　百貨公司

加城最繁華的一條街道是喬凌基路，也是全市商業及交通之中心地。自北至南，大約有數英里長。在這條街上，著名的三大百貨公司等距離的分佈着：一為惠羅公司位於該街的北端與電車總站；一為胡安公司，在喬凌基路與公園路的交叉點上；一為梅德羅百貨店，在該街之南端。都為英人開設，職員多半是英印混血兒。各公司的內部陳列差不多同上海的三大公司，出售的貨品不用說照例十分之九是女人的用品，也許因戰時物資來源缺乏的關係，貨品并不太多。營業時間每天清晨九時開始，較銀行早一小時，下午五時閉門，較銀行遲三小時。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是照例休息的，所以假使你是一個公務員的話，很少有時間去公司購物的，無怪乎英國人丈夫的用品，都是由他的太太一手採辦的了。

普通購買物品，以新市場較便宜，該場位於全市之中心，英文習稱(New Market)，正式名稱則叫(Sir Stuart Hogg Market)，乃是一八七四年印度大法官(Stuart Hogg)氏所興建，到一〇九年又加以擴展，成為今日馳名世界的一個大市場。內中商店，可分為下列各部份：即日用品、化妝品、醫藥、絲綢、布匹、成衣、鞋帽、銀器、鐵器、玻璃、瓷器、電料、香烟、古董、珠寶，象牙、書籍、文具、皮箱、地毯、玩具、冷食店、糖果店、麵包店、肉店、菜市、花市、水果店……等等。總之，包羅萬象，應有盡有。但是購物須講價還價，最好你先在大公司裏探詢要買的物品的價格，再到這裏比較，這樣就不至吃虧了。

三　番庵西餐館

跨進番庵(Firpoi Restaurant)的大門，你可以注意到，在座的大半是盟軍，這是抗戰中每個大城市裏的通常現象。好玩好吃的地方，都是軍人最多。凡掛着「In Bounds to member of the Allied Forces」(經檢查合格准盟軍人內之意)招牌的餐館茶室等，往常是客滿。的確軍人是應該多享受一點，枯燥緊張的軍隊生活，是需要物質方面的調劑的，印僕看見他們都表示歡迎，這當然也由於盟軍化錢爽快

五四——一四八

因此更造成了他們優越的地位。

番庵西餐館與大東旅館附設的餐廳是加城兩家最著名的餐館，規模宏大，有冷氣設備，其餐廳可容納數百人，晚上有音樂及跳舞，對於食客，助興不少。

午餐每客限定二盾十二安那，晚餐則按英國人習慣約較中午貴一倍，有二十種菜，可任意選三種，每種隨你吃多少。這裏也因為戰時節約消費的關係，每逢星期一、四兩天，雞、牛、豬三種肉停止供給，但魚蝦照舊有。其實我們國內雞牛豬有得吃，魚蝦正我所欲也，所以毫無影響。

四　生動的夜景

喬凌基路（Chouringhee Road）是加爾各答的商業中心。凡是各大公司，商店、旅館、餐廳、咖啡店、照像館、西服店、電影院，都匯集於此。平時車水馬龍，行人如鯽，現在戰時盟軍過境者很多，所以景像更為生動了。

當火爐般的太陽離開了加城的時候，倦伏了一天的居民，接着開始蠕動了。站在喬凌基路的十字路口，你可以看到世界六大洲的人類。從膚色、言語、宗教，服裝各方面去分別，五花八門，無奇不有。但是最神氣而最多的還是穿制服的軍人，三五成群，到處熙熙攘攘。偶然有的帶着一位黑皮小姐，一路上打情罵俏，半抱着走路，得意洋洋。印度的女人在戰時，真是活潑極了，即使是效顰的東施，也有美黑黑人捧着當寶貝。

擺着夜攤的小販，在拚命拉顧客，希望出售一點零星的日用品，賺幾個盧比，來維持最簡單的生活。報販在喊着「Akhbar」」「Akhbar」（印度語報紙之意）驚擾人家去買他們的晚報。還有一群馬路上的流浪兒，向行人求乞，可是行人只當沒有看見。

夜深了，使人眼花撩亂的紅綠燈光也似乎減少許多。馬路上來往的車輛也顯得稀少了。但是酒吧間、咖啡室、飲冰室裏，仍是擠滿着盟軍，大喝大吃，興高彩烈。還有附近舞場裏不時送出清楚的爵士音樂，夜市上，酒與肉是兩種陶醉人的好東西。

梅槎（Metro）影院院排隊購票看 Bathing Beauty 在加城一百度以上的氣溫裏，到有冷氣設備的電影院裏，避上二小時，既有娛樂，且可少損失一點體內水分，可以算得是消暑良法之一種。

梅槎是這裏設備最好的一家影院，可是買票真不容易，難怪重慶的電影院要擠，在此間大小電影院不下二十餘家，但是也得排班預購座位，戰時娛樂場所的景象，各大都市不過是大同小異。在這一列的長蛇陣裏，當然又是盟軍最多，「他們平時都是半價優待，所以電影院常常等於他們所包辦的。

「Bathing Beauty」已上演兩週了，生意仍是那麼好，也許這片子的名字吸引力大，尤其是適合盟軍的胃口。它是以游泳池做背景的一張滑稽歌舞愛情片，肉感而且香艷，自然為大家所歡迎。所以影院照例每週換一次片子的，這次遇到生意好，就延長到數週以上。

坐在電影院裏似乎會使你覺得有點異樣，四週坐着的大部是盟軍，也有少數的僑胞，最前面大概都是印度本地人，

赤脚的居多，偶然也有穿皮拖鞋的，一段一丈多長的平價布，裹在腰上算是裙子，上身穿着五顏六色襯衣。電影做到精彩部份，也會怪聲叫好，不甚守秩序，這多半是教育不夠普及的原故。

五　玫瑰美容院

我國僑胞的移居加城，據傳約自百年以前有位廣東中山縣人，名叫楊大釗者乘帆船到達恆河口，因為無力納稅就拿他所帶來的茶葉贈送印度政府，本人遂得允許入境，後來華人接踵而至，蕃衍日衆，近數年來，僑胞人數已達一萬以上，以廣東客家人最多，其重要職業有皮革，製鞋、洗染、飯館、銀樓及理髮等數種。

在國外凡是僑胞所經營的事業，對於華人旅客似乎特別來得方便與親近，尤其是理髮，大家都喜歡到中央大街（Central Avence）一帶找一片僑胞所開的理髮館。Rose Beauty 就是那裏最聞名的一家，以招呼週到，地方雅潔，技術精良，器械新穎所著名。

走進門，那位粵籍的老板娘，一定會笑容可掬的招呼你坐，祖國同胞當然她是歡迎的。如果你在加城很少與中國女人談話的機會，那麼借着理髮的機會，可以同替你理髮的那位廣東姑娘多談幾句，這樣，在理髮的過程中，也許能減少你一點氣悶，並且覺得時間並不太慢。走出剪髮的小室，到櫃台上付三個盧比，再外加一盾小帳，似乎貴一點，但是聽到老板娘說聲「多謝，」你精神上至少是痛快的。無疑的，她是又加多了一位主顧。

六　最高學府

在加城的大學街上（College Street），有一座歷史悠久的印度最高學府，那就是加爾各答大學（Calcutta University），創辦於1857年。該校的附屬學院及專門學校甚多，其本身不過研究及考試學位的機關。校長向來由孟加拉省長兼任，另設一副校長負責實際行政上的事務。現在加爾各答大學內包括大學評議會（Senate——為該校最高行政機構），大學辦公處（University Office），法學院，文學院，大學圖書館及考試廳（Examination Hall——可以容納七百人）等；理工學院則另設於上環路（Upper Circular Road）及巴里幹（Ballygunge）兩地，該院設備有極現代化之物理，化學，心理，生物等實驗室及研究室，並有農業試驗場一所。

加市較大的公私立圖書館，綜計不下十餘處之多，其中最有名的有帝國（Imperial Library）及商業（Government Commercisl Library）兩大圖書館。

帝國圖書館建立於1902年，是當時印督寇松所創建的，1903年該館藏書不過十四萬卷，現在已超過卅四萬卷，內容包羅萬象，館內另設一陳列所，內中藏有各種歷史珍品，供讀者隨意參觀。

商業圖書館建立於1916年，內中藏書二十萬卷包括商業，工業，經濟，化學，農業，銀行等專門類，並有定期的商業期刊甚多，凡欲研究商業情形以及物價，交通，市場狀況者，該館可以供給一切材料及統計數字，這是牠的一大特

五四一一五〇

色。

七　動物園

加甫動物園，Zoological Gardan 在阿利坡諾（Alipore），為英王愛德華第七在1876年所建立，佔地約有六十四英畝，園的中央是一大湖，週圍林木青葱，湖中有一島，各種奇珍異鳥，都棲息於內。筆者看到許多熱帶怪鳥的頭部裝束，連帶就想起巴黎時裝展覽會陳列的女人帽子的設計來，許多完全是仿傚牠們的。

關在四週特製堅固的鐵柵裏的，有百獸之王的獅子，勇猛的老虎，對着遊客怒吼着，可是另一鐵籠內聰敏的猢猻，却會取得遊客的歡心，許多人都帶給牠們一包花生，當作禮物，還有水槽裏關着許多水棲動物如水獺，河馬等。管理人特別討好，開了另一扇小門，要我們走進去看，並表演喂牠們食料，結果原來是要一點賞錢。

走到有一處遠望過去，在鐵柵中關着幾隻直立的怪動物，走近一看，原來是兩個印度兵，據悉動物園中駐有少數部隊，這兩個士兵是被罰禁閉的，本來關野獸的鐵欄，正好利用當作模範監獄，反正人也是動物之一，讓參觀者瞧瞧自己本身是一種什麽樣的動物。

八　小西湖

小西湖Dhakuria Lakes 是僑胞通稱牠的名字，原名達古拉湖Dhakuria Lakes，在加甫最南端，這湖完全是人工所建，東西長達一英里，週圍椰樹成林，樹影與湖波相映，風光異是明媚。筆者和朋友去的時候，正好夕陽西下，祇見湖濱一帶道上，遊人如織，湖中闢有公共游泳場及划船俱樂部，設備尚稱完善，可惜沒有帶游泳褲，否則泡在水裏，一定是很痛快的。我們租了一葉扁舟，蕩漾於碧波之上，迎面清風徐來，的確有點像遊西湖的味道。

此外，印度是一個宗教甚複雜的國家，到處有着神祕的古蹟，現在讓我來介紹兩個加城有名的聖地，即若那與加里神廟。

若那神廟在加城之東北端，為印度耆那教（Jainism）的聖地，內部有花園，湖池，有極美麗的雕刻，和極珍貴的石像，參觀者進門上石階時，須脫去鞋子，本地人根本不穿鞋子，進門到因此方便得多，可是出來時，襪子却弄得污髒不堪，每逢月夜，該廟特別開放，供人遊覽。

加里為印度的女神，等於中國的觀世音菩薩，加里廟即供奉女神之廟，印度教徒，無論階級高低，都到此廟朝拜，終日不絕於途，特別在普加（Puja）節日（印度教新年），加甫四鄉的人民，都趕來燒香參拜，熱鬧極了。

拉雜寫來，不成章法，好在是隨筆，說到那裏，就是那裏。這樣熱天，筆者也懶得出門，所以材料不多，遺漏的當然多得很，還有許多精彩的部份，留着以後慢慢再報告吧。

重慶到紐約

孫家謙

作者是一位學養俱優的工程師，於今年二月奉交通部選派赴美考察汽車製造工業，以備戰後我國建立汽車工廠的借鏡。此文原係給本刊編輯部一位同事的信，因其敍述沿途情形，頗可作以後赴美人士的參考，特發表於此，以餉讀者。　　編者

一、阿三，卜克先施

自二月十七日飛離祖國，在加城承貴社唐社長劉經理和關會計熱誠招待，留給吾對於中旅社很好很深的印象！這個不是恭維之詞，眞覺得到旅客之遇到合理的照料，路隅之惠非淺！在加城招待所裏住了二天三夜，玩了動物園，佛殿，植物園，和環城駕車遊覽即所謂Sightseeing 是也。到了加城，一切好比世外桃源，物質上之享受，眞與戰時的祖國有天壤之別！可是一般印民，則貧苦汚髒，教育難望高明，宗教又極複什，難怪印度民族性之缺乏朝氣。從加城搭火車到孟城，二十號傍晚動身，二十三號午夜到營，一路地貧民困，火車停站，列車傍即集有大批乞丐，連呼『阿三，卜克先施！』譯稱『先生，給些小錢！』聽得太多，有時使我感到頭痛，對於隨處求視小費之風氣，給吾很不好的印象！

話也要說回來，印度經濟界泰泰等三巨頭倒很合作，對於戰時的工業，供獻不小，吾們祖國的金融界大可效法，建國才有辦法呢。

在孟城三十餘英里的郊外Kalyan，過營房生活十九天，新炳兄一行三人於六號趕到，九號進營，只住了五天。營分士兵和長官兩部份，吾們幸以中校待遇，（一少尉起稱長官）住官長營，兩人一間，還算寬敞，有電燈，五斗櫥小桌，洗臉桌，和靠背椅，設備尙齊，而且二十間一幢，（平屋）供給印僕一名侍從。屋旁有淋浴室四間和廁所一處，露天自來水龍頭兩個，一切都有專人維持整潔。吾進營後，養成每日淋浴（冷水）之習慣，直至今日，習以爲常，不過有熱水時，還是喜歡用熱水而已。

自從到了加城，以至船抵西岸登陸爲止，常穿卡琪制服，惜無中校徽章，不識者眞莫明其妙，有時誤做爲牌軍人，好笑！此次全仁十七位全體算是坐到海船的頭等艙裏，好大的面子！

熱帶的風光，把人看得很安閒，好比中午多打午睡，不做怎事，生活缺乏緊張和精神！常居很不相宜。在營裏眞正吃睡地休息了十多天，身體上確有進步。

二、船上的生活

自離印後，航海萬里以上。昔之所謂萬里長征，今竟過之，豈不偉大！船過赤道二次，因在春末氣候，並不過熱。船上生活單調，但甚熱鬧，因爲單就頭等艙裏乘客，有三四百位之多，一個休息室裏，平均可容二百座位，常是客滿！所以吾們不能太文質彬彬，否則要找一個台子，四人玩橋牌，很不容易呢。艙雖頭等，可是原住兩人的，現則擠着十二人，其餘沙地魚情形，可想而知，所以除了睡覺和練習衛生必須下艙外，不時不宜留艙。再看甲板，不如普通郵船，地位很狹，也是擠滿席地而坐的人們。所以吾的唯一消遣品爲打橋牌，技術略有進步。此外休息室供給小冊小說，可所隨便取閱，露天甲板上也有玩擲環之戲，船上稱爲甲版網球，其實有網而無球，僅以環代球耳。

船上有合作社，平均每週開放五次，每次約一小時，可購各種捲煙，雪茄，板烟，朱古力糖，及洗盥用品。捲烟各種牌子如紅白吉士及駱駝牌等，一律每條十包僅售美金五角半無處可買到再便宜的烟，此點對於烟客最所歡迎，每天供給兩餐，上午八時早膳，有麥片，蛋餅火腿，牛奶咖啡，下午四點，一菜一點心，牛油麵包，咖啡牛奶。量雖不够，但以船上生活多坐而少動，故尚不太易於肚餓，有時運動後覺得腹空時，好把朱古力或花生等填滿之。

船上因人多，（三等艙客五千士兵）淡水少，（每日由海水蒸發得五萬三千餘加侖）所以洗澡除病人另室外，均須用海水，洗衣也要自理，就是頭等客也一律待遇。這問題在出印境過熱帶生活時，很傷腦筋！過了澳州，再度船過赤道，並不高熱，所以只是第一句熱得難受而已。船上又無理髮室，由士兵中臨便揀一曾修此業者權充理髮師，手藝之粗劣，自在預料之中，而理髮費則需美金半元，並不便宜。

沿途並無十分狂風猛浪，離印第三日起，有二艦參加護送，兩天後，一路獨航，十分平安！曾在澳南梅爾朋及新開利關民亞島各停一整夜，以便裝卸士兵外，乘客一概不准登岸，故當地風光如何，可望而不可接，不得而知。

三、告後之來者

國人來美，最好隨帶二十吋至二十四吋小手提箱一隻，內置整潔之白襯衣一件，皮拖鞋（上號）一雙，粵式木屐一雙，洗面巾二條，漢英字典（商務出品）一本，暫備送友人之湘繡或茶葉牙簽少許已够。西裝隨身着一套，被褥潔而無破者已夠。大衣及呢帽均不必帶，絨線衫或背心可帶一件。抵印後，可購睡衣一套，（不必多購。以印製者與美國通行式不同）汗背心短褲三套，蔴紗或絲襪四雙，牙刷、牙膏、肥皂及髮油等洗盥用品。如過昆明，可購上號大頭菜一罈約二斤，以備船上閒食，可解暈船之症象。抵加城後即購卡其布有袋襯衫二件，長褲二條，普通卡其太陽帽一頂（不必太道地，因抵美即須丟掉。）以備留印及船上之用；待抵美境，即改穿便裝，西裝一套可維持二三天，即在此二三天內就近在洛司安琪兒城Bond公司選購西裝一套，略加裁改，二天內準可取到。所有卡其衣帽及舊西裝，即可留在洛城放棄之。同時可添睡衣一套，以充更換。待抵東岸，再添新裝，購衣箱等，以東岸各貨存貨較多，揀選較便也。國人來此者，大多帶來衣物過多，棄之可惜，用之不宜，帶之不便，徒呼奈何！

四、洛城與芝城

洛城自戰後大加繁榮，當地氣候既佳，產品又極豐富，鮮果牛奶可供應不竭，油井林立，就地取材，以供戰時運輸，誠為理想之選驛站。在洛城登岸進城，有四十餘里之汽車行程，戰時商車不能駛入港接客，由當地紅十字會派員僱車迎接，並在碼頭海關檢查站內，備有茶點招待，一切週到，免費服務，可感可佩！在洛城僅住三天，以團體託由張領事代定臥車票，迅速購到，不便拖延也。好萊塢即在洛城近郊，以時間所限，兼以影場正在罷工，停攝影片，故未前往，將來當再補往觀光。

自洛城四月十八號下午六時半動身，搭聖地菲Sante Fe臥車，經六十一小時之行程，於二十一號晨八時半抵芝加哥。沿途所經西部各州仍甚荒蕪，諒以美國人口擠居東部及中西部各州，當無暇發展西部之人力所致；惟今日之Sante Fe車則遠較十五年前印度來英時進步不少矣。車廂均裝空氣調節設備 Air Conditioned System 而票價由洛城至華府臥車上舖連稅，仍僅美金132,12元，在戰時出此價，坐此車，恐除美國，不易多得矣！

車過芝城，自Dearborn站換車至Union站，中間有七小時之逗留，偕友人三位，僱車遊覽沿湖馬路看湖景，游林肯公園，看植物園，再到水族館參觀全球最齊備之各種各色水族，舊地重遊，別有意味；

五、紐約不減當年

下午三時十分鐘，搭Pennsylvania Railway車繼程東行，於二十二號晨八時半安抵華府。是日爲星期，幸早由張領事於余等離洛之日專電華府，故由中國物資供應委員會交通處全體仝仁蒞站迎接，送往預定之旅館，一切妥善，深以爲感！

華府究爲首都，偉大中甚潔靜！大宜居住。電車與公共汽車爲Capitol Transit Co.獨家經營，故車票一角可以四往無阻。如長居，可購週票，自星期日起有效至星期六止，每張1.25元，不記名，亦無次數限制，卽在車上可購，其便利乘客誠屬可佩！

在華府辦理公私各事，逗留一星期，卽於四月三十號偕新炳兄來紐約，以各廠代表均集大埠，來此後可先接洽參觀程序，然後辦理手續，進行較易。

紐約市之繁華不減當年，近來更添建Rockofelley Center大建築不少，地下車Subway更多改進，高架車Elevated僅減至一線，每日調動七百萬人口來回城區及各郊，誠爲偉大運輸能力！

自歐戰結束之日Day正式公佈後，夜市恢復，Time Square更具繁榮。余等現遷居Brooklyn之聖喬治大旅舍，取其清靜，宜於休息也。

余等在此約有兩星期之逗留，月底再赴華府約一星期，須返此間，俟乎辦妥，於六月中下旬，開始訪廠考察，約需八星期，擬返紐約一行，約一二星期，以便整理紀錄，並接洽公務，短期內擬在紐約找一公寓，以充辦事處。

天快暮了！實現之期當已接近！清滬江頭，重聚暢談，不久可成爲事實！

撰文非余所長，紀實可以備供參攷，不知貴刊編者以爲如何？請觀後賜！謝！

三十四年五月十三晚寫于紐約聖喬治大旅舍

遊北温泉（寄贈家駱館長）

陳樹棠

八年抗戰周，曉發渝州郭，風塵倦跋初，追憶嘉陵約。（先伯玉公入京陽陝與李明府舟先後不樹及即今北碚逝溫泉峽口處）波媚榕暖柔，H靄雲影綽，踴躍九峯前，心胸豁開拓。縣武話舊哥，上刑此湯鋟，自力和更生，大同屋晴略。試樓茂叔舟，借問推官璧，（濂先生溪曾經此刻彭序應求講推官詩石讀書中）乳花一盞浮，遺跡六朝。漢洗尤光怪，攻工矢與博。舊鏡北泉聖，（黃任老詩北泉稱南泉寶）所思勝棋著，佇山綠水亭，白鳥情如昨。（蔣介石題北溫泉亭榜有山綠水白鳥亭）餘緒亦儀型，學游復淡泊。微言辨典館，捆載從京洛，瀾瀚誇清激，勤勁靠述作。（適編世界百科全書及國史通鑑等）高歌猶琅瑲，風骨倚膝腳。狂瀾賴以挽，（承國械國舊識歌中句）諸意何傍礴！邁醉起真荒，進頁猶囊篇，落落張夫子，遺書款款託。刊創溜谷院，說書尚林薄，滌匯流而歸，彷彿東坡鶴。（東坡居士摘句）